

高槐川著

中國民族的病源及治療法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3 0610 9581 0



自序

水平則無浪、氣平則無風、人平則無爭、但水不平、或因風力的鼓盪、氣不平、或因熱度的激動、通是受外力的壓迫、不能算是自己搗自己的亂、人在天地間、植物任他採用、動物由他宰割、就是那些與天俱來的無機物、他也要熱化力動的、取自己的方便、遇事自動、雖有那好生無私的天、在生理方面、略略的給他一個限制、然對於他的思想他的行動、從來沒有干涉過一次、這樣的自由、他還是要爭、還是要奪、實在不能說他不是庸人自擾了、同類相殘、天演中本不具此種公例、即是鷲禽猛獸、亦尚安守成例、不相侵越、獨有這個有理性的人類當中、頂到現在、仍有那些遇事獨斷、遇物獨享的魔王、引動着大家爭權奪利、不能相安、而至於相殘、極其所至、禽獸不如、恰好給荀卿和布斯諸人、造成一種鐵石證據、其實奪人者人恆奪之、侮人者人恆侮之、有時此爭彼奪、反倒把目的物扯個粉碎、弄的兩面一無所獲、這一部糊塗戰爭史、斷送了無量數的生命、破敗了無量數的財產、

寡人的妻、孤人的子、餒人的氣、寒人的心、天若有情、當亦揮淚下問、殘酷若此、果何所爲、現經歷代大慈大悲的教主、先知先覺的聖哲、苦心孤詣的、去提倡人道、主張公理、世界的和平曙光、才算在這個慘雲悽霧當中、微微的放了數點異彩、但人事不齊、還是其間一個大結癥、

我們中國、天然有餘、人事不足、列強垂涎我的天然、輕視我的、人事、羣意所結、卽是當中一個暴發點、我們現在爲救國計、爲維持世界和平計、除設法去增進人事以外、無他途、但是中國爲數千年的皇帝專制國家、向來的官、爲皇帝的保駕官、向來的士、爲皇帝的辨護士、歌頌功德以外、無知識、承迎意旨以外、無能力、而且受了富貴的陶鎔、思想卑污、行爲苟且、不但於人事無補助、反倒於人事生障礙、雖經十餘年的紛更、十餘年的變遷、然情性所及、勢難遽止、今談建國、未見得他們就失掉了應行注意的價值、是編前半用意在此、

人事所趨、可南可北、可東可西、意向偶錯、亦足致禍、如拿破侖的霸業失墜、威廉氏的帝政傾覆、不能說他是人事不足的關係、實在是意向錯誤的結果、蓋人難孤立、勢須並存、人類歸結的希望、是共存共生、天然最後的選擇、是能存能生、所有的人事、順乎此則與天

然的生機並進、舍乎此即隨人事的流弊俱亡、此等事例、最爲顯露、我們於此、當慎所擇、但是我們中國、八十年來既遭壓迫又受欺騙、一部外交史、處處是恥辱、多數文明國、個個是仇敵、堂堂華族、久屈不伸、一旦得勢、於意云何、消極的是恢復、積極的是報復、順情流露、亦足引起大家的疑慮、孤立的情勢、危難必多、我們於忍無可忍之中對於此又不能不有相當的控勒、是編後半用意在此、至前後各節所引用的理由事實、是否合適、未敢自信、還請大家另行參酌、

中國民族的病源及治療法

目錄

緒論	一
中國讀書人的責任	一
中國官吏的責任	一三
中國軍人的責任	二五
中國病及病的程度	四一
中國病的現象	五三
中國病的療治法及次序	六三

中國現在的流行病及療治法	八一
中國的新生機	九三
中國的新生命	一〇七
中國的前途	一二三
結論上	一三九
結論下	一五三

緒論

中國的地大人多，若是同世界各國，下一回科場，足足的可以考一個一等一，然而頂到現在，國際上的地位，幾幾乎鬧一個不列等，真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大怪事。論他的年齡，可考的也足有四千多年，論他的人才，當中也有不少的聖哲，論他的智慧，又有許多的發明，爲甚麼稀裏糊塗，鬧到這一步田地呢？我也是喜歡讀歷史的人，對於這一個問題，也曾費心推究過幾次，然而總未能得到適意的解決。在友人當中，研究這個問題的，也很是不少，所得的結論，也未見得就算是確。我先把這各種的推論結果，一一分列出來，以作辨正的材料。

有的說這是宗法的關係，宗法社會注重傳統，自從夏禹家天下以後這些君主，就把國家看成一家私有的東西，由身傳子，由子傳孫，子孫未必盡賢，於是國家的治安，就不能長保，一治一亂，循環不已，國家的進步即因此停頓。

有的說是地理的關係，中國地大物博，氣候溫和，更有平原河流，予人以種種的便利，生活所需，一切自足，自然習於苟安，不求進益，且海禁未開以前，無強鄰逼處，無人文比較，不知做懼，反增驕矜，自尊自大，當無進步。

有的說是政體的關係，君主一人，獨攬政權，怕人危及他的政權，於是用愚民弱民的辦法，去銅蔽人民的知識，消滅人民的能力，結果鬧成一個全國皆愚，一人獨智，全國皆弱，一人獨強，個人的政權，雖較為穩固，國家全體就無所謂進步了。

有的說是學術的關係，自秦始皇焚書，漢武帝罷黜百家以後，學術上失了自由的研究，不但政治方面，多所忌諱，就是物質方面，亦多所遺棄，宋儒更是偏重修省，不復涉及本身以外的事物，所以學術方面除自修條件以外其餘概不能有相當的進步。

以上所述的幾種理由，通同於中國的衰弱，有莫大的關係，不能說他是完全不對，但是我們就十五世紀後的各國情形，考察起來，無一國不經君主專制的，無一國不是君主世襲的，學術方面，也是積極消極唯心唯物，紛然雜陳，至於土地肥沃，氣候溫和，乃是文明

發達的天然憑藉，更說不到是致弱的原因，由此看來，單拿這幾種名詞，作為中國衰弱的理由，在事例上是證不明的，其餘像甚麼中國的是王道，外國的是霸道，甚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有甚麼外人尚技巧，中國尚道義，種種離開科學的浮淺話，更沒有一顧的價值了。

這樣說法，我們中國的衰弱，究竟是個甚麼理由呢？依我個人看起來，君主專制不專制，不過是一個政權誰屬的問題，如果真能專制起來，國勢未見得就要不振，君位世襲不世襲，也僅是一個政權移轉的問題，果能成規相襲，亦未見得國勢必然墮落，學術消極，若是人人能彀獨善，於國亦無損，物產豐富，能使人人得到衣食，於國更有益，若不加附帶條件，就指定這幾種是致弱的原因，事實上有不合理的，理論上當然更不能通，所以我認定中國的衰弱，必另有一種東西，從中作祟，其餘的衰弱徵象，不過是這一種東西，所腐化的結果而已。

我認定國家，是個人造的有機體，他的生長發達，亦不能逃脫普通有機體的公例，有機體的本身，必具有相當的各部分，這些部分且各具有相當的作用，分工合作的結果，就

成了有機體的全部發達、若是一部分、生了病、失了作用、其他各部分、就要受他的拖累、到了極點、或至全部分失去作用、那就是有機體的死期到了、國家當中的部分、就治人的方面說、有政府、有官吏、就被治的方面說、有士農、有工商、假使政府去規畫國家的利益、防止國家的危險、官吏能依照法制的規定、行使地位的職權、爲士的、去研究學問、提高人的知識、爲農的、去勤勞耕織、供給人的衣食、爲工的、肯去操作、製造人的器具、爲商的、務爲懋遷、交換人的有無、各守各職、各盡各責、任憑這政權如何把持、如何移轉、也妨礙不了國家的多少進步、學術不論是消極是積極、總該有片面的補益、土地不論是肥沃是瘠薄、總該有相當的生產、更不會於國家的發達、增加甚麼障礙、由此看來、這個責任問題、實關國家的盛衰存亡、國家當中各部分的責任圓滿、就能有相當的發達、有一部分不盡責任、就如有機體一部分失了作用、全體受他的拖累、就要日即於衰弱、幸而中間得到補救、使他的責任恢復、這個國就算是有救、若聽其漫衍、無法制止、到了相當的程度、就要亡國了、中國的衰弱、就歷史的情事、確乎看出來是一部分責任生了缺陷的關係、責任缺陷的原

因、是一部分受了病、他的作用、脫開責任、反倒受病的驅使、去助長病勢、多年積累、遂造成一個東亞病夫、

專制國家、君爲主體、他的意旨所向、自然有關國家的趨勢、三代以前的征誅、尙可以說是吊民伐罪、秦漢以後的角逐、簡直是爭權奪利、爭來的權、自然是個無限制的行使、奪來的利、自然是個無限制的享受、全國的人民、由他驅策、全國的財貨、任他揮霍、一個絕對的權利者、還有甚麼責任之可言、對於官吏、情同奴僕、但問對於自己的心忠不忠、對於自己的事能不能、對於士、設法利用、使他爲自己製造輿論、爲自己收買人心、恐怕他們對於這些責任、不能爲切實的担負、於是誘以利祿、迫以刑威、使那些讀書作官的先生、懷德畏威、不能不就他的範圍、不敢不就他的範圍、但是除此以外、他就不甚過問了、那些讀書作官的先生、亦樂得藉此升自己的官、發自己的財、積習相沿、這個治者階級、就成了一個權利的集合體、頂到明清之間、簡直是富貴場中富貴人、讀書是求富貴、作官是享富貴、一個富貴夢、永遠不得醒、國是甚麼、民是甚麼、大家把他忘了個乾乾淨淨、所以這個國就成了一個不

列等的國、民也成了一種不開化的民、這個責任、應該誰負、這些富貴先生、恐怕是逃不脫吧、

512.01
642
2

中國讀書人的責任

中國的全體人民，向來是以士農工商四種職業的名詞，作為分類的標準。近來雖因進化的關係，職業的種類，分化漸多，然仍以士農工商四個字，把他們包括起來，還未見得有多少的遺漏。我現在要問中國讀書人的責任，因為中國人普通稱讀書人為士，所以我就用這士農工商作柱脚，來劃清他們的職權，藉以確定他們的責任，再就他們各個責任上的成績，一一談他們的功過。

農夫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他的責任，不用說，是解決社會上吃飯的問題哩。工人操刀弄斧，方矩圓規，他的責任，不用說，是解決社會上用具的問題哩。商人買賣轉輸，懋遷有無，他的責任，不用說，是解決社會上交易的問題哩。不吃飯，則生命不保，無用具，則百事俱廢，不交易，則工不能得食，農不能得器，一切人類，仍是無能全其生。由此看來，這農工商，在社會上，是不可須臾離的，一有缺陷，即可以制社會的死命。他對於社會的關係，如此其密切，

他對於社會的責任、如此其重大、我們吃的是他的、用的是他的、享受的方便、也是他給我們湊成的、飲水思源、我們如何能穀輕視他們呢、

這個讀書的士、是不耕而食的、是不織而衣的、對於社會上所有的利益、不但是享受、而且事事要好樣樣占先、就物質方面的供給說起來、這些農工商、簡直是讀書人的義務者、讀書人也就是農工商的權利者、這個讀書人、在物質方面、既然受了農工商這樣的優待、難道說他就不應該有相當的報酬嗎、據我看是有的、如何的報酬法、大概是考察農工商的事、研究農工商的理、去作農工商的指導者、如果是讀書人作了官、大概是研究政治、運用政治、去作農工商的保護者、再就社會全體來說、讀書人既占了優越地位、當然不能說對於社會無相當的責任、他的責任是甚麼、可以說是格物致知、提高社會的知識、正心脩身、表率社會的道德、創制立法、增加社會的能力、由此看來、這個讀書人在社會進化當中、事事是個開路先鋒、他要是進步、社會才能有進步、他若是不進步、社會跟着也就不進步、社會的全體存亡興衰、盡關係在他們身上、他們對於社會的責任、就算是首屈一指了、至

於那對於農工商的報酬問題、還是一種個人間的私德、無關王道的盛衰哩、

三代以前、文字不甚完整、所有的紀載當中、大概是事實多理論少、當時的人物、亦只注重作事、不特注重讀書、所以這個士的名詞、那個時代不甚顯著、頂到周末、諸侯並爭、世家專政、一時賢哲、爲解決時勢的糾紛、遂各抒所見、各就所知、製成理論、筆之於書、書籍漸多、而從事誦讀探討者、亦日見增進、這個特別讀書的人、卽由是在中國社會當中、露了頭角、但是那個時代、書籍上的紀載、不是事實的本體、也是對於事實的理論、不是像後世那些浮華詞藻、單爲美觀、不關實用、所以周末諸子、由研究的結果、多具濟世的良謀、治世的長才、在我們中國讀書人當中、算是一個黃金時代、後來秦始皇怕人依書議政、來了一個焚書坑儒、一時讀書人算是失了依據、徘徊中途、莫知所向、適逢那個奸謀獨運的漢武帝、出而疏通、採那些尊君統一的學說、昭示大家、大家一時急不暇擇、就鑽在那個尊君統一圈套裏邊、作了一個崇拜皇帝的信徒、自此以後、這個讀書人的身分、就成了皇帝的御用品了、輾轉了兩千年、始終沒有脫開這一個範圍圈、對於社會全體那一種責任、就逐漸消失、頂

到明清之間、簡直變成一種老廢物、我曾在小說當中看見過一部儒林外史其間措詞、雖是譏諷過度、然把這個時代那些讀書人拉平來看、確乎是差不多、

讀書人受了皇帝的支配、那算是爲勢所迫、縱然丟掉了責任、我們對於他、尙能有相當的原諒、最不可解的、就是他們對於那些農工商、吃人的、用人的一切享受、通是爲人所賜、按常情論起來、決沒有反回頭來、再去擾害人的道理、然而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考農工商最吃苦的時代、是大強盜爭皇帝、小強盜爭地盤、遇上這種時代、農工商的職業、必定受擾亂、農工商的貨財、必定被劫掠、甚至於奔走流亡、農工商的本身、也或不能自保、如果讀書人能激發一念的天良、當然是設法去制止、即或制止不了、也應該退出那些惡勢力範圍以外、去效法那孔老夫子的口誅筆伐、才算是問心無愧、然而就歷史的成例考察起來、每遇上那些羣雄角逐強藩跋扈的時代、必有他們在裏邊縱橫捭闔挑撥離間、作那些助桀爲虐的事、增加紛亂的程度、延長禍患的時間、事後不知慚作、反倒在那些農工商面前、作福作威、擺一個有錢有勢的架子、去賣弄自己的威風、這些情形、還算是間接害人、不好就拿來去定

他們的罪名、他們直接害人的事、就是作了地方官、多年候補、已成餓虎、一旦得缺、自同貪狠、有錢就好、無惡不作、明剝削、暗敲詐、恨不能把農工商的血一氣吸盡、把農工商的肉一口吞完、食人自肥、還說甚麼保護不保護、更有作地方紳士的、不生產、要消耗、錢從何處來、只有在那些農工商身上想辦法、不能假官廳的名義去強奪、也要用自己的智術去巧取、地方的公款、由他把持、鄉民的詞訟、由他操縱、結果下來、公款變作私款、小事釀成大事、至於那藉醫道斷送人的性命、談相術欺騙人的錢財、用占卜迷惑人的心志、還算是自食其力的安分先生哩、總而言之、我們中國社會上自從發見這個士的階級、那些作農工商的、算是倒霉到二十四萬分了、

他們本來應該考察農工商的事、後來他們覺着自己有作官的資格、於是把農工商看成賤役、把作農工商的人、看成粗人、不要說教他去考察、就是教他看一眼、他也是不屑於的、他們本來應該研究農工商的理、因為他們同之乎者也見過幾回面、遂覺着自己是個勞心的、那些農工商是勞力的、兩不相干、自然也就弄了一個兩不相謀、到了近數百年來、他們

更添了一種惡習慣就是以低聲緩步爲文雅的表现，以白面長爪爲清閒的特徵，於是深居簡出、好靜惡動、處處表示他那不操賤役不做粗活的大家風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結果下來、就從這偉岸男子裏邊、變出來一個孃孃婷婷弱不勝衣的白面書生、提不得輕、拿不得重、只有坐在家裏、餓了吃飯、寒了穿衣、遇上事說兩句公道話、就算是對於農工商一種天高地厚的大恩惠，到了這個時代、讀書的士算是與那些農工商、完全失了聯絡、乾乾淨淨的、佔在一旁、作了農工商一個權利者。

說到研究政治運用政治的責任、似乎還有一點意思、因爲他們夢寐不忘的是官、官是應該研究政治的、是應該運用政治的、他們既然是想官、自然要同這政治兩個字有幾分接近、但是仔細考察起來、他們所想的、是官的威權、官的體統、官的繁榮、作了官、可以遂心可以適意、可以縱欲可以濟私、爲自己的方便想官、爲自己的幸福想官、並不是爲研究政治運用政治的責任、才去想官、官裏邊更有一種正中下懷的事、就是發財、發了財、既可以豐衣足食、又可以驕妻美妾、更可以子子孫孫的富貴不斷頭、利之所在、人共趨之、所以這發

財兩個字，又把他們那想官的熱度，增加了幾百倍。他們的目的，既是爲官，他們的研究，自然就抵官而止，他們的運用，自然是以官爲限，官以前他不想，官以後他不想，所有的心理作用，就完全集中到這個官字上邊。於是這個官字，在他們的意識當中，就成了一個特殊觀念、這個特殊觀念，在他們的識闕以上，也就表現一種特殊活動。其餘一切觀念，漸漸的被征服，被他壓倒，自然就沒有活動的餘地。所以他們的腦海，就變作一個官海，他們的思路，就注定一條仕路，一個官字迷了心，卽所謂一指在前，太山不見了。在這個時代，若是把官的責任當中，那政治兩個字，驟然擺在他們面前，恐怕解釋上也要費思索哩。

他們的心理作用，到了這種程度，自然就說不上官的責任了。政治是如何研究，他也不問，政治是如何運用，他也不管，就單單的認定這讀書是求官的工具，作官是讀書的報酬，爲求官而讀書，因讀書而得官，讀書是作官的因，作官是讀書的果。讀書頂到作了官，就算是善因善果，可以對天，可以告人，再沒有絲毫的遺憾、纖細的缺點。所以拿官去驕妻妾，去誇鄉里，就是光先烈裕後昆，亦無一不用這個官字頭銜，當作一種門面貨。這種實例，隨在

皆是、頂到現在、一般人的心理當中、恐怕還有這種習性吧、這些讀書先生、既是以官作他們本身的報酬品、那個官的好處、究竟在甚麼地方、不過是能藉官的威權、向農工商要錢而已、官的實惠既是在錢、他們作了官、是不是農工商的福、就可想而知了、

就以上的情形看起來、這個讀書的士、算是把他們的責任、完全丟掉了、我們回頭來考察考察那些農工商的責任、究竟是怎麼樣呢、就現在說、已竟經過十七年的擾亂、像我們這一號裏人、始終沒有缺過飯吃、沒有少過器用、所需的洋貨國貨、從來也沒有覺着不湊手、由此看來、那些農工商、就是在這個兵荒馬亂當中、也沒有丟過他的鋤頭、放過他的斧頭、停過他的貨物、假使那些粗笨先生、看見軍閥老爺政客先生那樣的胡作亂爲、賭一賭氣、很命的來一個長期大罷工、恐怕大家早走向閻羅殿裏去了、那裏還會你往我來、唱那些奪帥印的拿手好戲呢、幸而那些粗笨先生、責任心重、無論是怎麼樣的擾害他、怎麼樣的剝削他、他總是偷空去務他的農、乘機去作他的工、變着方法去經他的商、對於他本身的責任、不肯有絲毫的放棄、這些地方、我們不能不敬重他、不能不感謝他、

他們不但是現在如此，就是往古，如南北朝後五代，像那些雄赳赳的武夫、文縐縐的策士，究竟變的是甚麼戲法，弄的是甚麼花着，簡直可以說是強盜多了幾個壞心眼，騙子多識了幾個字，若不是那些勤勤苦苦的農工商，供給着大家吃，大家用，單憑着他們那些強盜騙子的鬼祟伎倆，那裏能彀把這個半死不活的中國，維持到兩千年呢。所以我認定三代以後的中國存在，大半是農工商所賜，前日有許多讀書先生，竟是看不起他，真是教人代爲不平。就是近來也還聽見有人說中國的農工商，困守成例，不知改進，所以弄的物質方面，處處落後。然我們平心立論，這個改進的責任，究竟是應該誰負。對於農工商既責求他實作，又責求他改進，試問這些讀書先生，到底應該作甚麼。恐怕這農工商的不進步，讀書人是不能辭責吧，如再把這個罪名，加在農工商身上，除非是讀書人自己來說。

因爲讀書人，不去考察農工商的事，不去研究農工商的理，弄的那些農工商，就故轍相襲，老死不變，物質方面，遂成了一個落伍者。又因爲他們丟掉那政治上的責任，單單的去想官，就把那個官場鬧了一個污穢不堪，政治方面，也弄的離奇怪誕，不可思議。至於各種

事物的考察、各種理論的推求、更是讀書人天然應負的責任、無奈他們祿位心切、鑽到那時文制藝裏邊、去尋那升官發財的門徑、對於那些責任、也不去理會、弄的精神方面、兩千年來、不但無絲毫的發明、尺寸的進步、反倒把那些固有的文化、牽累的破碎支離、幾幾乎失了存在的價值、現在世界的文明、日新月異、我們中國、還是在那個升官發財的路上、猶豫徘徊、這種錯誤、恐怕讀書的先生、不能不担重大的處分吧、

自己錯了、就應該自己去討愧、自己去反省、自己去改正、若再理直氣壯的、去侮辱人、去侵犯人、去擾害人、那就是長惡不悛了、如果到了惡貫滿盈的那一天、還不知道是個甚麼樣的報應哩、現在我們就社會的情形仔細考察起來、看作農工商爲下等人、口頭上的侮辱、還是不少、認定農工商是無能力、財物上的侵犯、仍是很多、更有一種不肖的讀書人、藉着軍閥的威勢、平時去剝削農工商的財產、戰時去戕賊農工商的生命、狐假虎威、爲虎作倀、劫財傷主、盜亦不取、然而他們或竊以爲得計、對於這幾種情事、我們要按照法律、科他們的罪名、一個是公然侮辱罪、一個是詐欺取財罪、至於幫上軍閥去害人、簡直是個強盜從

犯、所幸的一種法庭、現在還沒有組織起來、也只好暫時聽着大家逍遙法外了、但是世界上沒有不賞的善、不罰的惡、皇帝未嘗不是一時之雄、然而也有上斷頭台的、也有走上荒島的、其餘被逐被廢的更是不計其數、區區的一個讀書先生、就要想天長地久、未見得能辦得到吧、

我這些話、並不是把中國的人民、強分階級、故意挑動他們的惡感、引起他們階級的鬥爭、實在是因爲這些讀書先生、對於本身的責任、太說不下去了、而且在責任以外又弄出來許多不堪言狀的大怪事、來阻礙國家的發達、來妨害社會的進步、若不痛痛切切的下一個針砭、大家相習成性、還許自以爲是哩、我也是一個讀書人、甚不欲同人當中再受情性的支配、走入絕境、及早回頭、還可以藉一時的成就、補前日的缺陷、若再遲延下去、萬一到了那農工革命的時代、這一筆總賬、就不好結束了、

補助的方法是甚麼、我以爲應該認定農工商是國家的重要職業、認定作農工商的人、是國家的重要人物、要尊敬他、要優待他、我們本身去考察農工商的事、研究農工商的

理、如有所得、就去指示他、去開導他、我們如果作了官、就要設法去維持他的安全、去扶助他的發達、把以前那一種輕視農工商的心理、變成一種重視農工商的心理、把以前那一種欺壓農工商的辦法、改成一種保護農工商的辦法、竭我力之所能、爲農工商興利除害、在個人方面、算是不白吃不白用、也可說是報德、在國家方面、算是我負責任重職務、也可以說是愛國、在社會方面、算是我有權利有義務、也可以說是守分、這樣下來、我們這些讀書人、才不愧爲士、才可以爲四民之首、

中國官吏的責任

官吏在國家當中、是作甚麼的、我在前邊說過、是研究政治的、是運用政治的、政治是甚麼、孫先生講過、政是衆人的事、治就是治衆人的事、由此看來、官吏的責任、就是作衆人的事了、能把衆人的事作得好、就是他們的功、若是把衆人的事作壞了、不用說、那就是他們的過了、中國的官吏、把衆人的事、是作好了呢、還是作壞了呢、還是始終沒有去作、反倒回來藉着那官吏的威權、來壞衆人的事呢、這些個判斷、只好拿他們所演出來的事實、作標準了、

中國自伏羲時代、就設官分職、各司其事、其中的官吏、究竟有無放棄職守的事實、因為紀載不詳、我也就不敢亂下斷語、但是自伏羲頂到周公、這一個段落內、凡關於衆人的事、總是日增月進、有加無已、就這個情形推想下來、似乎是那個時代的官吏、沒有偷過甚麼懶、雖其間也有那不能作事的共工伯鯀、只能壞事的趙梁昆吾、諂諛爲事的飛廉惡來、

然亦只可說是個人能力及個人私德的關係，尚不可以斷定是官吏的通病。

就是那列國時代的官吏，雖未見得給衆人作甚麼事，然進退之間，不是根據門閥，也是根據學問，單純以營求欺騙得來者，尚不多見，所以當時的官吏責任，雖有所缺欠，而官吏的身分，猶有所保存，至於那舍官取義的，如虞卿之棄相徇友，介之推之逃祿焚身，更是後世不多見的事。自那專逞口辨的蘇秦，佩了六國相印，攜帶後車數百乘，黃金數百斤，回到家裏，去驕他那灶房裏的嫂，機頭上的妻，他那妻嫂，因為金多勢重的緣故，就占了一個下風。又有那好事報復的范雎，在秦國相府，當着各國使臣，羞辱那見事不明的須賈，震驚了當代的王侯，嚇壞了各國的將相。大家看見他們那樣的作福作威，快心隨意，就今而後知官吏之貴了。於是鬧的人人羨慕，個個希圖，這以官爲榮的心理，就漸漸的鑄成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了。

漢初去古未遠，大家雖以官爲榮，猶未遽然置本身責任於不顧，其間如蕭曹的治術，公孫宏的相業，龔遂黃霸等的循良，雖於衆人的事，未得到積極的發展，實於衆人的事，得到

消極的維持。東漢末葉、外戚專權、宦官肆虐、綱紀凌夷、人心狡詐、一時的文官、盡作了權貴的心腹、多數的武吏、全成了強藩的爪牙、藉官吏的威權、營個人的私事、以皇帝爲奇貨、以人民作貨價、強顏擁戴、專謀篡奪、官吏這個階級、幾乎成了一個販賣皇帝的大公司、官吏爲富貴去製造皇帝、皇帝爲富貴去結納官吏、互相狼狽、各便其私、名義上是君臣定分、實際上如強盜分贓。這個時代、官吏的責任、像皇帝的籌備員、官吏的身分、是皇帝的利用品、從此以後、官吏所作的事、就成了個人的事、非衆人的事了。

皇帝的資格、是如何培植、皇帝的人選、是如何確定、舊皇帝如何使他退休、新皇帝如何使他產生、這些好辦法、真虧了他們想他們作。那些想作皇帝的人、自然不能不開一面之網、使他們得相當的便宜、以作他們的報酬、如何的報酬法、大概就是升官以外、再讓他們發財了。這個讓他們發財的意思、恐怕不止有一個報酬作用、據我看來、實實在在還有一個防範作用、藏在裏邊哩。我們看看那王剪出兵的時候、盡量的去要求田產、蕭何留守的時候、也是盡量的置備庄田。那些皇帝、不但不以爲怪、而且以爲喜、就可以證明他們的意思

了、由此看來、皇帝對於官吏的發財、不但是特許、而且是獎勵、實在說、發財是好事、既可以用美衣豐食、更可以驕妻美妾、那一個不想哩、那些作官的先生、得了皇帝的特許、不用說、他們的發財、就算是奉天承運了、因為這種關係、到了晉朝、那些官吏、就公開的弄起錢來了、既無所謂顧慮、又無所謂滿足、簡直是多多益善、恨不能把世界上所有的錢、通同教他合自己生了關係、所以那羊琇、王愷、石崇等輩、誇奢鬥靡、舉然以富有自豪於當時、雖有那痛心時事的魯褒、作過一篇帶刺激性的錢神論、然亦力同游絲、闖不動那些財迷老爺一根毫毛、且愈演愈進、以後的官吏、就在這以官爲榮的心理當中、更發生出一個以錢爲榮的心理來了、

既是以官爲榮、當然是想官、看定皇帝是個發賣官吏公司的總老板、他就用盡心力去得那皇帝的歡心、皇帝要粉飾太平、他就上封禪書、皇帝要誇張功績、他就上聖德頌、皇帝無故用兵、他也說是吊民伐罪、皇帝任意殺人、他也說是除暴安良、不要說對於皇帝本身、迎合到無微不至、就是那皇帝的左右親信、也要設法去拉攏去勾結、以便探聽那皇帝的

意旨、預爲迎合的餘地。至於那些次級的官吏、對於他那頂頭上司、因爲利害直接、更是十二分的注意。就是那上司的壽誕、太太的生辰、少爺的娶、小姐的嫁、他也要注一本小冊子、以便按時備禮、免有遺忘。備極奉承、不留絲毫餘力、不要說是升官、果然能得到那上司有意無意的看他一眼、回頭來就要大家恭喜了。講到官的時候、他們的眼、總是向上看、他們的心、總是往上用。但是一想到錢上、馬上就要變方向。孝敬皇帝的錢、要到百姓身上去找、孝敬上司的錢、也要到百姓身上去找。就是那賄賂左右、餽贈朋類的錢、也是變着方法、到百姓身上打主意。如果是把上司敷衍好了、他還要狠命的把住地皮去刮、捉住百姓去敲、放開手、去給他那子子孫孫造就那吃不窮穿不窮的萬代乾坤。像這種要官不要臉、要錢不要命的官吏、想官則心頭向上、想錢則心頭向下。相引相拒、好像是一個磁石針、兩千年來、始終沒有變過方向、確是我們中國的一種特別現象。

在這個現象當中的百姓、是自己種、自己吃、自己作、自己用。官吏除要錢以外、也就不問他們的事、他們除出錢以外、也就不敢問官吏的事。百姓對於官吏、簡直成了一個出錢

的義務者、官吏對於百姓、簡直成了一個要錢的權利者、百姓以為官吏有勢力有威權、我出了錢、不再來找尋我、就算是愛民如子、官吏以為百姓無知識無能力、我要了錢、不再去騷擾他、就算是視民如傷、百姓不敢問官吏的義務、聽着他們來享權利、官吏不肯丟自己的權利、逼着百姓來盡義務、這個一面理的官詞、打過了兩千年、所以弄的百姓個人的事、百姓尚能自己去了、關於百姓全體的事、就完完全全落在夾空裏去、沒有人來負責了、

既然是想官、關於求官的訣竅、自然不能不探討、關於作官的方法、自然不能不研究、既然是想錢、關於找錢的門路、自然不能不尋覓、關於用錢的途徑、自然不能不選擇、用多少人的心血、經若干年的時間、凡此種種、自然是日有進步、漸漸的到了那極高深的程度、極神奇的境界、初入官界、恐怕也要一件一件的去揣摩、一層一層的去體察、方能殼升堂入室、漸入佳境哩、假使在這些地方、沒有甚麼心得、沒有甚麼意會、恐怕這官是不容易得的、就是得了、也是不能持久哩、錢也是不容易得的、就是得了、也是必要出拐哩、因為這個關係、所以那些想官的先生、就竭盡心力、在那幾種辦法裏頭、下工夫、朝乾夕惕、行思坐想、

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然結果下來，仍然是有得有不得。於是見人與官的當中，障礙是多了，關塞重重，人若打到官的跟前，也就成了強弩之末。所以我們平心立論，因為那求官作官的問題太多，逐一解決，也就把人的頭鬧昏了，那裏還有餘力去辦衆人的事呢？既然沒有餘力作衆人的事，自然是終身困在這官字裏邊，去發揮他的思想，表現他的主張。於是就完完全全作了一篇以官為題的文章，又因為那皇帝特許他們發財，遂又附帶着作了一篇以錢為題的文章。這兩篇文章，又經了許多高明人來修正，在當時可算是風行一世的傑作了。

作官的文章，自然要着重這個官字，官以外的事，就漫不經心了。作錢的文章，自然要着重這個錢字，錢以外的事，就毫不在意了。所以朝廷上的官吏，平時不能經國，亂時不能應變，我們看看那和戰不定，議論紛然的宋，同那事急則闖然，事緩則闕然的明，就可以知道他們的伎倆。地方上的官吏，能不及市僧、智不出書吏，我們看看那堂上不分原被告，野外不辨麥和黍，亦可以證明他們的知識。其間雖有那官大錢多以後的先生，藉那些致君澤

民的好名詞、來裝飾自己的門面、然究竟是個事後經濟、不見得有甚麼實際、總而言之、中國近世的官吏、除升官發財以外無思想、除求官弄錢以外無能力、

改革以後、政客的行動、雖較以前的官吏、稍爲活潑、然考其實際、仍不外在於升官發財裏頭、加點些縱橫捭闔的鬼祟手段、於那國家的安全、人民的福利、反增加出來許多的危險性、這種現象、是不是官吏的改良、是不是官吏的進步、現時且不必講、然因爲他們挑撥離間、鬧出許多亂子、百姓吃過不少的苦、國家受了不少的害、這是事實上可以證明的、按蘇秦張儀、詭譎變詐、本不是甚麼高明政客、然彼所主張的合縱、是以六國形勢爲根據、說得利害分明、使大家不能不合、所主張的連橫、是以秦國實力爲根據、說得勢理顯然、使大家不能不連、這猶是把當時的關係、研究有素、以學理的推求、發爲時勢的議論、決不是單憑口舌所能辦得到哩、中國的政客、於世界的潮流、列國的形式、本國的地位、地方的情形、人物的關係、不爲統系的研究、單憑個人的衝動、胡亂主張、甚麼聯邦咧、甚麼合衆咧、甚麼南北分治咧、徒予大小軍閥以口實、在統一上發生許多的障礙、十餘年來、國勢分崩、人

民塗炭、未嘗不原因於此、在手段上、又往往藉甲倒乙、藉乙倒丙、設計險詐、用意曲折、遇事啓人疑慮、惹人揣測、直至今日、關於軍事的處置、政治的措施、猶不能免去那些疏通諒解等名詞、恐亦是由此所致、在言談上、又好旁敲側擊、陽諷陰刺、去鈎稽人的隱私、大家務爲逃遁、自是以浮詞來搪塞、現在議事場中、言多事少、口是心非、恐怕這種流毒、尙未洗刷淨盡吧、人的知識不澈底、道德不堅定、行爲不果決、隨隨便便的、去決定國家的大計、推斷世界的趨勢、這個可以說是不自量、也可以說是誤國殃民、

我以爲作衆人的事、最低的資格、也要正足以使人敬、公足以使人平、忠足以使人信、若再加上那學識的判斷、能力的運用、這個衆人的事、才能駁作得起走、現在的政客、不去學那蘇秦張儀的學識能力、一味的去學他們那些詭譎變詐、道德固然是說不上了、就是行爲、也鬧了一個朝秦暮楚、昨是今非、究竟他那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就是神仙也猜不着、前日的官吏、不過是一個想官想錢、現在的政客、簡直可以說是驅官驅錢、根本上完全是一樣、然而手段上、可來得惡劣的多、至於他那活潑的緣故、完全是驅子手段運用的表現、那

裏是一個朝氣重生想着有作爲的樣子呢、總而言之、一句話、現在的軍閥、是搶官搶錢、政客是騙官騙錢、一切等等、較之那些想官想錢的舊式官僚、還要狠過多少倍去、要說這種現象、算是改良、算是進步、我實在是不敢相信、

由以上所述的情形看來、周公以前的官吏、是負責任的、列國時代的官吏、是無能負責、不得已而全個人身分的、西漢的官吏、是專顧消極的責任、脫掉了積極責任的、漢末以後的官吏、不但是把積極的責任丟掉、就是那消極的責任、也丟了個乾乾淨淨、不但是消極的責任、就是他個人的身分、也犧牲下去、甘心作一個皇帝的利用品、一個人若是到了不顧身分的程度、自然就要一天一天的走下坡路、沒有甚麼高明事業可言了、所以那晉以後的官吏、就單純去想那官的虛榮、錢的實惠、不要說是官吏的身分、弄的不堪言狀、就是那官吏本身的能力知識、也一天減少過一天、直到了宋明末葉、那個官吏的衙署、就幾幾乎成了一個廢民院、大家不信、請看看那金元清內侵的時代、他們是怎麼樣的對待、就可以明白了、國家的保存、人民的生存、關係是何等重大、然而我們中國千百年來、總是付託

在這些廢民身上、頂到現在、還能苟延、可算是萬幸。近來這些政客、先生、不去設法增長知識、發展能力、脫開那升官發財的陋習、作根本上的改革。反倒襲取那求官弄錢的故智、去演那大小騙的拿手好戲、未免教人寒心。

現在統一將要告成了、國民政府也組織成立了、所有政治方面的事實、自然另有一種新氣象。但是當中的人員、是不是仍想升官發財、是不是仍用那些求官弄錢的舊手段、是否公正不阿、有作事的道德、是否判斷明瞭、有作事的知識、是否運用自如、有作事的能力、這些問題、通同是政府用人範圍內的事、我們暫時可以不問。但是這官吏個人的方面、應該知道這個官、是為百姓執行事務的、不是自己的虛榮品、是為百姓規畫利益的、不是自己的籌款局。官吏因保障人民而有威權、不是讓個人來作福作威、官吏因代表政府而有體制、不是教個人來養尊處優。官的權、是民權所付與、官的祿、是民力來担負。一切的關係、根據在民、作了官以後、不把這個民字忘掉、那個民國才能設有轉機。若仍是作自己的官、弄自己的錢、不顧人民的死活、國家的存亡、那個民國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依我看來、

將來的中華民國、是存是亡、是興是衰、大半要靠這些作官的一念轉動、
在在這個時代說、還算個被動的關係哩、
百姓的知識未開、

中國軍人的責任

國家養兵、積極的性質是殺人、其實等於自殺、不過那自殺的事實、有直接間接的分別罷了、像我們中國十餘年來、用兵自己打自己、這個可以說是直接的自殺、像拿破崙威廉第二用兵去打人、結果弄的被人打、自己反倒吃一個大虧、這個算是間接的自殺、其餘像那些用兵自保的、既不去打人、又不打自己、形式上似乎是與那自殺的事實、不生關係、然而我們就實利算計一下、每年軍費、耗去國賦大半、因此縮減人民的生活費用、依然是一個戕賊生活的結果、由此看來、古人說佳兵不祥、真是一句千古不易的話、

現在人類進化、世界上所有事實同理論、無一不向着福利方面進行、凡有不適應此種原則者、不爲人力打倒、亦受天然淘汰、獨有這一種自殺殺人的兵、不但是不能把他丟開、大家反倒去整頓他、擴充他、爭先恐後、彷彿是非此不可的樣子、這種結癥、究竟是在甚麼地方呢、大概是有一種不澈底的政治家、獸性未退、往往在國際上、磨牙伸爪、露他那吃人

的猶惡面孔，惹得大家害怕，不能不抵制，不敢不防備，於是這個自殺殺人的兵，由政治家的獸性播了種，受了疑懼兩個字的灌溉，就發榮滋長個不休，現在根深了，蒂固了，究竟那一天才能殼把他拔掉，不是我們所能預料的事，但是我相信能把政治家的獸性淘汰下去，他的老根已朽，枝葉當然就要萎枯了，若對於這一層，一時辦不到，大家也只好且顧目前，各自準備各自的兵，若單獨去講和平，就要防備着作宋襄公第二。

現時既不是個去兵的時代，我們當然也就不能輕視這個兵，詳察這個兵的職務，當亦是社會分業的一種，人民有生命有財產，相互間的保障，自然是依據法律，然遇上惡勢力的侵犯，即非空談法律所能抵制，國家有領土有主權，國際法上的規定，自然是互相尊重，若遇上野蠻國的侵略，又非專恃外交所能解決，所以一個國家，為貫徹生命財產的保障，不能不藉兵為法律的補助，為保全領土主權的完整，不能不以兵為外交的後盾，兵為人民國家雙方的需要而存在，他們對於人民國家所負的責任，也就藉此確定了，再就理由上說，兵的需要，完全由國家去籌備，兵的消耗，完全由國家來擔負，權利所在，即是義務所歸，

當兵的軍人、對於以上所提的兩種責任、恐怕是一種不能避免無可推諉的天然條件吧、而且他們的組織、應該遵奉國家的法度、萬不能任意擴充、去膨脹個人的勢力、他們的動作、應該根據國家的命令、絕不容自由行動、去破壞社會的秩序、我們中國的軍人、是不是盡這一種責任、是不是守這一種權限、關於此、通同有歷史上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也不必武斷的去批評人、

三代以前、民即是兵、兵即是民、有事效命疆場、無事致力畎畝、渾然一體、他們的責任、自然也就無從分析了、考當時戰爭的性質、王者是伐暴救民、霸者是奉辭伐罪、春秋以後、王室愈微、霸業已衰、好戰善戰的諸侯王、無名可假、無詞可託、遂露骨表現出來一個爭地爭城、至於政治上的地位、久為親貴所把持、平民登庸、算是異數、七雄並爭的時代、雖因戰陣外交上的需要、拔及賢俊、然探求治道者、仍不外幾個世家公子、所以當時社會的情形、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上下懸殊、視為定分、地位雖有不平、在一般人的心理上、尙未有若何的感、而戰爭的性質、除爭地爭城以外、當亦不含甚麼政治的意味、自從漢高祖以亭長的身

分、藉屠狗牧豬的凶徒、一躍而爲皇帝、遂開了一個成王敗寇的惡例、戰爭的性質、因之起了一種大變化、軍人的責任、也根本上受了搖動、就是中國的國運、也在這個地方、一刀兩段、分成截然不同的兩種趨勢、若拿地理的名詞比起來、這個漢高祖、好像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分水嶺、

從此以後、皇帝在中國、就成了一個至尊無上的東西、他的意思、就是國家的意思、他的行爲、就是國家的行爲、若是脫開這個皇帝、憑你是甚麼愛民的意思、利國的行爲、在國家的地位上、也是絲毫表示不出來的、但是這個皇帝、是用蠻力搶來的、他的基礎、完全建築在蠻力上邊、蠻力一有搖動、皇帝跟着就要更替、後來的巨奸大猾、看破這個要點、所以遇上天災人患、使社會不安的時代、他就要勾結醜類、聚集兇徒、乘機去搶皇帝、故爲焚殺、用以劫制人心、造作祥瑞、藉以迷亂人意、更有那些魚肉鄉民的土豪、壟斷市利的市僧、至時亦或攀龍附鳳、妄想作那風雲際會的開國元勳、於是多方號召、亂行結納、但求人多勢衆、不計賢奸善惡、綠林赤眉、不肯歧視、監犯賭徒、亦可同羣、一個強盜大團體、能不能爲民造福、是

不是爲國出力，然而一旦僥倖，仍是封侯者封侯，封王者封王，沒有人敢說他是強盜化身。三代以後的皇帝，多半是由此得來，他那些將帥士卒，究竟算是強盜，算是軍人，實在教人不好分別，他們的責任，自然也就無從說起了。

這些變相的強盜，賊心不死，野性難馴，不要說他們危害人民，擾亂國家，就是那皇帝的本身，也往往受他們的逼迫，遭他們的凌辱，如拔劍擊柱，沙中偶語，卽是此等現象的一斑，若是遇上一個能力出衆的皇帝，尙可來一個誅僂烹醢，國家得到百數年的苟安，若是遇上一個弱者，立刻他就給你演一齣南北朝後五代的活劇，把國家扯個粉碎，把人民擾個不堪。由此看來，開國的軍人，簡直是一種危險物，想皇帝的人，利用他們去搶皇帝，也可說是一種以毒攻毒的辦法。藉他們的蠻力，去爲自己爭皇帝，得到了皇帝，再去消滅他們的蠻力，他們的作用，限於爭皇帝一時，限於爭皇帝一事。在這個一時未盡一事未了的期限當中，對於想皇帝的個人，似乎是負有相當的責任，其餘不論是國家，不論是人民，一概是犧牲的，是破壞的，毫沒有責任之可言。所以稱他們爲軍人，不若稱他們爲搶皇帝的強盜，稱他們爲

搶皇帝的強盜、不若稱他們爲搶皇帝的工具、

想皇帝的人、得到了皇帝、算是第一步的成功、銷毀了搶皇帝的工具、算是第二步的成功、過此以後、皇帝的位置、才能算是確定、然而這個皇帝傳統、不能不用力量來保護、社會秩序、又與皇位傳統有密切的關係、更不能不用力量來維持、搶皇帝的工具銷毀以後、當然有待於新勢力的發生、但是歷來的皇帝貪圖弱民政策的便利、不去恢復民兵的制度、於是劃定國稅、採用一種僱傭制、亦即所謂招募、在他們的私意、以爲人由我用、惠由我施、有事可以爲無量數的增加、無事可以爲無量數的減少、任意伸縮、權操在我、豈不是個唯一良策、然而招募有招募的意思、應募有應募的作用、各打各的主意、各算各的賬、結果下來、這個兵的部分當中、就含上了許多不正當的性質、兵的責任、也就離奇怪誕、不可思議了、

應募的人爲的是錢、既是爲錢、當然是自己沒有錢、爲甚麼他沒有錢、大概有三種原因、一種是祖上無遺產、餓不得食、寒不得衣、逼的無路可走、這個算是一種窮病、一種是本身無能力、既不爲農、又不作工、閒的無事可做、這個算是一種懶病、再一種是性情乖張、作了

惡、犯了法、縱然有遺產、有能力、也不能安然去享受、去操作、結果還是與那些窮的懶的、沒有甚麼分別、這個可說他是一種暴病。這三種人、通是爲生活所迫、挺而走險、一遇上招兵的機會、就算是得到生路、於是不謀而合、盡數的聚集在一個招兵的旗幟之下。至於那些有田產有妻子的安分良民、自然是顧他的田產、戀他的妻子、不肯輕於拋棄、去當那自殺殺人的兵。於是這個兵的組織、就完完全全的成了一種窮民懶民暴民的集合體。萬惡會萃、即是戾氣所鍾、而且有勢力有武器。對於國家、對於人民、是一個甚麼現象、自然就可想而知了。所以那好人不當兵的格言、就深入人心、頂到現在、恐怕還是沒更正過來吧。

因爲他們害的是一種窮病、所以就變盡方法去弄錢、人民的財產若是遇上了他們、就算是你一半我一半了。因爲他們害的是一種懶病、所以就變盡方法去討巧、國家的危險、若是遇上了他們、就要你推我我推你了。更可怕的、是他們那一種暴病、平素就不安分、頂到當了兵、手裏有了兇器、身上毫無牽掛、又有那些公事的題目爲國的招牌、作他們的護符、見了老百姓、打兩下、罵兩句、還算是吃小菜、動不動就把他那槍門拉的嘩啦啦啦的一片聲

的響、不要說是打死人、就是嚇也把人嚇死了、這種事實、我親眼看見過多少次、並不是姑甚其詞的亂說哩、這個兵的思想、兵的行爲、若是到了這步田地、還說甚麼保護國家保護人民呢、

國稅是百姓的血汗錢、皇帝用這些錢、招募那些害百姓的人、皇帝藉着他們來作福作威、他們藉着皇帝來升官發財、這個雖然不是搶皇帝的強盜系統、然互相狼狽、各隨所願、在性質上、還是等於強盜分贓、同那個強盜系統、說不上有多大的差別、雖其間亦有些沽名釣譽的皇帝、用甚麼忠咧義咧種種的官面題目、來訓示大家、來告誡大家、然亦僅限於對他個人的忠、對他個人的義、若是脫開他這個範圍圈、憑你是甚麼樣的爲國的忠臣、是甚麼樣的救民的義士、他也是不能相容的、由此看來、皇帝對於那些招募的兵、所要求的一點、就是對於他個人的忠、對於他個人的義、養兵的錢、雖是出在百姓身上、然而那皇帝却是個直接吃那一家、向那一家、所以這忠君兩個字、就在這個兵的心理當中、生了一個不正確的印象、國家是甚麼、人民是甚麼、那些皇帝向來不去問他、他們自然也就莫名其妙



妙了、

如果把這個忠君的道理、講的真切、使那些當兵的先生、忠於一人、不至別有擁戴、只准一人作惡、不准多數人胡爲、雖於國家的進步、未能免去障礙、然統於一尊、當可免去多少紛爭的慘禍、就是國家的領土、也可以得到長時間的完整、無奈那些當兵的先生、對於皇帝是間接的、對於長官是直接的、那些長官、就把這忠君兩個字、別有用意的、另加了一種解釋、說長官是忠君的、你們忠於長官、就是忠君、那些當兵的先生、思想簡單、聽了這些似是而非的話、就惟命是從的、走了一個捷路、實心實意的去忠他們的長官、你忠你的長官、我忠我的長官、於是就鬧了一個分門別類、不相統屬、某家軍、某家軍的稱呼、也就弄了一個史不絕書、其中的關係、是認人不認法、徇情不徇理、到了這種時代、不要說教他去爲民出力、爲國宣勞、就是更換他一個官長、也要大費周折哩、古今來的方鎮跋扈、藩王搆亂、大概就是這一種病吧、就近事講起來、我記得民國元年、那些北洋的軍人、通稱自己是袁宮保的人、就是去年孫軍南犯的時代、那些當兵的、還口裏喊着我是孫聯帥的兵呀、甚麼是

軍閥、這個就是軍閥、用國家的財賦、養自己的私人、用自己的私人保自己的權位、但求權位能保、那管誤國不誤國、只要私人有益、不問殃民不殃民、所以現在不爲國不爲民則已、如果是爲國爲民、對於這些軍閥、萬不能再使他們有翻身的餘地、現在指明的幾個軍閥、大概是要完了、以後還發生不發生、只有看帶兵的先生、覺悟不覺悟了、

軍閥與皇帝、在性質上、本沒有甚麼差別、不過是個多數少數罷了、但是皇帝時代、一人獨尊、沒有彼此消長的關係、所以也就用不着那些互相抵制互相防範的辦法、對於國家、雖不得積極的發展、然或可得到消極的維持、對於人民、雖不免零碎的剝削、然尚不至有戰爭的擾害、就是封建時代、諸侯亦能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對於自己的國家人民、有相當的愛惜、即推到最古的部落時代、部落間雖有爭奪、部落內亦多相安於無事、獨有這個軍閥、依軍隊爲生活、把軍隊看成自己的財產、當作自己的生命、無固有的封土、無確定的臣民、以自己的軍隊爲主體、以所有的土地人民爲客體、爲軍隊犧牲土地、爲軍隊犧牲人民、無所謂顧慮、無所謂愛惜、而且對於自己的軍隊、務多不務精、用情不用法、所以弄的動

若流寇、靜若家賊、防無可防、避無可避、他們到了那部下可靠腕上有力的時代、就要排一齣全體武行的奪帥印、甲去乙來、以暴易暴、你搶我奪、以毒攻毒、循環的騷擾、層疊的剝削、這個時代的國家、當然就成了不確定的分割、這個時代的人民、當然就作了無保障的遊客、千古奇劫、若有天意、人事方面的責任、猶從何處說起呢、

藉兵自保、擁兵自衛、稱兵自雄、本是英雄時代的一種惡現象、早為民權時代所厭棄、且同是人類、共生共存、財無過量、自保的甚麼、行未越分、自衛的甚麼、權無不平、自雄的甚麼、所有的軍閥、生在當世、偏要去作古人、或藉統一的題目、或假聯省的招牌、在這個民權潮流當中、演那些南北朝後五代的活劇、十七年來、鬧的農不能為農、工不能作工、生意也蕭條了、學校也停辦了、社會全體、失了作用、人民全部、斷了生路、凌巧的軍閥、在這個時代、可是一天一天的募兵、一天一天的招匪、中國人的心理、本來輕視這個兵、厭惡這個匪、然而一時無路可走、只有犧牲固有的成見、遷就目前的生活、從此這兵匪兩條路上、來者漸多、司空見慣、大家也就不以為怪了、就表面上看、打破職業的成見、似乎是與平等接近一步、

其實逼着大家爲兵爲匪，是縮減社會上的善勢力，膨大社會上的惡勢力，輾轉相因，必至造成一個兵匪世界。皇帝軍閥的兵，本來是個強盜變相，兵匪世界，也就是匪世界。一個國家，若是成了一個匪世界，那裏還有存在的餘地呢。

這個時代，軍閥的心理，只要有地盤，有實力，誤國也可，殃民也可，百姓的心理，只要有飯吃，有錢用，當兵也可，爲匪也可。一面專圖個人的方便，不顧公共的利害，挾破道德的藩籬，除權位以外，無信仰。一面但求目前的生存，不作永久的打算，衝出廉恥的界線，除衣食以外，無希圖。固有的成例，不能拘束，固有的習慣，失了效用，社會上所有的事件，所有的行動，單憑個人的獸性衝動，去定方針，去定辦法。我們試閉目思之，應該演出一種甚麼樣的現象，應該造成一個甚麼樣的結果。凡講到責任，必定有對面的關係，必定有將來的關係。若單純的爲一個人，單純的爲一個時，無論如何，也講不到責任上去。所以中國的軍人，在這十七年當中他們的責任就不能問了。

由以上的情形看起來，中國三代以後的軍人，先作搶皇帝的工具，繼充保皇帝的悍

僕、若是皇帝搶不來、就負隅自雄、去造國家的內亂、亦或恢復本來的面目、轉爲流寇、若是皇帝保不住、就趁夥打劫、去發百姓的洋財、亦或另圖自己的富貴、別有擁戴、爲求富貴受人的驅策、爲得金錢作人的爪牙、就保護國家保護人民的責任、衡量起來、完全不符、卽或有時涉及國家的治安、人民的秩序、也是一種附帶的關係、不是根本命意所在的地方、現在文明各國、因爲教育事業、未收全功、人類中的獸性、尙未淘汰淨盡、不得已、用兵來維持內部的秩序、因爲和平公約、不盡生效、政治家的野心、尙未消滅下去、不得已、用兵去防範外部的侵略、一時大家雖不敢遽然贊成廢兵、然已竟有了備而不用之趨勢、我們中國的軍閥、在這個時代、偏要藉兵自重、稱兵自雄、內部本來有秩序、他反倒去擾亂、外部本來不侵略、他反倒去勾引、天天開倒車、事事走迷路、十餘年間、從來沒有看見覺悟過一次、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

現在指定的幾個軍閥、快倒完了、國家眼看要統一了、推想起來、那個偃武修文的老辦法、還是要借用一下吧、但是這個兵、是有武器的、是有威力的、拿起來、馬上就要易觀瞻、

壯行色、性養稍有不純、操持稍有未定的人、不知不覺的就要去羨慕他、去希圖他、一念之間、偶爾差池、未必不又走上那些禍國殃民的軍閥舊軌道、這確是一件可慮的事、似乎大家應該注意、還有一種中國軍人的情性、因為史冊所載、多是帝王的遺事、一經展卷、就有那些以上臨下的辦法、迎而而至、讀者在不知不識之中、就要依勢凌人、養成一個自尊自大的氣概、更有一種世界軍人的情性、因為新學趨勢、多依進化的原則、一經翻閱、就有那些弱肉強食的事例、乘隙而入、閱者在有意無意之間、就要恃強自恣、鑄成一種凌弱暴寡的心理、要知道現在的個人當中、是要講人道的、不單是個人主義的皇帝辦法、所能壓伏得住的、國際當中、是要講公理的、不單是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爲、所能兼并下來的、現在的軍人、能一面維持內部的秩序、一面作人道的保障、一面防範外部的侵略、一面作公理的護法、才算是責任圓滿、才算是正當的軍人、就是到了真正世界和平的時代、把兵廢掉了、他還一種推進的功績、也是不能磨滅的、世界上沒有虧人的事、只要你行的正、立的正、必定有一個好報應、不過要算一個總賬罷了、大家不信、請看看數千年來的釋伽耶穌、就明白了、

若是不算總賬、單求一人的利益、一時的方便、去壓伏這個、去侵犯那個、你也不是三頭六臂、究竟能設有幾大的掙扎、那就沒有把握了、

中國病及病的程度

世界各國通稱中國爲東亞的病夫、現在我就拿這個病的理論、來考察考察我們中國、一種生物、若是全體生了病、而至於失了作用、當然這一種生物就要死、若單是一部分生了病、失了作用、不過是抱一種缺陷、於他的生命、未見得就有好大的危險、若是一部分生了一種傳染病、由一個起點、漸次漫衍、無時停止、這個生物的生命、就日即於危險了、在這個漫衍期間、生物的全體、就要現出一種病的狀態、教人一望而知爲病夫、中間能得到一個良醫、就算是個救星、不然、就要由病而弱、由弱而微、由微而無、亦即所謂死、國家也是一個有機體、死亡疾病、自亦不能逃出這個公例以外、我們中國、既成了一個病夫、究竟害的是甚麼病、據我個人看來、確是由一部分起點的傳染病、現已漫衍過兩千年、若不趕快設法去補救、恐怕他的運命、是不能設久延的了、何以知道中國所害的是由一部分起點的傳染病呢、待我一一分析出來、請大家仔細看一看、就明白了、

國民的全體、可大別爲勞心勞力兩個部分、勞心的方面、可再分爲士與官、勞力的方面、可再分爲農工商、至於兵、乃是爲維持內部秩序、防範外部侵害、一種特別的組織、當中的份子、仍是由勞心勞力兩方面集合得來、似不宜別爲一部、在勞力方面、農的作用、是供給人的衣食、工的作用、是製造人的器具、商的作用、是懋遷人的有無、在勞心方面、士的作用、是考求各種職業的事實、研究各種事物的理論、指導大家、使之改良進步、官的作用、是依照法制的規定、運用地位的威權、扶助大家、爲之興利除弊、那個混合組織的兵、既是爲維持秩序、防範侵害而設、他的作用、自然就以此爲限了、各有各的任務、各有各的權限、當中的人員、若能各盡各責、不至使各部失其作用、自然就成了了一個健全國家、不但可以保存、而且可以發達、若是當中、有一部分生了缺陷、國家就要現出一種病的狀態、不能有相當的進步了、若再含有一種傳染性病的範圍、日漸擴大、致各部分以次失其作用、到了一定時期、這個國家的運命、就要告終了、

中國初期、本來是部分完整、作用敏活、如同一個身體健壯的少年、所以那個時代、領

土日有擴充、人民時有增加、就是精神物質的文明、亦是日積月累、爲不斷的進步、到了戰國時代、社會的空氣、就漸漸的壞起來了、更有一二不肖官吏、極力去擴張那體制的威嚴、來裝飾他自己的門面、於是這官的本身上、就先發生了一種膨脹病、愈脹體積愈大、把那官的責任、就遮在後邊、永遠不能露面、鬧的大家、左看是官、右看也是官、只見那官的威風、官的體統、不見那官的責任、這官的印象、在一般心理中、就成了一個強大無所屬的單獨概念、想官的心理作用、自然就抵官而止、不復計及官以後的責任了、既把官的責任丟掉、單贖了一個官的自身、他的作用、探定那個方向、也就成了一種不可必的事、到了東漢末葉、那個錢神老爺、就乘隙而入、這個擴大了幾百倍的官、遂完全受了那錢神老爺的支配、變成了一種弄錢的工具、官愈大、錢愈多、他們兩個、就確確實實的作了一個正比例、於是這不怕無錢、單怕無權的話、也就轉成一種顛撲不破的格言、從此以後、無官的想官、有官的更想升官、既貴且富、一舉兩得、這樣的便宜事、當然又給那官字號的生意、招致了無量數的好主顧、就是那個官的作用、也明明白白的看出來、是順着那個錢的方面跑下去了、

按這個錢、是各種物品的媒介物、只要有了錢、無論他是甚麼樣的貴重物品、也能彀得到相當的享受、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就怕錢不多、又說不怕爲難、單怕無錢、又說世路不平錢作馬、結總的還有一句言簡意賅的話、就是錢能通神、凡此稱頌、無非是推崇那錢神老爺的無上威權、無限法力、然而我們就中國的社會情形仔細考察起來、這個錢力的作用、確乎有不可思議的權能、一個人若是有了錢、大概就可以斷定他無往不利、遇事皆通、近來雖有那些共產份子土匪先生、虛聲恫嚇的、給他們一種恍忽迷離的打擊、然而這個大城裏邊的生活、繁華場中的享受、究竟同那個零找零用的自了漢、有天淵的懸殊、因爲這些關係、所以這個錢、就惹得大家想、作官的藉權弄錢、自然是個富貴雙全、名利兼收、但官爲士的化身、他兩個有先後的關係、無性質的分別、脈絡一氣、息息相通、所以未經幾時、那個官迷兼錢迷的病症、就由官的身上、傳染到士的身上、弄的那些之乎者也的先生、坐臥不寧的、直接去想官、間接去想錢、直接的官想不到、仍不肯放棄那間接所想的錢、到處遇不上財神、無奈何、只有向着那些無權無勢的老百姓身上、去打主意、於是運用智術、假官廳的名

義去敲詐、變幻伎倆、藉地方的事件去欺騙、用盡心計、變盡方法、幾時把那些老百姓由血汗得來的幾個吃飯錢擠到自己身上來、才算是目的達到。得到錢以後、他就要買一件長褂子、穿在身上、裝一個似官非官的樣子、向着那些老百姓誇威風。至於他本身的責任、對於自己應該如何、對於人民應該如何、對於國家應該如何、對於社會應該如何、早爲那財神老爺驅逐的乾乾淨淨、從他們身上所生出來的作用、自然也要順着財神老爺的意旨、偏到那個錢的方向去了。

就中國的情形說、士爲四民之首、官爲治道之源、他們的一舉一動、通是全國的觀瞻所繫、現在他們兩家、既然是注重在錢、當然就要開風氣之先了。官以勢力壓迫着百姓要錢、士以智術欺騙着百姓要錢、各有相當的憑藉、各有接近的辦法、既無隔閡、又不牽強、他們有詞可藉、百姓無能倖逃、對於百姓的要錢、他們兩家可以說是專利。至於兵、本來是一種特別組織、不能與百姓直接、作長官的、尙可以尅扣軍餉、打他們部下的主意。那些當兵的先、月餉所入、不能溫飽、拿着槍桿子佔在一邊、瞪着眼睛、看着他們一把一把的向腰裏抓、是

不是要眼熱、是不是要妄想、如果到了那轉想成癡、因熱發狂的時代、大家推究一下、對於國家是個甚麼動作、對於人民是個甚麼行爲、不用說、是兵變兵變、是搶錢搶錢、這個兵若是到了變的程度、搶的程度、還說甚麼維持內部的秩序、防範外部的侵害呢、他的作用、完全與設置的初意相反、在國家人民當中、自然就成了一種特別的危險物了、

自從這個官的本身、害了臟腑病以後、官的體積、就日見擴大、官的責任、就日漸縮小、自從這個錢的病菌、入了官界以後、官的作用、就受了錢的支配、錢的勢力、就得了官的補助、同惡相濟、相得益彰、糾結一團、不可分析、行了兩千年的同化作用、經過七十代的政治涵養、於是在一般人的心田當中、結合成了一枝富貴花、久而成妖、魔力橫施、信則有靈、神通廣大、國民的精神、受了他的籠罩、國民的身體、受了他的侵蝕、頂到現在、榮辱幾乎依他爲標準、是非也要用他作權衡、聖帝明王的治術、被他壓倒、諸子百家的學說、被他推翻、一團富貴氣、遮蔽了青天白日、一場富貴夢、迷惑了靈機慧根、考他的來歷、本來是一個自私自利、自尊自大的妖物、我們中國人、偏偏的要拿他當作一個加官進祿發福生財的尊神、弄的

家家鎮宅是財神、處處當門有官星、晨昏叩首、日夜進香、生活上必需的事業、嘗視爲緩圖、不肯努力、職分內應盡的責任、也當作俗務、不去經心、專誠祈禱、恭祝官星高照、希圖僥倖、坐待財神臨門、明白說、天下那有這號事、大家偏要這樣想、偏要這樣作、這個是不是中了病、是不是發了狂、關於這個問題、在事實上已有不少的答案了、總而言之、這個病根是深了、病勢是重了、現在究竟到了甚麼程度、權就我個人所知道的、推論一下、以供大家參酌、

中國的人類、原大別爲治者、被治者兩個部分、論治者的人數、實不能與被治者相抗、若論治者的作用、就遠出被治者以上、就中國的全體說、除關於生活的物質、由農工商負責以外、其餘如內部的秩序、內部的發達、外部的交涉、外部的侵略、無一不爲治者方面所操縱、官爲治者的代名詞、若是官生了病、失了作用、就是治者的全部、生了病、失了作用、國家的方面、當然就要受過半數的損失了、又因官與士相連、官的病傳染到士身上、這個被治的士農工商當中、自然又要減去一個四分之一、更有那些無知識有蠻力、無涵養有武器的兵、無人引誘、亦難保他們安分守職、不生事端、官與士既是以升官發財相號召、那些當兵的

先生、未必不聞風而起、去作那無法無天的強盜生涯、結果弄的大家害霍亂病。就這些關係、我們一步一步計算下來、中國的病、足足的到了五分以上的程度了。

病到五分的程度、未必就是死症、假使那未受傳染的部分、嚴守界線、不令這個病魔侵入、也可以保全一部分的完整、作一個半身不遂的生活者。無奈那些病先生、是對於錢的想死病、無論如何、他們是要錢、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由百姓的血汗一點一點的換來的、所以那些百姓、無論是如何隱蔽、也避免不了他們的剝削、無論是如何防備、也逃遁不了他們的敲詐、終年所入、究有幾何、作官的自上而下的、藉名巧取、爲士的或左或右的、遇事豪奪、縱橫交夾、百姓已竟就擔負不起了。然而那些又窮又硬的丘八老爺、動不動就要來打一個冷鏗、往往弄一個完全交割、以至絲毫不能自保。由這個情形看起來、勞力的農工商、雖然本身上沒有甚麼病、然因受病人的拖累、同病人的擾害、也就不能維持他自己的安全生活。我們由病人的本身損失、加上未病者所受的拖累損失、再加上所受的擾害損失、合計下來、恐怕中國的虧損、就要頂到七分以上了。

這個病、縱然到了七分的程度、如果就此停止、自此以後、不再傳染、留下這三分元氣、未必不可作後來的生機、然而我們就現在的社會情形、考察起來、這種病、仍是發榮滋長、傳染個不休、大家不信、請到社會上看看、往往一個很好的田家子弟、他的父兄、也想他讀書求官、就是那些安分的商人、近來也多同那些作官的交接、藉以點綴自己的門面、談起話來、不是說與某老爺有關係、也是說同某大人是友誼、甚至於衣服行動、也要長袍短褂低聲緩語、模仿一個似官非官的樣子、來壯自己的身分、由此看來、這個官的魔力是真大、中國人受官的病是真深、若是再不設法去改正、恐怕這四萬萬同胞、通同是要官僚化哩、可憐哉、中國人、若是大家通作了官、誰還去當百姓、衣食從那裏來、所用的器具、從那裏來、沒有人去爲農、沒有人去爲工、沒有人去爲商、就是有了錢、試問這衣食向那裏去買、器具向那裏去買、沒的吃、沒的用、是不是要餓死、是不是要窘死、大家老打這個糊塗主意、才弄到這一個半死不活的地步、若再糊塗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同歸於盡了、講到這個地方、我確實看出來、中國的病、不到十成、也有九成九了、

就常例來講、病到人身上、不論大小、總應該有相當的感覺、我們中國這個一息僅存的病、從那個官的部分上面生起、初鬧到半身不遂、又鬧到全體不振、終至於吸呼微存、朝不保夕、經過兩千年的時間、始終沒有絲毫的覺察、總是一天一天的、受着那病魔的支配、去擴張那病勢的範圍、結果下來、幾幾乎把全國的地域、作了那病魔的跳舞場、把全國的人心、成了那病魔的發動機、人人欺巧騙詐、不像一個人世界、處處醜態怪狀、恰如一個鬼地獄、他們受了病以後、說病話、作病事、而未嘗自以為病、反倒回來、說道德的為愚拙、仁義的為迂闊、忠信者是拘泥、誠實者是板直、淡於利祿者、為不達時務、工於逢遞者、為有志功名、事事倒置、恬然不以為怪、更有一種死爛不通的學究、看見人家的物質文明、說人家是奇技淫巧、看見人家的精神文明、說人家是異端邪說、看見人家的富、說人家是拜金、看見人家的強、說人家是尙霸、憑着自己的錯覺、拚着命的去開倒車、把那些無知無識的小百姓、一車一車的、往那迷糊陣裏邊去載、真能把人的肚皮都氣破了、這些現象、就像煞那一隻眼的先生、反覺着大家多了一隻眼、一隻腳的先生、反覺着大家多了一隻腳、顛倒錯

誤、毫沒有一點自覺的能力、倘不遇上一個大慈大悲的良醫、自動的去給他調治、憑着他自己覺悟、恐怕是辦不到了、就是那自動的良醫、到他身邊的時候、他還許像那瘋漢的樣子、與人家爲難哩、

就以上的情形看起來、這個病魔纏繞的中國、就是不遇上甚麼外患的侵擾、僅聽其自然、也就沒有多長的壽命了、偏偏的這數十年來、政治的侵略、經濟的壓迫、風捲雲擁、相逼而來、好像是一個虛弱不堪的書生、本來經不得寒、經不得熱、那個天公老爺、偏要催促着那暴風冷雨、一陣一陣的、吹到他的身旁、既無經受的體格、又無避免的能力、活活的、佔在那露天地下、任着那無情的風雨、擺來擺去、可憐的中國、內虧已到了十成、又遇上許多的外感、而且自己是一個病魔化身、不承認自己的病、不信服醫生的話、眼看着他的命、頃刻就要盡了、他自己還要閉着眼睛發狂、胡說亂動個不休、如何後可、真教人束手無策了、

幸而在這個極危險當中、天從人願的、生了一個孫先生、醫道是高明的、心地是坦白的、毅力是雄厚的、甘願犧牲一切、去向那魔窟裏邊、營救這個病魔纏繞的書生、事前就先研

究了許多降魔的辦法，作了許多降魔的準備，然後一往直前，奮不顧身的，向着那修行了一兩千年的惡魔，作了一個猛烈的攻擊，無奈那個惡魔，因為修練太久的關係，魔力是眞大，魔術是眞多，雖然經了十數次的惡戰，究未能消滅那惡魔的勢力，破除那惡魔的法術，於是孫先生改變戰略，一方面去擴充民黨的範圍，來減少他的勢力，一方面去進行主義的宣傳，來抵消他的邪術，自從適用這個新式戰略以後，那個惡魔，就日見窮促，他的勢力範圍，也就日見收縮，眼看着那些陰風妖霧，逐漸消化，不久就要現出青天白日來了，想不到這個有仁有智有勇的孫先生，竟積勞成病，在這個功虧一簣的時代，就與世長辭了，弄的黨員失了領導，病者失了調護，真是一種大可悲的事，所幸者先生的成規尚在，主義不死，如果大家能確守先生的成規，不變先生的主張，我相信這個惡魔，是可以打倒的，那個書生，是可以救活的，若是對於先生的治法懷疑，另去尋旁的藥方子，我就不敢說了，我記得去年對於病者，加上過一次共字號的藥，吃下去，反倒弄的發熱發狂，幾幾乎把孫先生的老家鬧翻了，由此看來，那個病者胃裏邊，大概是不受這種藥，以後還是不吃的好。

中國病的現象

古人說民爲邦本、又說民爲貴、由此可以證明民在國家當中、所佔的地位、又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由此可以認定官與士、對於民所負的責任、但是民事極多、治理他們、要大費心思、民智多愚、開導他們、要大費口舌、所以那巢父許由、卞隨務光、就逃的逃、避的避、更有那胆小如鼠的申徒狄、聽說成湯要以天下讓他、一時擺脫不開、就慌的去跳河、就是那如己饑的稷、如己溺的禹、好任事的伊尹、甘作股肱鹽梅的傅說姜尙、也必待共推旁求、禮聘車載、而後出、由是看來、古人的心理、認定這個官、是衆人的奴隸、作官是自己的犧牲、不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貶損、不是自己的光榮、其所以作官者、是不忍衆人受苦、衆人遭難、受着自己救苦救難的熱誠驅迫、不得已、而出於作官之一途、在性質上、純乎是爲衆人而犧牲、爲衆人而貶損、那裏計算到自己的利益、與自己的光榮呢、由此犧牲所獲的貨價、就是衆人的利益、由此貶損所得的報償、就是衆人的光榮、前進後繼、甲仆乙起、不以天時

限、不以地勢阻、我們漢族的文明、就由此而生、漢族的價值、實亦由此而定、

按社會當然的情形、個人私有的事、是尋衣覓食、衆人公有的事、是保羣禦侮、兩者相需、自然形成治者被治者兩個階級、然亦不過是一種分業合作的事實表現、當然說不到何者爲貴、何者爲賤、至於富之一層、因被治者操衣食之大原、更不能爲治者所獨占、所以這富貴二字、就周公以前的個人方面、考察起來、不生甚麼連帶關係、到了列國時代、孔子才說到富貴在天、富與貴、富貴於我的話、藉以糾正當時的人心、而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的話、亦遂作形容個人境遇讚美詞、然當時的官吏進退、仍是根據門閥、注重學業、單純以富貴操縱人者、尙不多見、卽一般人的心理、亦未見得卽依富貴爲榮辱的標準、所以當日的時勢、雖趨於混亂、而時代的人物、仍是忠義勇決、激昂慷慨、常有民族精神的特別流露、就是頂到戰國、外交上、戰陣間、雖稍現一種詭譎變詐的痕跡、然個人方面、精誠無欺、肝胆相照的豪傑、仍復不少、卽學術上、各家著述、亦多精義獨到、能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與漢唐間的歌頌諛詞詩文爛調、迥乎不同、由是看來、周末的諸侯並爭、是統治權失了作用

所表示出來的一種現象，並不是一種病的現象，所以戰爭雖多，民族的精神上，尙看不出有何等弱點。當日如果能設法把統治權整理起來，立刻就可以恢復以前的健康。有心濟世的孔孟，極力去主張尊王主張定於一，就是一個重整統治權的意思。因病而施，孔孟也算是一代良醫了。

貴是虛榮，富是實惠，他兩個的性質，本來不同，關係也說不上是密切。自呂不韋開了一個以富致貴的例，蘇秦又開了一個以貴致富的例，他們兩個，才生了互為因果的關係。這富貴兩個字的中間，遂增加上許多粘着性，在一般人心心理上，就漸漸變成一種混合物，也就特別組成一個混合觀念。這一種觀念，在心田中發榮滋長，頂到現在，幾幾乎要佔領意識的全部，中國人的一切心理作用，就通通以他為出發點了。但是官的本身，是為國家執行事務的，不是一個虛榮品，當然說不到這個貴字，是為人民規畫利益的，不是一個理財所，當然說不到這個富字。於是見這富貴兩個字，自有他的義意，自有他的作用，與官的義意、官的作用，截然是兩事。自從這官的體積擴大以後，當中就含上貴的義意，自從這官的責

任失去以後、當中就變成富的作用、這富貴兩個字、從此就作官的代表、官也就成了富貴的工具、用國家的官職、造私人的富貴、這就是三代以後中國的大禍胎、紛擾的原因在此、衰弱的原因在此、不進步不改良的原因、以及其他種種腐敗的原因、無一不由於此、

按通俗的解釋、貴就是權位超越的代名詞、富就是金錢充裕的代名詞、一個人若是作了官、就算是既富且貴、名利雙收、這樣的便宜事、自然惹得大家想、惹得大家爭、想就要竭盡心力以求之、不復計及所謂身分、所謂人格、人心自然就漸趨於卑污苟且虛偽謊詐、爭就要用盡力量以赴之、不復計及所謂治安、所謂秩序、世道自然就漸趨於傾陷排擠殘忍暴戾、兩者交互爲用、社會的制度、國家的法律、自然就不能保持他的相當效力、爲永久的存在及繼續、一治一亂、遂成了中國所獨具的一種特別公例、其實這種公例、是富貴論上的公例、不是進化論上的公例、以孟軻之賢、猶未能打破這種公例的拘束、後世那些富貴先生、更不待言了、

中國倡平民革命的、第一個偉人、算是陳涉、其次是項羽、再次是劉邦、他們三個、用連

環鬥爭的方式、顛覆暴秦的政府、實為我民族中一個創例、但仔細考察他們的動機、陳涉曾說富貴時無相忘、項羽也說富貴歸故鄉、劉邦又說大丈夫應如是、可見他們的心理、純乎是受着富貴病的支配、為富貴而革命、並不是對於政治上、有甚麼特別的主張、幸而劉邦以後的幾位皇帝、知所裁抑、用甚麼孝廉甚麼方正、種種資格、又用甚麼鄉舉甚麼里選、種種辦法、把那些想富貴的人、限制了一下、大家一時妄想不來、不得不蜷伏待時、西漢百餘年的苟安、就是在此、後來忽然看見董賢孫寵息夫躬等輩、以僻倖致顯榮、遂又覺着富貴可以倖致、於是舊病復發、大家又去畫那個富貴圖、結果鑄成了一個竊盜手段集大成的王莽、用了一個偷梁換柱的法術、得到了一份富貴全圖、遂引動了許多搶富貴的強盜、甚麼綠林咧、赤眉咧、新市平林、名目繁多、不可究詰、你爭我奪、把國家鬧了個一團糟、光武恢復舊制、又得一時平息、桓靈以後、外戚以姻親而將相、宦官以奴僕而侯王、大家更覺着富貴是人人有分的、得與不得、全恃心計的巧拙、力量的大小、於是極力去考求詐術、盡量去擴充實力、曹操倡於前、司馬懿繼於後、接二連三、遂製造了一個南北朝、戰爭無已

時國家的情形、也就不問可知了、唐初創爲府兵、欲藉民力、抑制搶富貴的人、制爲考試、欲用文藝、限制想富貴的人、用意甚深、設計亦巧、然無幾何時、將帥之間、要共圖富貴、就鬧了一個藩鎮跋扈、官吏之間、要苟得富貴、亦鬧了一個文人無行、武若朱溫、文若馮道、可算是時代的代表者、趙宋怕武人來搶富貴、於是極力去縮減武備、怕文人專想富貴、於是設法來提倡文事、結果算是武人安分、文人立行、但全部由此趨重消極的方面、積習相沿、遂至見凌於異族、明祖猜忌、嘗以富貴操縱人、而人亦漸依富貴爲榮辱的標準、不務實際、那有實用、所以到那外患內憂並至的時代、就舉朝惶恐、應付無人、不得已、去靠身邊的宦官、那些宦官、又抱着一個我輩富貴自在的主意、結果還是無救於亡、統觀歷代經過的事實、不是爲保富貴而設制、即是爲求富貴而紛爭、兩千年來政局變化、忽張忽弛、時動時靜、無一不以富貴爲中心、按富爲經濟不平等的特徵、貴爲政治不平等的特徵、不平則鳴、若是大家這個富貴夢不醒、恐怕中國沒有長治久安的日子、治安且不能保、那裏說得上改良進步呢、

秦始皇怕人依書議政，於是焚書，學術算是中斷。漢武帝知壅塞易決，放任致亂，於是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求書說書，學術上算是加了些考據工夫。漢末至隋，爭奪篡竊，關於記事通心，不能不用文字，文藝一門，算是未見墮落。唐太宗深知文字的作用，可以虛揚功德，可以掩飾過惡，於是大加籠絡，遂有登瀛洲的佳話。文藝在當時，也算是進步。五代與南北朝無大異，宋以後，雖於文藝以外，又加了些性理，然亦多是消極的工夫。於學術本體上，也無多大的補助。到了明代，弄了一種不能理解的八股制藝，來範圍人心，大家為貪圖富貴，也就不能不就他的範圍，埋首寒窗，十年推敲，所為何事，不過曰升官發財而已。清代變本加厲，法規更密，一代文人，算是到了牛角尖上去了。學術是萬事之母，歷代帝王何以要摧殘限制，不使他有圓滿的發達，大概是怕人因學而知，來想他的富貴，怕人因學而能，來搶他的富貴。於是擇便於己者存之，不便於己者去之，利於己者留之，不利於己者棄之。到了明清兩朝，簡直把學術丟開，另行擺了一個八股迷魂陣，把那富貴兩個字，放在當中，引得那些之乎者也的先生，拚命的往裏鑽，鑽在裏面，東看是富貴，西看是富貴，終究弄了一

個富貴以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最可笑的、是那些皇帝、仍要把那國家大計、交給那些富貴先生、那些富貴先生、就給他錢裏來、勢裏去、把他那一個富貴全圖、撞了一個粉碎、大家不信、請看看明末諸臣、如溫體仁周延儒、作的是甚麼事、就明白了、初以富貴誤人、終以富貴自誤、兩千年的變化、大概不出這個範圍圈、我們中國自此以後、若還是這樣富貴來、富貴去、不要說是學術、那一樣也要斷送個乾淨哩、

政治學術兩方面、既受了富貴病的支配、走了許多迂迴屈折的下坡路、社會上的習慣、社會上的道德、同個人的思想、個人的行為、自然也要受相當的影響、約略言之、如下列諸端、

(一) 社會的習慣 已富貴者、極力表示自己的富貴、習慣自趨於矜誇、未富貴者、勉強表示自己富貴、習慣自趨於虛偽、

(二) 社會的道德 重視富貴、輕視道德、道德自然要薄弱、犧牲道德、圖謀富貴、道德自然要破壞、

(三) 個人的思想 以富貴為榮、以不富貴為辱、以能得富貴者為可敬、以不能得富貴

者爲可恥、此等思想、在普通人幾成一致、

(四)個人的行爲 爲富貴而努力、爲富貴而用心、爲富貴而屈己、爲富貴而求人、此等行爲、在當時亦可謂大抵皆然、

因爲這個關係、社會方面、在團結上、失了共同性、不能有互助的精神、個人方面、在職務上、失了責任心、不能有獨立的建樹、所以不論甚麼場合當中、總是私利的競爭、不見甚麼公益的成就、議論多、事實少、意見多、努力少、以私爲私、以公爲私、化公爲私、假公濟私的辦法、處處皆是、人人皆能、遇上錢、如強盜分贓、你爭我奪、遇上事、如強盜招供、你推我賴、單想享權利、不想盡義務、功則歸己、過則歸人、利則歸己、害則歸人、這幾句話、把中國人的心理、算是合盤托出了、像這樣的社會、這樣的人心、要說是教他改良、教他進步、真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然追原禍始、仍不外是富貴病的作祟、如果這個富貴病去不了、恐怕無論甚麼主張、甚麼政策、拿出來、就要變性質哩、

統觀以上的情形、由這個富貴病鬧的、政治方面、東倒西歪、不能有長久的安定、學術

方面、前障後礙、不能有絲毫的進步、社會成了財神官星的舞場、個人作了財神官星的信徒、大家不去求那生財的大道、一天一天的去供財神、不去求那作官的本領、一夜一夜的去望官星、無故問卜爲看官星旺不旺、遇事求福先問財神來不來、這是一種甚麼心理、這是一種甚麼打算、大家糊塗到這個程度、實在是難治了、現在要想除去這個病、我以爲應該對着這個富貴病、尋一種特效的藥、先把這個病魔打翻、然後應該補的去補、應該攻的去攻、若是頭痛治頭、脚痛治脚、恐怕這個病魔、還要閃站騰挪、不易捉摸哩、而且這個病魔、來歷甚遠、魔力是大的、魔術是多的、如果把他除不掉、所有的主張、所有的政策、還許變成他的滋養料哩、

中國病的療治法及次序

一個人的身體，若是在一個部分上生了病，正在漸漸的向其他各部分去腐化的時候，我們要去治他，當然是先在未腐化的部分上，下一個戒嚴令，防制住這個病勢侵入，然後再用一種特效藥作武器，藉這個已腐化的部分作戰場，同那病魔宣戰，如果把病魔打倒了，再依未腐化的部分為根據，設法去補助他的生機，藉這個生機，漫漫的去補充那已腐化部分的缺陷，到了缺陷補足的時候，這個人的身體，算是恢復健康了，國家也是一個有機體，也是藉着本身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始能得到相當的生長發達，與個人生長發達的道理，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認為治國病的道理，與治人病的道理，可以相通。

貴是權大、富是物多、貴為天子、是證明權大的意思、富有四海、是證明物多的意思、權大能為人所不能為、物多能享人所不能享、充富貴之量、就是遇事獨斷、遇物獨占、與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兩個原則、完全相反、所以這富貴結合起來的名詞所代表的、就完完全全

全的成了一種社會病。我們中國這種病是先由治者方面發端、傳染到士、影響到農工商、而旁及於兵。因治者方面爲病的發源地、所以這個方面的惡劣變化最多。弑父鳩兄、滅親賣友、社會上還跟着他演了許多流血慘劇。士與治者相關聯、雖受病較輕、然因他們希圖富貴營求富貴、結果下來、就爲社會上添了不少的醜態手段、開了不少的卑污惡例。農工商還說不上是病、不過受他們的感化、由羨慕的關係、生出許多妄念而已。最可怕的是兵、他們含着殺人的性質、拿着殺人的兇器、對於富貴、一個想不到、就許下一個成王敗寇的決心去搶、搶的結果、國家的制度、因之破壞、地方的秩序、因之擾亂、社會上一切的組織、通同要跟着搖動、到了這個時代、自然甚麼辦法、也就說不上了。我們就病的道理論起來、這兵的當中、彷彿是藏着一種霍亂病菌、遇上機會、把他觸發起來、立刻就要上吐下瀉、絞腸轉筋、命盡頃刻、不予施救者以餘地。所以要想去治舊病、必先設法防止住這個霍亂病然後方可以徐徐施治依次收效、不然就難保不變生中途致前功盡棄。由此看來、這個兵的問題、是要首先解決哩。

解決兵的問題，大家有主張軍隊黨化的，有主張軍隊民衆化的，主張黨化的理由，大概是使軍隊認識主義、信仰主義、服從主義，主義是爲百姓的，不是爲個人的，軍隊黨化，自然就不會擁護個人，形成軍閥，也就不會譁潰叛變，去害百姓。主張民衆化的理由，大概是覺着荷戈爲兵，解甲卽民，本是一體，無容畛域，且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兩者相需，自當相親相愛，而歸於同化。這兩種理由，一使軍隊聽命於黨，不作個人的工具，一使軍隊無異於民，自作百姓的保障。他們兩個相通的地方，因爲黨是爲民的，黨化民衆化，結果是異途同歸。我對於這個見解，在理論上，均無所謂反對。然在事實上看起來，關於主義的見解，賢者不免異趨，能否在一般軍人心理上，確立一種信仰，恐怕是一疑問。兵與民的生活狀況，職務關係，完全不同，若各盡各責，相依爲命，自然感情融洽，不至仇視，若使他們彼此相處，渾同無跡，恐亦不易辦到。勢有所難，收效自微，似不如仍襲兵工政策的遺意，創一種兵工混合的辦法，較爲簡而易行，此種辦法，也可以說是軍隊工人化。

中國軍隊，多係招募，應募的心理，一種是想脫開農工的勤苦而得食，一種是想超出平



民的階級而作官、根本用意原不計及所謂國、所謂民、野心家利用此等弱點、而操縱之、自然就成了軍閥、至於兵的本身、不但是不甘心爲農爲工爲商、亦或勢不能爲農爲工爲商、生活所迫、只有抱定槍桿子、永不放鬆、於是這兵就成了一種特殊階級、不易與百姓同化、國家待遇、稍有不周、就要橫生枝節、以至於亂、現在想解決這個問題、若是根本上不承認他們這個階級、恐怕他們因爲積極的升官、消極的吃飯、兩抱缺憾、不肯輕於就範、若聽他們這個階級存在、實不啻爲國家保留一種危險物、動輒顧慮、一切設施、永無就理之一日、去之不能、留之不可、在當時只有就原地改良的一法、如何就原地改良、我以為最易施行的、就是教他們工人化、我假定的辦法、應該取下列的方式、

(一) 把各組軍隊、看作半面式的國立工廠、認定兵卽是工、工卽是兵、設法化除兵工的隔閡、打破兵工的界限、使他們融合渾化、彼此不至有絲毫的歧視、

(二) 縮短軍事教育的時間、參加工業教育的課程、養成他們作工的習慣、增加他們作工的技能、使他們入伍可以執戈禦侮、退伍可以作工覓食、

(三)就駐在地的情形，選定他們的工作種類，使他們事事與地方生關聯，與居民表同情。情相習相通，自然附帶着成了一種民衆化。

(四)由工作所得的成品，除本軍各個人應有的享受以外，一部分作爲獎勵品，一部分易成宣傳品，多方灌輸，黨的主義，自能漸入人心，亦卽所謂黨化。

這種辦法，不裁兵而有裁兵的實際，不設工廠而收工廠的效果，且能消除特殊階級的惡勢力，助成普通社會的善勢力。所有的官長不至遽然失望思亂，所有的兵士不至迫於饑寒爲匪。乘這個時機，趕緊設法使他們身體上有了謀生的技能，心意中生出了主義的印象。我想各有人心，各具天良，未見得他們仍肯甘心去作個人的工具，惹衆人的唾罵。孟子說有恆產，有恆心，無恆產，無恆心，我相信這話是不錯的。況且那個兵受了殺人的教育，拿着殺人的兇器，若是不把他的飯盆預備好，那裏會得到相當的解決哩。

對於這個兵的問題，我個人的主張，在消極方面，是設法打破他的特殊階級，化除他的特殊性質，在積極方面，是極力倡導他的固有責任，造成他的共同信仰，養成他的工作習慣。

增加他的生活能力、執行此等辦法、要時常顧慮到他的飯盃問題、以上所述、不過是辦法上的幾個原則、若是真到實行的時代、自然非另有詳細的規定不可、

把這個霍亂症防止住以後、回頭來再說那個漫衍了兩千年的富貴病、是如何的治法、我們中國的農工商、在這兩千多年當中、無論是政局如何搖動、士風如何腐敗、他們總是去務他的農、作他的工、經他的商、未嘗有絲毫的間斷、所以大家對於吃的用的、也就沒有煩過甚麼神、雖然他的思想上、有一點子迷信、感觀上、有不少的錯覺、然也是那作君作師的責任、沒有盡到、算不了是他們本身上的過錯、所以我認定這農工商、在全國說起來、算是一個未受腐化的部分、那個包治中國病的醫生、似乎是應該在這個部分上、下一個戒嚴令、保持這個部分的安全、防制那個病魔的侵入、才算是一個穩當辦法、若不行此一着、單講運動是衛生的、組織是有益的、恐怕那個虛弱不堪的病夫、腿也跑不動、氣也喘不來、勉強一下、就許栽一個大筋斗、所以我的意思、此時對於那些農工商、應該暫取一個不擾主義、無論何項政策、但有涉及紛擾性質者、一概緩議、對於原有擾害他們的事件、以不猶豫的辦法

從速代爲排除，現在他們最痛心的幾件事，第一是軍隊的擾亂，第二是土匪的劫掠，其次是官吏的剝削，吏胥的敲詐，再次是訟棍的欺騙，劣紳的凌辱，一二兩種，直接關係他們的生命財產，果能在短時間當中，一一爲他們解除，敢斷言他們就要感激涕零，誓死不忘，且信仰確定，對於以後的設施亦不至再啓疑慮。若是這幾種，未得到相當的解決，他們吃不安，住不穩，任憑你再講甚麼主義，講甚麼政策，恐怕他們也是中心疑慮，再也聽不下去哩。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古人已竟切切實實的告訴我們一個作事的程序。行政若不從低層下工夫，就等於蓋房不平地基，不但房子蓋不成，反倒攔許多磚瓦堆，有礙旁人的行路哩。

對於農工商，不用枝枝節節的辦法去擾他，擾他的事件，又給他一一除去，他自然就能設安心去謀各種職業的發達，使國家全部漸漸的有了生機。這些生機，就是國家的元氣，逐漸培補，國家的元氣，就能夠逐漸恢復。至於他那思想上的迷信，感觀上的錯覺，速效是宣傳，緩效是教育，雙方並進，不難糾正，算不了甚麼大問題。最困難的，是教他們運用民權，因爲他們對於這個名詞，始終沒有聽見過，若驟然拿給他們，恐怕他們不是根本放棄，就是

被人利用、當下只有藉着民團會議鄉校會議、這些有關他們的利害結合、從中指導、使他們得到相當的了解及練習、若上來就勉強他們、聚在一處去訓練、他們是被官府嚇怕了的、反倒惹出甚麼誤會來、也未可知。

這些自命爲士的讀書先生、受了那富貴病的傳染、既是想官、又是想錢、在官場落了伍、就夾雜在老百姓中間、胡打主意、奸巧的、就去調詞架訟、本分的、也要藉公營私、得了幾個不費力的錢、就去吃呀喝呀嫖呀賭呀、現在他們最適意的一種東西、就是鴉片烟、不生產、要消耗、並且在那消耗上邊、又出了許多花頭、來促進社會的腐化作用、尤其討厭的、就是政府有一種功令、或一種法制、頒布下來、他們就要咬文嚼字的、胡亂加上些莫名其妙的批評、教政府對於人民失威信、人民對於政府生惡感、還有一種不肖的官吏、看定那些老百姓、不會寫稟帖、不敢告上狀、於是就脫開那些老百姓用盡心力去同這作惡萬端的書棍來拉攏、得贓平分、臨去還有那旗匾傘、名利雙收、世界上的便宜事、恐怕這個算是天字第一號吧、天理何在、人心何安、若不痛痛快快的、給這些惡劣東西、找一個相當的辦法、不要說

是百姓吃苦、就是政府的設施、也要受不少的拖累哩、依我個人的意見、每縣簡直設一種感化院、似監非監、似校非校、把這些流散在城鄉間的少年書生、加上一個檢查、無職業、有嗜好的、一概收容到裏邊、去嗜好、課工作、嚴加督責、不稍寬假、直到嗜好斷絕、勤勞成性而後已、講到這個地方、根本上爲的是救國、就說不到個人自由不自由了、

還有一種能力較大的讀書先生、不像前邊所講的混地虫、大可以離開鄉井、到外面去尋那富貴的途徑、這個在前清稱爲候補、近來無以名之、名之曰混事、按事必須要作而後成、混一陣、恐怕是於事無濟吧、既大稱而特稱之曰混事、足見這事的成敗、他們是毫不關心的、不過借着這個招牌、往名片上混幾條官銜、往腰包裹混幾個金錢罷了、既然是混官、自然就不顧能力、不顧資格、不顧身分、一意思倖致、既然是混錢、自然也就不問手續、不問界限、不問品行、一意思苟得、於是就鬧的你鑽我營、你爭我奪、有得有不得、遂至於互相排擠、有幸有不幸、亦至於互相忌妬、或因想而成癡、或因求而作狂、或因得而相親相愛、或因失而相惡相仇、親可以疏、疏可以親、仇可以友、友可以仇、彼等之悲歡離合、瞬息萬變、簡直

教人想不來、料不到、這算一種甚麼行爲、算一種甚麼人物、然而他們還是動問國計、輒膺民社、現在又有一種最時髦的混事先生、叫做政客、他們這種徽號、是從那裏來的、我鬧不清楚、但顧名思義、可以知道他在政界當中、是一個客、不是一個主、既然不是個主、當然是以人的利害爲利害、以人的榮辱爲榮辱、所籌畫的、是人的私事、不是政事、所結合的、是人的私黨、不是政黨、他們的個人、與政治家截然不同、他們的團體、與政黨迥乎有異、大家千萬不要錯認了、他們到處可以作客、隨時可以變計、但求得人的歡心不定自己的主張、所以軍閥要打仗、他們也助威、軍閥想弄錢、他們就籌款、軍閥請客、他們也桌上桌下的去招待、軍閥行路、他們也馬前馬後的去照應、一味的獻勤幫忙好像是太元帥府裏一個侍從文官、究竟軍閥所辦的、是政不是政、他們所幫的、是政不是政、此時也沒有分析他的必要、權且不去問他、但是百姓方面、出的錢是不少、受的危害也很多、國家方面、更是分崩離析、不可言狀了、按這個官的責任、是爲民衆謀利益的、是爲國家策安全的、若聽着這些無品無行的齷齪鬼、用卑污手段、胡混上去、恐怕不是一種相當的辦法罷、所以我個人的意思、以後對於官

吏的進階、考試以外、應切實注意到請託、鑽營、情面、賄賂、四項。如經發覺、即予以法律上的制裁、法律不便制裁者、亦必須予以名譽上的懲創。所最可慮者、此等積習已久、人多不能脫出此等惡習以外、至時當事人員、或至代為掩飾、掩飾不成、或至代為脫卸、終歸於敷衍了事、不得澈底而後已。然此實為社會病的結癥所在、能否根本破除、就全看當事的人員有無此等決心、有無此等勇氣了。若大家仍是不去認真、事事以圓滑為得策、那就算是中國應該倒運了。

讀書人頂到作了官、就算是神通廣大了。古人的格言、他也讀過、史書的成例、他也看過、卸自己的過、能取證舉例的來掩飾、表自己的功、會引經據典的去鋪張。他的議論、可以顛倒是非、他的文章、可以抹煞功過、政府的威權、由他竊弄、國家的法律、任他伸縮。甚麼富貴在天、單看口角春風不春風、甚麼死生由命、全在筆下留情不留情。意之所及、即權之所到、心之所願、即勢之所能。智能無邊、富貴無量、於是官也升的大、錢也弄的多、官財兩旺、他還要去想那如松如柏的壽、又是吃鹿茸、又是喝燕湯、然而一方面不能忘情於如花似玉

的驕妻美妾，結果還是一個出入相抵，不見得就能富貴榮華萬萬年，但是百姓的生命，可是冤枉的不少，百姓的財產更是消耗的很多，國家的法律，也破壞了，政府的威信，也損失了，頂到現在，不爲民則已，如果是爲民，就應該研究研究這個官，不爲國則已，如果是爲國，更應該先研究研究這個官，以前既沒有設新官吏的養成所，現在又不能強普通人來作官，所有的主張，所有的政策，不得已，仍要藉重那些帶遺傳性的官場熟手，危險危險，稍有疏忽，就要被他們利用，變成他們的升官門徑弄錢工具了，中國兩千年來，甚麼也不進步，獨有這個升官發財的方法，研究到絕妙佳境，憑你再有甚麼智能，也不敢說不受這種方法的朦混欺騙，所以中國的政治家難作，因爲主義政策以外，必須另具一套燭奸防奸的本領，才能彀勉強辦得起走，若是不具這一套本領，憑你再有甚麼好主義好政策，結果也是等於零，大家不信，請研究研究宋朝的王安石。

無論甚麼事，必待作而後成，若是不作，決沒有成事的道理，所以遇上事，必求作事的人，對於不作事的，無論如何，要設法把他排斥出去，萬不可使他同那作事的混雜，釀成勤惰

不分的大病、但是求作事的人、也不是個容易事、一個人本來不作事、至時他給你擺出一個作事的架子來、只要把差事騙到手、他就要去升他的官、弄他的錢、事的成敗好像是與他不生關係似的、這是我們中國官吏的老把戲、變幻的極快、運用的透熟、一不留意、你的主張、就作了他的護身符、你的本身、就作了他的擋箭牌、所以變法的商君、從重去懲制那些不奉令的親貴、治蜀的孔明盡量去抑制那些好矯辨的奸吏、成事有道、敗事有因、千載一例、何分古今、依我個人的意思、在這個訓政開始的時代、對於這些作官的、要切切實實的下一種研究的工夫、鄭鄭重重的給他們一個深刻的辦法、再就病理論起來、他們是病的發源地、也是腐化部分的中心點、一切療治法、應該以他們作一個全體攻擊的總目標、若把這個地方放鬆、其餘一切就等於誤用、辦法維何、在原則上我的主張如下、

(一) 對於職務上、要指定責任、畫清權限、放棄責任者懲、侵越權限者懲、

(二) 對於考察上、要即事計功、按期責效、無功效者罰、功效不如期者罰、

(三) 關於責任上的規定、暫時要具體的、不要抽象的、要簡單的、不要複雜的、要淺近的、

不要高深的，基本上就是以不強人所難爲原則。

(四)關於考察上的規定，要以責任權限爲主體，不牽及平素的行爲，不涉及旁人的關係，根本上，就是喚起他們責任上的注意，及權限上的注意。

此外應當注意的，就是官吏的保障，及官吏的待遇，官吏在職無保障，自然就要乘機弄錢，以作去官的地步，官吏去職無待遇，自然就要設計固位，不甘去官的寂寞，因爲這個關係，官場演了許多怪現象，國家受了許多惡影響，這個完全是政府的責任，不能盡數推在那些不肖的官吏身上，凡事要行恕道，俗語說的，兩好並一好，才能彀行得通，天下事，不怕人不好，單怕作事的人不好，作事的人，如果先在裏邊，作些個對不起人的事，瞻徇顧慮，甚至於假公濟私，化公爲私，我這些辦法，結果還是等於零。

上所述的療治法，也像是一個剿匪的計畫，在農工商方面，是用防堵的辦法，不使病魔侵入，在士的方面，是用圈制的辦法，剪除病魔的羽翼，在求官的方面，是用堵剿的辦法，截斷病魔的出路，在作官的方面，是用剷撫兼施的辦法，消滅病魔的勢力，絕斷病魔的生機。

爲實行這些辦法、先要預防種種外感、不使他發生意外的危險、這些辦法、能否收到完全效果、雖未可知、然未腐化的農工商、必能藉此保持原狀、若再應用科學、逐漸改良、必能得到相當的進步、士與官亦當能漸見清醒、知所事事、不至永遠迷信財神官星、去作他的信實弟子、若再請出那四萬萬主人翁來、去監視着他們、自然也就可以按步就班、漫漫的移到政治軌道上去、不過我認爲這些辦法、步驟不宜凌亂、次序不可倒置、依次而行、方能收效、若不問病的來源、病的程度、病的現象、單憑個人的理想、主觀的見解、任意爲之、結果是如何、我就不敢說了、

最可怕的、就是國人對於政治上所持的態度、消極的、是不論好壞、一概不問、積極的、是不論好壞、一概要問、不問的、固然是不作、全問的、亦僅是快自己的口、談人家的短、不但於事無益、而且於事有損、結果下來、更甚於不作、無論甚麼事、通是由作而成的、不作、甚麼也就等於零、所以我認定這個不作、就是亡國的病根、不作再去破壞、就是加增亡國病的程度、肯作事、就是積極的救國、不壞事、也可以說是消極的救國、當時的人物、不要問他的知

識高低、不要問他的位置大小、只要看他作事不作事、壞事不壞事、就可以定他的價值、空
洞的偉人、解不了饑、當不了渴、大廟裏神像、空享祭祀、有甚麼益處、從此以後、我勸大家崇
拜肯作事的人、敬重不壞事的人、除此以外、憑他再有甚麼資格、有甚麼理想、只可拿他當作
一種裝飾品、斷不能承認他有實用的價值、

這個不作的病、在中國說、也算由來已久、因為地大物博、不求自足、不求、當然就不作、
自足更無須乎作、相沿下來、自然就要趨於保守、先鑄成一種保守思想、後養成一種保守習
慣、兩千年的政治學術、亦未能逃出這個保守意義以外、歷代帝王、襲用愚民弱民政策、又設
種種限制、把那個保守範圍、縮而又縮、於是弄的全國無生氣、人心如死灰、對於事不但無
操作的能力、而且無判斷的知識、不但無擔當的勇氣、而且無從違的決心、顧慮遲疑、畏首畏
尾、搪塞敷衍、欺己欺人、習於怯懦、認定進一步不如退一步、流於怠惰、深信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既不肯多事、又不求進步、兩面發揮、就把一個懶字的意義、發揮了個無微不至、世界
上因懶致亡的國家、不是沒有、我們再懶下去、恐怕就要覆轍相尋了、

就以往的事例考察起來，這個懶病，在我們中國，好像是一個大焚化爐，無論是什麼樣的政治良謨、甚麼樣的學術精義，一經投入，立成灰燼，縱留下些散烟浮霧，亦不過飛到空中，結成幾朵富貴花、篆就幾個平安字而已。對於國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計，從來沒有看見過有甚麼補助、有甚麼增益，這種情事，言之痛心，倡言救國，何以處此。頂到現在，我深信大家已竟感覺到不作的錯誤，想着打起精神來，一步一步的去作。但是練習未久，連用多滯，艱鉅並投，疏失難免，羣衆惡言相責，人或至於屢進屢退，職務中途交替，事亦不免忽作忽輟。作事的人，既不能爲整齊的努力，所作的事，自不能有繼續的進步。從此人存觀望，事亦停頓，結果還是一個動輒得咎、勞而無功，反倒給那些不作事的懶人，添加許多自寬自解的材料。關於此，我以爲就要涉及國民的道德問題了，假使作事的嚴以律己，依法進行，不予發言者以口實，發言的寬以待人，平情立論，不予作事者以難堪，對於事有合作互助的精神，對於人有相勸相勉的意思，以事的成敗爲權衡，以功的多少定標準，這些問題，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一種相當的解決了。

中國現在的流行病及療治法

國何以富、當然是生產多、國何以強、當然是力量大、欲使國富、當然是設法增加全國的生產、對於不能生產而反消耗的職業、自然要加以限制、欲使國強、當然是設法結合全國的力量、對於不加力量而反減少的事件、自然要加以防範、不生產而反消耗的職業、莫過於從政、爲富國計、是不是應該限制、不加力量而反減少的事件、莫過於內爭、爲強國計、是不是應該防範、內爭何以起、大概爲的是政權、政權何以爭、大概是想政權的人太多、想政權的人何以多、大概是從政的人、無限制、無標準、所以一個國家、若是對於從政的人、不立標準、不加限制、就是一種極危險的事、

爲農工商的人愈多、國家愈富、從政的人愈多、國家愈貧、農商工的職業、愈發達、國家愈穩固、從政的途徑、愈增加、國家愈危險、所以拿純理講起來、他們對於國家的關係、一個是正比例、一個是反比例、這樣說法、那些從政的人、不是在國家當中、就失了存在的價值

嗎、在無政府主義者、或抱的是這種見解、我現在尙不願作此極端的主張、我以為社會的關係、必須有經有緯、方能彀組織成一個片段、各種職業間相互的關係、是自左而右、自右而左的、可以說是緯的關係、政府對爲各種職業的關係、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可以說是經的關係、不過那緯的關係、取一個平行線式、經的關係、取一個集合線式、如果是平行線漸漸的加多、就把這集合線徐徐的引長、如果是平行線漸漸的引長、就把這集合線徐徐的分支、相維相繫、自然能彀不失聯絡、各收各的功用、若不願平行線加多不加多、引長不引長、一味的、在集合線上、添支線、加長度、恐怕這個單調的趨勢、就要迂迴屈折、自相紋亂哩、經線紋亂、緯線必受牽連、結果下來、就成了一團亂絲、若是遇上了剛明獨斷的高洋、來一個亂則斬之的辦法、大家立刻就要吃苦、就是托天之福、遇上一個溫和的政治家、不肯操切、然尋覓端緒、逐漸整理、也要耗費許多有用的時間哩、治國的人、對於這些地方、不能不算一筆總賬、

孫先生說、政是衆人的事、治是治衆人的事、被治的方面、既然是個多數、治的方面、當

然是個少數、且事治爲止、當然又是個有限制的少數、孟子雖把這治人者治於人者、平列起來講話、然亦不過是一個質的分別、決不是拿他們來作一個量的分類、國家要素、普通雖說是土地人民政事、然拋開人民、政從何來、可見這個政、不過是人民當中的一件事、決不能穀與人民等量齊觀、所以我認定土地再加上有組織的人民、就是國家的要素、政事就是組織上所表現出來的事實、人民對於這些事實、從自己部分內、尋出幾個稱職的人、代爲料理、這幾個人、就算是從政的人、近來稱這些人爲公僕、意思上似乎是的當、若是離開人民、另行號召一種團體來支配人民、怕人民反對、遂又極力擴充這種團體的範圍、不論甚麼好壞、一齊拉攏來、厚集團體的勢力、這就成了變相的皇帝、所拉攏的人、也就成了臣僕、不算是從政的人了、現在中國的人民、過於愚弱、不知所謂組織、在事實上、還要靠着幾個先知先覺、來替他整理一切、自然不能遽然拿這些嚴格的道理、來拘束大家、但是對於從政人員、總是要寧缺勿濫、才好、萬不可以人才缺乏爲口實、胡亂把那些青皮流氓、拉上去用、因爲官是有威權的、壞人作了官、就等於強盜有了刀、一經到手、就要去殺人放

火、這些弊病、前邊講的多了、此處從略、

基於以上的理論、現在的政治、似乎應首先注重人民的生產、對於應生產而不生產的、應該如何處置、對於不當消耗而消耗的、應該如何辦法、在短期間內、能使大家各歸各業、各安各生不再胡想不再亂動、就算是訓政第一步的美滿功效、若馬上就把一切主義上的規定、政策上的條件、一齊排列出來、計目設官、擴大政治的範圍、增加政治的人員、我認爲是一種極不做底的事、我記得前清時代、有一種考試制度、一種官階歷程、一種班列次序、限制既嚴、尙難倖致、雖其間亦有所謂捐班蔭例、然亦必須本身上有錢、祖宗上有官、方能進行、不是人人所能辦得到的、所以當時的政治總管腐敗、官吏總管卑污、一般人的心理、尙知安分、沒有甚麼許多的妄念、社會上的秩序、也就可以苟安一時、改革以後的情形、就與前大不相同了、其間的差數、究有多少、可藉下列的事實、一一計算之、

大軍闕小軍闕、一天一天的招兵、兵多官也多、國家沒有給他們設許多的軍官學校、自然就要禿子當和尚、胡亂將就材料、剃頭的修脚的、也許去充連排長、算命的看相的、也許

去作書記官、小校裏的學童、也可以參謀議、賬桌上的先生、也可以辦軍需、五方雜出、九流並進、在當時也可以說是野無遺才了、對於地方官、更是到一處、換一處、不是他的舅爺、也是他的子姪、優的是縣缺、肥的是局長、一門盡紅人、九族無白丁、在他們本身也算是惠及親族了、還有那些遠親近隣、一時不好安插、於是飛名片、寫薦書、不到衙署裏當師爺、也到局所裏充司事、連類而及、不曉得有多少無知無識的粗笨漢子、變成了非官非民的四不像、跑到鄉間、裝模作樣、引得那些拿鋤頭輪斧頭的先生、地也無心去耕、工也無心去作、就一天一天的去想那向外的道路、一夜一夜去尋那向上的門徑、結果是前頭丟了、後頭跑了、無奈何、逼着上梁山、越聚人越多、到了那羣英聚義的時代、那些軍閥老爺、又襲用張叔夜的成策去招撫、一旦就撫、於是私土匪變成官土匪、劫掠也罷、征發也罷、苦害老百姓的辦法、更要增加幾百倍、至於那些識字的斯文先生、更是不甘小就了、書房中的書、他是不教的、賬桌上的賬、他是不寫的、整年的、提着行李往外跑、投親戚、尋朋友、借錢用、找官作、流動生活、浪漫景況、結果變成一個拆白式的小流氓、再高一等的、就像是我們輩、軍閥認

識的也不少、官僚交接的也很多、學校裏也掛過名、官場中也嘗過味、不會作農、不會作工、沒有資本、更說不到經商、政治方面、事實上不容他澈底、教育方面、境遇上不使他安心、生活要緊、如何後可、不得已、只有旁着人家的邊、一天一天的往下混、更有那些五花八門的、大政客、今日是革命的偉人、明日是壽安的會員、忽而作買票的莊客、忽而爲賣官的坐頭、神通廣大、變幻無端、我們也鬧不清他們是那一流人物、只可以說是無奇不有了、像這樣的世道、這樣的人心、如果不從根本上清理一下、憑你是甚麼樣的主義、甚麼樣的政策、敢斷言是主張不下去、辦理不起走的、諸葛武侯說、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我相信這個話、有一點道理在裏頭、似乎是不能因時代性有變化、把他一筆抹倒哩、

就現在計算下來、軍官比前清增加幾二十倍、局所等類、比前清增加約在五倍以上、其餘如參諮顧差等、更是一個無量數的東西、究竟增加好多、尙未得到一定的標準、更因這些增加人員、不拘一定的資格、不加一定的限制、任人可爲、任人可能、於是又在那農工商的當中、發生出來許多半官半民的混合物、我國受經濟的壓迫、已經到了海枯山空的地

步、所以能維持生存者、全恃着這一點農人的生產、同少數的工商生產、改革以來、因軍隊的消耗、戰事的擾害、減去幾分之幾、土匪的劫掠焚殺、又減去幾分之幾、各機關的剝削、又減去幾分之幾、即此數端、較前清時代、已減了不少的生產、若再加上政治擴大的損失、移生產為消耗的損失、生產不安於生產的損失、所餘幾何、大家不可不計算一下、據我一家來講、壯丁共有十三人、吃筆墨飯的有兩人、算是靠得住、有七人或充小軍官、或作小師爺、然時上時下、靠不住常有事、只有四人在鄉下料理田產、算是生產者、附帶的毛病、就是個個穿長衣、表示一個不甘與農民為伍的樣子、結果下來、年年空賬、幾乎不能支持、這確是十餘年來所發生的現象、此雖是一家的關係、即此類推、全國的生計、就危險的很了、

軍事結束以後第一件要緊的事、我認為就是生產、生產的應該獎勵、不生產的應該限制、當生產而不生產的處罰、不當消耗而消耗的治罪、不當作官而作官的、設法改變他那官的趨向、不當作官而想官的、設法打斷他那官的念頭、假藉官的抑制、冒充官的誅鋤、在官誤事的、繩之以法、藉官作惡的、嚴之以刑、胡亂想官、認為不安本分、苟且得官、認為有

損人格、定官的標準、有官的道德、官的知識、官的能力、然後才可以作官、加官的限制、無官的道德、官的知識、官的能力、絕對不使他作官、不能倖致、不能苟得、大家自然就各歸各業、各守各職、各執各事、各盡各責、不至再有擾亂侵越的擾害、人才能上軌道、事才能有進步、不破壞有成就、然後始可以言救國、在這種時機、若不問人才如何、時勢如何、一味的去擴大政治的範圍、加增從政的人數、恐怕是熱病吃熱藥、不但病不能好、反要增加他的溫度哩、

國家的事、本不限於政治、而政治亦僅是當中的一部分、實業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力、學術可以推動國家的進步、組織可以厚集國家的勢力、運動可以活潑國家的生機、種種方面、不一而足、若單單認定政治才算是國家的事、從政才算是辦國家的事、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中國人的直覺、大概以各種實業、各種學術、爲個人的事、國家的事、僅限於政治一種、所以那些自命愛國的志士、通同是向那政治路上去跑、跑到沒有結果的時候、就倒回頭來、痛詆那些熱心實業、致力學術的人、爲不愛國、是個人主義、是冷血動物、試問這個政治、到底是甚麼、是不是促進實業的發達、提倡學術的進步、維持這些部分的秩序、保護這些

部分的安寧、如果脫開這些部分、那裏還會有政治的存在呢、假使四萬萬人通愛國、通去研究政治、這吃的從那裏來、用的從那裏來、總而言之、我們中國人、把政治看的太重了、把其他的部分、看的太輕了、誤了許多愛國志士、便宜了許多投機官僚、因為大家好說政治的話、弄的政治上不能安定、因為大家好作政治上的事、弄的各部分不好生產、一誤再誤、誤到如今、能否改正、就要看當事的人覺悟不覺悟了、進一步說、若再不覺悟、可真是不了、

如果把這個政治路的各要口、設一個檢查所、帶私貨的不放行、有殘疾的不放行、作強盜的不放行、變戲法的不放行、這個路只准好人走、自然就清平了、孫先生主張的考試、恐怕就是這個意思吧、再就政治路的各站頭、設許多監視員、走不動的、把他拉開、免得障礙大家前進、走邪路的、把他止住、免得擾亂大家次序、這個路只許當中走、自然就順適了、孫先生主張的監察、恐怕也是這個意思吧、因為有檢查所、那些不能上路的人、自然就斷了希望、安心立命的、去尋他自己的途徑、不再到這個政治路上瞎擠、因為有監視員、那些已經上路的人、自然就定了方向、規行矩步的、去奔他自己的前程、不再在這個政治

路上亂跳、孫先生見解、是高的、我佩服、我說了半天、還是跳不出他那個範圍圈、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我們這一號人、學問原來就有限、如今更荒了、教職是不敢當、政治本來是外行、如今要考了、官吏是不能作、然年方四十、去死尚遠、果能就此罷休、去作那泉林中的佳士嗎、我於此不敢自信、且亦不敢信人不如我、一時興發、就許到那政治路口上去望望、巧咧、檢查員是朋友、相見一笑、呶一呶嘴、不知不覺的就上了路、但是坐轎慣了、自是不良於行、既跟不上班、又合不上步、私心忐忑、如何搪塞那監視員呢、值這個惶惑不定的時代、迎面來了一個舊相識、此人非他、正是中心所顧慮的監視員、好了好了、甚麼事就好辦了、從此一路福星、直抵到私心所期的目的地、事後恍然、鬧了一溜遭、還是情面有用處、甚麼是國家制度、甚麼是國家法律、有了情面、就可以一通百通、一順百順、不但今生信仰他、就是來生、也還信他有無限的作用哩、哈哈、這樣一來、那些檢查所監視員、就等於零了、政治上的情形當然就要恢復原狀、那就算是糟到底了、

政治上甚麼通不怕、就是怕空說、怕搗亂、政治上甚麼通不可貴、可貴的是實作、是守

法、有人說政治的理論、不能不講解、政治的辦法、不能不表明、說亦何妨、政府不良、當然要推倒、政策失宜、當然要反對、亂亦難免、我認前者是學術範圍內的事、如果是講學術、自然不能禁止他不說、後者是革命範圍內的事、如果是談革命、自然不能強制他不亂、假使由學術的研究、已竟得到主張、再由革命的工作、已竟得到政權、這個時代、當然就要運用政權、實行主張了、恐怕不能單憑學術上的說、再容革命上的亂吧、如還是說過算了、試問這政權有何用處、革命的工作、就算是白費了、如還是亂個不休、試問這主張如何實行、學術的研究、也算是誤用了、孫先生四十年的苦工夫、全國中多少人的大犧牲、結果要教這個空說搗亂四個字、輕輕的把他斷送了、未免教人寒心吧、法律的作用、橫的是防範、縱的是推進、歸結到並行不悖爲止、中國人缺少秩序性、動輒得咎、不知自省、往往憑着本身的感情作用、利害關係、對於法律、任意去譏評、隨便去破壞、結果是亂了爲止、弄到權限混淆責任搖動的程、甚麼事也就無法進行了、實行的表現、物質上是努力、精神上是用心、歸結到於事有濟爲止、中國人缺乏責任心、好爲空談不尙實際、往往對於自己不負責的事、不

滿意的人、站在旁邊、極力唱高調、盡量造謠言、其實是說過完事、弄到思想紋亂意見紛歧的時代、甚麼事也就無從着手了、統計下來、不守法的人越是搗亂、不實作的人、偏好空說、反過來說、守法的人、決不搗亂、實作的人、決不空說、一個人若是自己不法、又去破壞大家的法、自己不作、反倒議論人家的作、這個就算是不道德、然而這類事實、未見得不發生、在我個人的意思、以為建國如同造屋、單講圖樣、不去搬磚弄瓦、總是沒有屋住、一邊造、一邊拆、還是不會有屋住、現在圖樣是有了、只要大家肯去搬磚弄瓦、就是好角色、只要一層一層的往上造、就算是有功效、不必今天嫌他拙、明天說他慢、拉下來、停着功、另去找人、要知道我們中國、能工巧匠很少、換一百回、也是這麼一回事、白白的耽誤工夫、並得不到其他的絲毫益處、如或別有作用、想把人家拉下來、自己去吃那小工的飯、那個自己可要切切實實的去作、如果像吳稚暉先生說的、把那個作字忘掉、小心點、防備着、恐怕也有人在一邊打你的主意哩、

中國的新生機

有某甲欲向安樂地方去，中途遇上強盜，逼着他走岔路，又遇上騙子，引着他走迷路，開的路費也淨了，身體也病了，路旁吟呻，那些強盜騙子還要打他的主意，在這個危急當中，天幸來了一個義士，給他打倒強盜，驅逐騙子，回頭來還要想成全他的志願，在這個時代，是就引上他行路呢，還是先給他治病呢？當然是先治病，病好了，再說走路。中國兩千年來的情形，同這個路人差不多，所以我先研究中國的病，接續着找出來一個療治法，病好了，才能夠有新生機哩。

又有某乙，想蓋一處新式房子，圖也繪好了，計畫也完善了，無奈那坐落的地基上，經許多不講公德的人，取土用泥，把地面弄的高低不平，又經許多不講衛生的人，傾倒垃圾，把地皮弄了個污穢不堪，當這個時代要興工，是先築牆壘石呢，還是先墊地除穢呢，不用說，當然是先把地基墊平，污穢除去，算是第一步的工作，中國兩千年當中的惡習慣怪現象，

可算是積累重重、不可究詰、若不設法把這些壞東西除去、遽然就在上面建築起來、恐怕是根本朽腐、不易堅固吧、所以我欲講新中國、先講舊中國、希望新中國的好、先講舊中國的壞、壞東西除去、才能夠有新建設哩、

中國人是懶的、除一身一家的切近利害以外、總是遇事推諉、遇事敷衍、不肯就事的本體下工夫加研究、相沿下來、就把那作事的能力忘掉了、頂到現在、不要說對於政治上缺乏能力、就是一切普通事件、一到中國人手裏、立刻就要糟、大家不信、請把中國一切公共的事件、看看是甚麼結果、再把外國人所經營的事件、看看是甚麼結果、在中間稍爲比較一下、就明白了、對於這些缺乏能力的人、若是不計事的大小難易、稀裏糊塗一齊拿給他、勉強教他去作、恐怕他們就要知難而退哩、即是不退、他也許打一個搗蛋主意、爽性的給你個不作、你若是問到他、就沿用那一套舊本領來推諉來敷衍、這樣一來、甚麼事也就辦不起走了、所以當這個訓政開始的時代、對於政治上一切的事件、我主張不要貪多、不要務遠、量力責效、不效則懲、

中國病是多的，實業也不改良，教育也不進步，政事又腐敗，軍事又紊亂，個人間、國家上、病勢重疊，觸目皆是。若想一旦除去，其勢不能一點一點的去，一步一步的走，未必不能漸入佳境。若一經登台，覺着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好，立刻下一個除惡務盡的決心，馬上就把所有的病揭出來，勉強大家去改，不要說大家不想改，就是滿心的想改，恐怕也改之不可勝改哩。俗話說去病如抽絲，不能說他沒有一點道理。近來雖有割治的辦法，若是遇上一個積癆症，恐怕單用這個割，是不成的。中國這個病，有兩千年的歷史，已經蔓衍到全部，如果要全部去割，是否有性命的危險，實在教人沒有把握。所以對於中國的弊端，我的主張，是可除者除，如有連帶關係，不便於遽除者，只有先行清理之一法，端緒理清，再行抽減，乘勢用力，勿貪近功。

照以上的辦法，作事的人，自然要一天一天的多，壞事的病，自然是一天一天的少，人多作的事多，病少壞的事少，一加一減，所餘的就是中國的新生機。但是必須注意的，有兩件要緊的事，一件是貪功，一件是卸過。中國的官吏，向來對於這兩個辦法，研究的是極

精、運用的是透熟、無論是哪個作的事、他也會曲曲折折拉到自己身上來、無論是哪個壞的事、他也能掩掩藏藏推到人家身上去、一不留意、就要被他瞞過、這一瞞、就要弄的功過不明了、功過不明、賞罰自然就要不公、賞罰不公、作事的要吃虧、壞事的就要討巧、吃虧必然是灰心、討巧自然是得意、灰心的當然以後不再作、得意的當然以後更要壞、兩面一擠、就把這一線的生機、又擠掉了、所以我主張、對於這種事件、要嚴爲防範、一經察覺、立置重典、不寬假、不猶豫、憑他再走門路、再託情面、或是買出人來代他洗刷、請出人來替他辨白、總給他一個咬定牙根、無論如何是不准、

這樣一來、大概這一線生機、就可以保全、此後再逐漸培補、依次推廣、當然就可以日臻完備、但是當中的條目太多、如法律如政治、如實業如教育、及其他國內一切業務、無一不在此範圍以內、分類研究、須待專家、決非此處所能詳盡、我所注意者、不過是辦法中幾個最有效的動力而已、至於如何方能夠培補、如何方能般推廣、自有主管人員負責、一概從略、最有效的動力、是那幾種、在政府方面、我認爲是地方官、是監察院、何以言之、因爲生

機的範圍雖大，仍可以用一個事字來包括，只要大家各作各的事，自然一切通能得到相當的發達，相當的進步，倘若是不作，自然甚麼也就無望了。關於地方的實業教育，誰能教大家作，防止大家不作，地方官似乎是有些權力。關於國家的政治法律，誰能教大家作，防止大家不作，監察院似乎是有些權力。所以我主張，被治者方面的事，暫行藉重地方官，治者方面的事，須要注重監察院。

既是民國，應該民治，藉重地方官，理論上當然是不通。但是中國的百姓，被動已久，除一身一家外，一切聽命於官。地方的實業教育，由官而興，由官而敗，官若是不問，不要說教他們自己去辦，就是已有的，也保存不住。這種情形，一見屢見，並不是故意誣鱗那些好百姓。將來如何，我不敢說，現在若是脫開那些地方官，地方上的公事，敢斷言一件也作不成。可是他們服從的是官，無論甚麼事，經官一說，馬上就可以作得通。所以我主張，當這個始行訓政的時代，地方上一切公益事件，權且藉重這個地方官。不過前日的官吏，大半是要錢不作事，若不加以改正，遽然就去藉重他，當然是無把握。若設一種官吏養成所，考試以

後、使他們入所學習、擇優任用、嚴以考程、假以時日、就地方事的成績、定他們的功過、我相
信比直接向百姓身上想辦法、容易得多、

五權並列、不容偏重、注重監察院、理論上當然又是不通、但是官場習慣、惡劣已極、升
官發財以外、甚麼事也不能感動他們的心、國家的政治、由他們操縱、國家的法律、任他們
通融、不要說是整綱飭紀、督率部屬、就是他本身上的責任、也是若有若無的、不大理會、這
種現象、更是層見迭出、不是我有意糟踏那些闊大爺、將來如何、我也不敢說、現在若是
不給那些作官的一點怕局、敢斷言國家的設施、不能收圓滿的效果、可是他們想的是官、
怕的是罰、給他一個信賞必罰、自然就不怕他們不作事了、所以我主張、在這個初事建設
的時代、政府方面的機關、要首先注重這個監察院、但是監察院必須公平、必須正大、更要
一個光明磊落、說出話來、只許是不許錯、若是常講錯話、那就糟不可言了、所以監察員
的資格、務要審而又審、慎而又慎、容不得含渾、容不得差池、如果能衡量有度、鑑別有真、作
事的有所鼓勵、壞事的不能幸免、大家知所趨避、自然就各作各的事、不至再到事外邊胡打



注意了、治亂國用重典的話、雖然是有毛病、然在這士風日下的中國當中、我總覺着道德的感化、不如刑賞的制裁、容易收效、

以上所講的兩種辦法、本不是個常道、不過求國家生機的發達、不得已、就訓政的方便上建設的方便上、尋出來的一種臨時救濟法、如果以後、百姓能自動的去作地方上的事、官吏能自動的去作責任內的事、這個辦法、自然就要改變性質、在當中特別活動的那個地方官監察院、自然也要歸還他的本位、規復原有的職權、因時制宜、適可而止、並不是蔑視民治、主張官治、也不是破壞五權、偏重一權、大家千萬不要誤會了、還有一個聲明的地方、這兩種辦法、是着眼在生機發達的推動力、根本上是因爲中國的百姓、把地方上的公共利益、拋棄了、中國的官吏、把職守上的固有責任、忘掉了、若不藉政府的力量、去推動他、任他自己的惰性去活動、恐怕是一個覆轍相尋、不能得到相當的發達、國家的新生機、就沒有希望了、但是人類作事、決不能全靠推動、大部分的事、還是要靠自動的去作、方能成功、推動的作用、不過是政府對於國家一種補偏救弊的辦法、不能算是成事的重要原因、所以講

國家的生機、不能不再去考究人民自動作事的方面、考究自動作事、不能不考究他的動機、中國人自動作事的動機、大概可分爲兩種、一是本身的要求、一是家屬的生活、

中國未脫宗法遺習、社會組織、還是以家爲單位、家中的個人、爲家而努力、爲家而犧牲、個人的事、就是家的事、家的事、就是個人的事、糾結一團、不能分析、於是個人的道德、個人的知識、個人的能力、就完全顧慮到家爲止、家以外就認爲於本身無干了、所以求學爲的是家、作事爲的是家、就是作了官執了政、表面上雖說是爲國爲民、然而骨子裏邊、仍脫不掉那個光宗耀祖的舊念頭、一切事、既是以家爲中心、自然就單有家的計算、不能有國的計算、至於那社會全體的計算、更是講不到的事、現在各國並立、所有的政治學術、無一不注重在國、就是當中那些損益伸縮的變化、也無一不以本國的社會情形爲對象、中國人若還是你願你的家、我願我的家、這個國自然就成了了一個分崩離析、不能爲一致的行動、那裏還能說得上救國呢、可見這一種爲家的作事動機、已有改正的必要了、

人生所需、常有要求、舉凡精神物質、無一不是個人要求的對象、但物質有限、人類極多、

不加限制、其勢必爭、精神方面、雖較爲寬泛、然所忌者是妄是錯、制止這個妄、改正這個錯、非有學術不能收效、中國的學術、大半消極、對於物質、注重戒貪、對於精神、偏重性理、但戒貪有礙物質的進步、性理亦非精神的全體、頂到現在、已失了範圍人心的效力、一時新舊衝撞、泛濫無歸、各個人對於物質精神的要求、遂多憑本身一念的衝動、是妄是錯、毫無相當的覺察、十餘年來、政治上的擾亂、個人間的糾紛、無一不是這個漫無限制的個人要求、從中作祟、演出來的現象、就是土匪也想當軍閥、學生也想作政客、兵士想大官、農工想橫財、一切無限制、無軌道、憑着個人亂想、把原有的事、破壞了個掃地無餘、把現在的事、弄了個無法着手那裏、還說得上建國呢、可見這個爲我的作事動機、也非根本改正不可了、

就以上兩種事實看起來、人民雖因家屬的生活、本身的要求、自動的去作事、然又因社會進化的關係、及人心浮動的關係、發見了許多不合時宜的痛症、政府於此、若是不負一份改正的責任、流弊所及、還是一個救國不能、建國無效、由前後各種情形看起來、現在的政府、對於人民被動作事的方面、要設法去推進、對於人民自動作事的方面、要設法去改

正、二者缺一、就不能夠達到救國建國的目的、現政府的責任、也就由此決定了、大家對於政府的批評、此後似應以推進改正兩種作用的效果爲準、若看到那裏說到那裏、聽到那裏講到那裏、沒有一定的歸納、恐怕議論就要失平哩、凡是救國建國的政府、其中礙難必多、遇事求全責備、敢斷言不是國家的福、

被動去作的事、大半是公共的事、政府必須指定公共的責任、成事的收功、敗事的受過、賞罰分明、使大家不能不作、不敢不作、自動去作的事、大半是私有的事、政府總要標明私有的分際、家以外還有國、己以外還有人、界限確定、使大家不能妄作、不敢妄作、不敢不作、則國無廢事、不敢妄作、則國無亂事、公私兩面、努力前進、並行不悖、國家的生機、自然就要發達、自然就要進步、日積月累、終成富強、若是離開這個作事問題、另向他處尋門徑、結果如何、我就不敢下斷語了、

再依作事爲標準、把我們中國人分析起來、在私有事的方面、有一概不作的、有爲本身去作的、有爲家屬去作的、有把公益事項、劃到身家範圍以外、完全不作的、有把公益事項、

牽入身家範圍以內、勉強去作的、其間優劣、雖有不少的分別、然大較總是以身家爲中心者多、在公共事的方面、有一概不作的、有爲威權去作的、有爲體面去作的、有迫於法令不敢不作的、有惑於利祿不肯不作的、當中賢愚、雖亦有若干的等差、然總計還是以國家爲中心者少、政府爲求國家的發達進步、自然要分別等差、依次糾正、但根本上、仍不能外推進改正兩種原則、不過交互爲用、在被動作事上、加若干改正作用、在自動作事上、加若干推進作用而已、至如何加減、自然是以作事者所犯的病症爲準、斟酌適宜、純乎是當事者的權限責任、我們可以不問、

以上所述的辦法、多合法令的性質、犯法犯令、必待察覺而後能制裁、其勢不能徧及、所以立國的真精神、仍在國民對於作事的道德、現在特別注重法令、是不得已的一種臨時救濟法、若專恃此術、必有時而窮、所以一代之興、一國之強、必有許多爲事犧牲的豪傑、爲之倡導、決不是臨財苟得、臨難苟免的人所能奏功的、日本西鄉大將、在戰爭時講學、忽有砲彈飛入、門弟子驚慌失次、西鄉說國事多得很、遇事驚慌、如何去擔負呢、遂講如初、德

帥興登堡、受命而戰、士卒潰散、彼獨不去、曰我的任務未了、我們中國的先軫、戰鬪而克、曰戰勝不賞、是國失賞也、勝而賞我、是賞無禮於君之人也、遂赴敵而死、這些人對於自己的責任、是何等確實、對於自己的分際、是何等分明、其餘像弘演剖腹納胆、介之推割股奉君、或爲忠死、或爲義死、或爲勇死、種種犧牲、難以數計、這才算是國家的正氣、立國的真精神哩、在人民方面說、這才算是國民的道德、建國的真能力哩、若是一天一天的、鬼鬼祟祟、見利向前、遇事退後、單顧自己、不顧旁人、寧全一家、不全一國、因循苟且、羣然不以爲非、這個國究竟是能救是不能救、就成了一個費研究的問題了、但是這種病、我們確實看出來是皇帝以富貴操縱人的一個結果、來道而來、再使他去道而去、似乎不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東西、能否徐徐消除、就看政府的措施、得法不得法了、

這一段文字、是跟着療治法來的、病好了、就設法使他有生機、生機有了、先設法去保存、保存住了、再設法推動他、使他有進步、有了進步、就改正他、使他爲正當的進步、但是推動無論如何得法、改正無論如何收效、總不如他們自動的去作、自動的不妄作、可惜中國

人是不作慣了的、是妄作慣了的、驟然間教他們去作、教他們不妄作、除令行禁止以外、無辦法、所以不得已、才來注重這個賞罰、我非韓非學派、大家不要錯認了、如果大家對於事、肯去作、不妄作、已竟成了習慣、自然就要脫開法令、單純的去講民治、所有的法令、也可以備而不用、至於立國的精神、建國的能力、純乎是以國民的道德為基礎、道德的內容、是有人、有人、有家、有國、有人類、有世界的、決不容為單調的活動、一有所偏、就成了一種道德病、國家的全體、跟着就要受影響、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道、大道不立、民無所依、孫先生把所有的主張、歸結到天下為公、其中確有至理存在、為衆人作事的人、若是離開大道、一味地去用術、就可以說他是不知本、他的功用、也不過作一個拆東補西、此是彼非、決不會有一貫的成功、大家不信、請把歷史上的權奸勢豪、謀主策士、仔細檢察一下、到底給社會上留的是甚麼東西、他那後代子孫、受的是甚麼報應、就可以恍然了、

關於生機的實質、因十餘年的擾亂、交通機關也破壞了、教育設備也摧殘了、政治的系統也紊亂了、實業的組織也漫散了、至於百姓方面、更是農不能安於農、工不能安於工、商

不能安於商、公私交困、幾無生機之可言、現在施政、當然是對於存留者、設法保全、對於殘餘者、設法恢復、保全恢復以後、方能說到改良、方能說到擴充、至於美備完善、決不是一時所能辦得到的事、所以我的主張、對於一切暫求最低的效果、在人力所能的範圍內求改良、在時勢所許的範圍內謀擴充、不妄求美備、不強謀完善、免致爲勢所阻、強人所難、終至於中途擱置、反爲無識者所非議、古人說欲速則不達、確是我們一個好教訓、對於一切事、果能按照以前所講的種種辦法、一方面推進、一方面改正、交互爲用、依次進行、我相信這些事業、能日積月累、漸至於美備完善、若急以求之、就怕成了揠苗助長、是否如此、將來當事人員、自然還有真切的研究、我於此不過是我見我說而已、

中國的新生命

國家是個人造的有機體，但人事的成就，即是我見的表現，我見的成因，必受境遇的影響，國家既由人造，所以國家就是一個我見的集合體，也就是一個境遇的附產物。境遇是農，就往往造成一個農業國，境遇是商，就往往造成一個商業國。此類成例，像古代的腓尼基、司巴達，就是當中的顯著者。又如以前的俄，因為他處在大陸的極邊，他就去注重陸軍，造成一個陸軍國；現在的英，因為他處在大洋的當中，他就去注重海軍，造成一個海軍國；德國想衝破英法俄的重圍，就去迷信武力，日本想獨握亞東的霸權，就去主張侵略。其餘世界各國，莫不各因各的境遇，各選各的方針。在他們自己方面，未必不願盼自雄，以為得計。然結果下來，腓尼基因商業失於渙散致亡，司巴達因農業習於粗暴致敗，俄國的陸軍，反作了共產黨的工具，德國的武力，倒成了條頓人的禍根，就是英國的海上霸權，日本的陸上侵略，將來是不是他們自己的催命符，明眼人當早已內定於心了。總而言之，人不能

違天、天生之天殺之、庶乎可、若是天生之人殺之、無論你有甚麼奇才異能、總不會辦得通、所以古今來天地間、所有的團體、所有的辦法、只要當中含的有殺人性質、其結果必至於自殺、不過能力大的、多延緩幾天、能力小的、少延緩幾天罷了、但是他無論如何延緩、決不能殺像釋伽耶穌的教義、有幾千年的繼續、總是個旋起旋滅、多者百年、少者數十年、及身而亡的、在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的常例、世界上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不去推求這些道理、單單的在那殺人的辦法當中、打主意、甚麼樣的經濟政策、可以吸收人家的金錢、甚麼樣的侵略主義、可以奪取人家的土地、外交上用欺詐、政治上用權術、其實人不是獸子、吃你一回虧、記你一次賬、積得多了、總該有結算的那一天吧、一出一入、結果還是個等於零、若是遇上個同你一樣的不講理、還許給你個倒撥皮哩、甚麼是巧、甚麼是拙、甚麼是弄巧反拙、兩面一打算、就明白了、

人類是有理性的、所受的教育程度境遇影響、雖有不同、然對於得利受害兩種、無論何人、通有相當的感覺、至死不悟的、絕對是個少數、外交上若是抱定一個得利主義、變盡方法

教人家去受害、憑你是如何巧妙、決維持不住彼此的感情、所以現在不欲世界和平則已、如果欲世界和平、彼此兩面、除開誠布公以外、無辦法、國民是有組織的、各種的位置大小職務分別、雖有不同、然對於權利義務兩種、無論何事、均有相當的分際、浪漫無度的、絕對不能容許、本身上若是抱定一個權利主義、變盡方法讓人家盡義務、憑你有甚麼威權、決避免不了彼此的衝突、所以現在不欲國家安定則已、如欲國家安定、官民兩面、除各盡各責以外、無辦法、

我們中國、地大物博、不求自足、自然無需這外交上的利益、且積弱已久、自保不暇、更說不到外交上的利益、所以外交方面、自不必顧慮違背世界和平的原則、所最可慮者、就是內政上的措施、中國的政權、自三代以後、向來是由土匪式的軍閥、合富貴場的官僚、來操縱、好與不好、單憑他們的良心、所有的全國百姓、聽之而已、既不能問他、又不敢問他、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全民所託的政權、當作自己私有的東西、耐好就好、耐壞就壞、甚至於玩到不耐煩的時候、就許當作一種餽贈品、輕輕巧巧的、送給他那舊相知、我記得前清的西

太后說過、把我鬧煩了、我就把這個東西、送給外國人、這話確不確、我也不敢說、但即此就可以證明他們的心理了、有權的人、是無拘無束慣了的、是自尊自大慣了的、又在書上頭、看見那些以上臨下、以尊馭卑、以貴役賤的、舊規條、於是一入官界、就不知不覺的、彷彿比那些又勤又苦的老百姓、大幾百倍、高幾百丈的樣子、頂到現在、這一種夜郎自大的病、在一般作官的心理當中、未見得一時就能去掉吧、凡事看得通、然後才能殼作得到、作官的人、若是在自己心理上、儘着把這個官的觀念往大處放、憑你口裏再講甚麼自由、甚麼平等、事實上總是不會對的、所以現在不講自由不講平等則已、如果是講自由、講平等、就應該先從作官的心理上講起、作官的心理、改正以後、其餘就迎刃而解了、

果能在法律上心理上、得到了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對於各色人物、自然就無所謂尊卑、無所謂貴賤、對於各種職業、自然亦無所謂鄙棄、無所謂羨慕、各就性之所近、擇職業的種類、各盡力之所能、謀職務的發達、不因尊卑移志、不因貴賤分心、各盡所長、各勤所事、一切事業、當然有長足的進步、國家應有的職業、不至以卑賤見棄、國家所有的人才、不

徒以尊貴爲榮、爲有需要、而有職業、爲有職業、而有人才、各得所用、各應所需、一切事業、當然爲平均的發達、

中國的政治、向來是注重在官、就是號稱政治清平的時代、也不過是尋幾個彼勝於此的官而已、至於國家所需人民所需的一切重要職業、通同是聽着那些無知無識的老百姓、自己去生、自己去滅、除催討租賦以外、就看不見政府對於百姓有甚麼作用、大概他們所注意的、就是一個政權、把政權拿到手、政事的好壞、就不甚過問了、所以他一切的功令、不過爲的是政權保持、一切的禁令、不過爲的是政權侵奪、對於人民、有猜忌、有防範、無融洽無扶助、確確實實的成了一個對待的關係、既分彼此、利害自然就要不同、害民的官必富、愛民的官必貧、所以這一家哭一路哭、在歷史上、就成了一種不能並容的公例、後來的官、爲避免這個貧、貪圖這個富、於是極力搜刮、不問人民的死活、專好貨財、那計國家的存亡、一時的百姓、怕他們來打自己的主意、亦多遇事消極、希圖幸免、各種職業、遂又受了不少的惡影響、出錢買強盜、但求不焚殺、在百姓方面講起來、可算是最痛心的一件事、稍具天良

的人、當然不至覆轍相尋、重壘罪孽、但情性所及、勢難遽止、隨波逐流者、未必沒有、這個就要請政府注意了、按作官的人、不過是國民中的一份子、作官的事、不過是國事中的一部分、有何足貴、有何可榮、進一步講、拿百姓的錢、作百姓的事、性同僱傭、還許要比百姓低一級哩、作官的先生、何必自欺欺人的、鋪張門面、惹得大家來想、想的神也定不住、事也忘了、作於國於民、究竟有甚麼益處呢、一句話取個總、中國的官、權利太多了、義務太少了、若不把這個官字號裏生意、同旁的號裏生意、拉平、憑你再想甚麼辦法、政治上也是不能安定的、政治以外的各種事業、也是不能進步的、

天道至公、禽多羽而減其足、獸添足而去其羽、有角的不使他生爪、有爪的不使他生角、可見這獨強獨弱、皆不是天的本意、所以物在天然限度以內、謀本身的發達、天必擇之、物在天然限度以外、謀特殊的發達、天必抑之、若在天然限度以內、不注意本身的發達、那就是自己淘汰自己、好生的天、也把他無可如何、天生物必賦他以相當的部分、使他得以遂其生、但是遂生以外、就不是天的本意了、他自己若是單抽一部分、使這一部分為特

殊的發達、想着藉這個發達的結果、去壓伏人、去制裁人、目的是害人的生、能否達到目的、暫不必去問他、然而他本身的其他各部分、必要先受牽累哩、若是到了那牽累不堪的時代、雖然是脫開了那個消極的淘汰自己、恐怕這個積極的淘汰自己、又要轉回來了、這些道理、不論是物、不論是人、不論是國、只要他是個有機體、就能在他身上、找出極明顯的證據來、所以一個有機體、若是全部分不發達、固然是個弱者、若是一部分特發達、結果還是個病者、國家也是一個有機體、若是不顧慮到全體、特別的去注重陸軍或是海軍、或是偏重在農、或是偏重在工商、單求一部分的發達、雖比那全部不發達的、略勝一籌、然結果下來、還是逃不脫那個淘汰自己的公例、由這些道理推究起來、我們中國的新生命、應該在天然限度以內、謀本身的發達、又應該在本身部分當中、求平均的發達、不但是對於本身不發達的病、應該排除、就是那一個部分特發達的病、也是應該排除、

中國得天獨厚、土地是大的、物產是富的、人口是多的、文化是古的、揮發固有已足自雄、所以對於自保以外的、侵略政策、吸收主義、以及其他種種損人利己的事、我們大可以不講、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極力求內部的發達。不過中國向來對於藩屬，僅有武力的壓迫，沒有文化的陶鎔，武力一減，立成隔絕，所以頂到現在，內外蒙前後藏，以及青海伊犁等處，仍是信仰不同，情感各異。服則示之以恩，叛則懼之以威，本是國民儼同化外，就領土方面看起來，各處的發達，已竟失了平均。若再不設法去聯絡，恐怕愈演愈深，國土上失了完整，造成各部分離的結果。孫先生所主張的鐵路政策，未必不是有見於此。交通的關係，在國家當中，確如身體上的神經系統，血管脈絡，稍嫌遲滯，即成癱瘓。刻下如欲保全國土的完整，團結全部的力量，除極力整理交通以外，無辦法。中國向來對於職務，僅有官吏的獎勵，沒有平民的獎勵，官吏一級，獨據尊榮。所以頂到現在，農工商賈，以及其他種種職業，仍是為大家所鄙棄，為大家所輕視。智者不屑努力，愚者但求苟安，國家富源，羣然放棄。就人民方面看起來，各級的發達，亦失了平均。若再不設法去補救，恐怕愈趨愈遠，國民失了調和，釀成階級鬥爭的事實。孫先生所發表的實業計畫，未必不是注意到此。實業的關係，在國家當中，又如身體上的營養機關，滋養材料，一有缺乏，立感饑慌。刻下如欲維持國

民的調和、增進各種的生產、除極力提倡實業以外、無辦法、

各種地方、用交通機關、把他聯絡起來、人可往來、物可懋遷、貨品因交易而平均、知識因交換而平均、互相關聯、情意相通、當然不至別有所向、再去當那強盜國家的傀儡、各色人等、用職業組織、把他範圍起來、野無游民、國無廢事、業務因協進而平均、能力因互助而平均、各有所事、責任有關、當然不至漫無所歸、又去作那欺騙政客的工具、由此看來、整理交通、不但是保全國土的完整、結合各部的力量、並可以減去多少的外患、提倡實業、不但是維持國民的調和、加增各種的生產、更可以減去多少的內爭、無外患、無內爭、然後方能安心去運用政策、實行主張、國家的事業、才能彀有積極的發達、

主張是甚麼、我贊成的、是三民主義、政策是甚麼、就是爲實行三民主義、所想的種種辦法、這個在當時、大概是無人反對、我們無須深說、但是無論是甚麼主張、對於情勢太不通的社會、就不能彀遽然去實行、無論是甚麼政策、對於力量達不到的地方、就不能彀冒然去運用、中國讀書人、想作官的多、想作事的少、官想不到、就要橫生異議、遇事阻撓、少數的、

還不礙事、若是多數、他就要藉革命的題目、同你搗亂了、使你的主張、根本搖動、還說甚麼實行呢、若是把實業的價值、提高起來、藉以轉移他那以官爲榮的念頭、當然是調和人民

的唯一良策、中國各屬地、名義上雖有宗主的關係、實際上確無絲毫的聯絡、稍有失望、就要發生疑懼、遇事誤會、近處的、還許有辦法、若是遠處、他就要藉獨立的招牌、同你分家了、把你的政策、根本打消、還說甚麼運用呢、若是把交通的事業、提前來辦、藉以消除他那特

遠不服的謬見、當然是保全領土的第一要義、孫先生的見解、是高的、當日在這三民主義

當中、特別提出來一種實業計畫、一種鐵路政策、當然是有意思的、請大家不要忽略過去、

能把土地打成一片、所有的物產、才能算是國家的富、能把人民化爲一體、所有的力量、才能算是國家的強、但是對於各處的土地、不能爲平均的處理、平均的待遇、無論如何、不能打成一片、對於各級的人民、不能爲平均的處理、平均的待遇、無論如何、不能化爲一體、

中國向來重的是官吏、有勳名、有榮典、有威權、有俸金、農工商應該如何、中國向來重的是內地、有駐防、有守宰、有火車、有電線、蒙回藏應該如何、國家已竟受了官的病、若再不改正、

恐怕要給共產黨造機會哩、蒙藏幾次受過人的制、若再不補救、恐怕地圖上要變顏色哩、況且未到先知的孫先生、早早的就給我們預備了一個實業計畫、一個鐵路政策、若是大家仍是故轍相襲、圖省力、順着走下坡、那就算是革命尚未成功了、

大家對於主義、不是單要文字上的解釋、言語上的分析、知識上的記憶、最重要而且必須的、就是一個實行、由實行而見諸事實、由事實積累而至於成功、到了真正成功的時代、才算是責任終了、在實行當中、必須具的條件、就是實行的道德、實行的知識、實行的能力、實行的勇氣、以私利爲中心、假主義以行之、固是道德缺乏、以私見爲中心、假主義以行之、仍是道德缺乏、結果是私利的競爭、與私見的紛擾、於實行主義上、反生出許多的障礙、不認識主義、固是知識不足、誤解主義、誤用主義、還是個知識不足、

結果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於實行主義上、仍得不到相當的益處、口上講得透澈、筆下作得透澈、可是交給他一件事、他盡心竭力的、辦不起走、這就是無能力、見得到、說得出、作得通、可是一遇上甚麼刺激挫折、他就要棄職潛逃、這個我說他是無勇氣、替衆人担担

了、本是人情所難的事、費力不討好、除別有作用的不計外、那有不灰心的人呢、但是既自命爲孫先生的信徒、這個話可就說不起了、你若是拂袖而去、那些爲私利爲私見的先生、同那個五民主義三權憲法的先生、通通都要擠上來了、你這一去不要緊、若是把個三民主義、也帶下去、這個民國就失掉靈魂了、所以我希望一般有道德有知識有能力的重要人物、多加一點勇氣、這不是我個人敢勉強大家、因爲孫先生一生是如此主張、我亦不過是再說一遍罷了、

天下事、就怕無辦法、有了辦法、就怕不作、如果要作、就怕無能力、有了能力、最要緊的、就怕無道德、因爲無知識、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走岔路、無勇氣、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走短路、若是無道德、就要假公濟私、藉名漁利、不但於事無益、而且於事有損、簡直可說是開倒車、開倒車的人、若有知識有能力、更要增加倒車的速度、反不如無知識無能力者、易於挽回、所以道德是萬事的根本、作好作壞、全依道德的程度爲準、一個人若是把道德丟開、權大就要壞的事大、術多就要壞的事多、一人當國、可以亡國、一人治家、足以敗家、古今來、此

種成例、隨在皆有、稍一留意、利害自見。當這個黨政未盡融化、軍民未盡相安的時代、我並不是故意的、拿這些迂腐話、填成高調的曲詞、圖快人意。實在是因爲利害的事實、擺在那裏、不能不鄭重其事的把他說明了。道是甚麼、我以為是當由之路、德是甚麼、我以為是行道之積。作事的人、能對着這個事、去尋一條當由之路、努力以赴之、自能於事有益、若脫開這個事、另作一種、自便之計、假事以行之、當然於事有損。公私間分成敗、功過上定是非、有必然的關係、非偶然的性質、何棄何取、其間當無猶豫的餘地。現在的國民黨、是完全把國家的事自己擔負起來了、成則收功、敗則受過、爲黨爲國計、不能不把這些作事的人、分別一下吧。但是各有各的是非、各有各的觀察、究竟誰是功、誰是過、誰是公、誰是私、還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欲救濟這個病、只有應用前邊所講的那個辦法。功過是非、一切以他的責任爲主體、至於責任以外的行爲、本人以外的關係、儘可以不去管他。

實行主義的辦法、如果是定了、實行主義的道德、如果是有了、然後按步就班的、去謀內部的發達、不囿於一隅、不偏於一級、處處平均、事事平均、使一草一木、有關國家的經濟、

一技一能、盡成國家的人才、土地上得到完整、人民間得到調和、無割裂、無衝突、脈絡貫通、臂指相隨、自然就與從前的半身不遂、麻木不仁、寒熱相間、陰陽不和的情形、大不相同了、那些洋皇帝給我們加的那一個病夫徽號、即可就此奉還、不再同他發生關係、好人的事好辦、只要我們不是個病夫、甚麼經濟的壓迫、甚麼政治的侵略、他能來、我也能往、算不了一回要緊的事、

我這一段文字、本來是結束了、不過覺着這個地方、是扼要的關頭、怕有意外、不得不再伸說幾句、中國人對於事、向來是理解少、斷語多、努力少、批評多、對於人、向來是原諒少、猜忌多、贊助少、攻擊多、多少年來、已竟鬧了一個三代以後、無完人、現在更是處士橫議了、所以要想在中國的事功當中、作一個有價值的人物、真是不易不易、像孫先生、不能不說是中國的救主、然最初大家說他是反叛、後來又說他是海寇、就是到了民國元年、還贈給他一個大砲的徽號哩、頂到現在、知識高的、算是無人反對、然在一般普通人心理當中、還是一個是非參半、古人說的、小民難與慮始、真是確切不易的話、現在我輩、那裏能設及孫

先生呢、當上一件重要職務、要想教衆人不說閒話、不受攻擊、恐怕是辦不到吧、不過要認定這個攻擊、是必然的事、無論如何、是免不掉的、不作則已、如果要作、就要把他當作耳旁風、除非是有價值的批評、我們虛心容納、其餘一概給他個不理會、若是顧慮這些浮言、處處去遷就、那就涉及自全的私心、應付不暇了、人有幾條心、事事求全、那會辦得到哩、只要自己無私心、無私見、認定這事是可作的、認定自己的力量、是能作的、就給他一個老實不客氣的話、作一個不死不休、當時雖無定評、後世自有公論、古今東西、大英雄、大豪傑、最可貴的、恐怕只有這一點、假使大家看不開、同那些造謠言的、說閒話的、佔到對待的地位、針鋒相對的、抵制個不休、那就成了同瘋漢鬥毆、批評下來、自己也要得一個違警罪名、這樣我總說是值不得、不知大家以爲何如、

中國的前途

人類的唯一希望、究竟是甚麼、統計下來、大概是福利、破壞福利的是甚麼、大概是不和平、爲甚麼不和平、大概是由於不平均、所以這個平均、在根本上是人類所贊成的、不平均、在根本上是人類所反對的、人心卽天心、天心卽道心、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所以古今來、爲一人的福利、爲一家的福利、或是爲一個階級的福利、一切不平均的學說及辦法、到今日幾至淘汰淨盡、不復有存在的餘地、反過來看、凡有益於平均的學說、有益於平均的辦法、却是一天倡明一天、一天發達一天、足見人心所向、卽是天意所歸、決不是一二強豪所能遏止得住的、居今日而言謀國、若是不知順應潮流、極力去求平均、可以說他是不知務、

有人說、中國也是一個國、土地如此其大、人民如此其多、同各國比較起來、似乎是失了平均性、誠然誠然、單就國家的各個體說、是失了平均性、但是我所講的、是以人類爲根據、不是以國家的個體爲根據、前邊講過、國是人造的有機體、也就是一部分人的我見集

合體、我見是由境遇鑄成的。這一種境遇就是天所賦予、境遇上的限制、就是天的限制、境遇不同、國家的大小、當然也就不同。中國的土地大、人民多、是在天然限度內發達來的、不是脫開天然、用人力強造的。蓋國的大小、如人的身體有長短、人力所能及的、不過是加養料多運動、肥瘦強弱上、生一點差別而已。若想把長的縮短、短的引長、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況且我是以人類為根據、地面大人數多、正合平均的原則。若必以國的個體相較、那就成了極端的國家主義了。

國家本不是個天然的產物、不過是一部分人因境遇相同、鑄成一種共同的我見、為共同的保全、共同的發達、遂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亦即所謂國家。大家為顧全團體的生存、往往對於天然的稟賦、有所犧牲。所以國家的意思、就時常與天的意思有出入。但是在天然限度以內、偶有出入、尚無不可、若是越過天然限度以外、就許闖一個大禍、弄的大家不得安定、自己也到了絕境末路。威廉第二挾着一個國家主義、去同世界宣戰、結果是民力不支、自己跟着下了台。拿破侖挾着一個國家主義、去并吞歐洲、結果是一敗塗地、自己

隻身上了荒島、由此看來、國家這個東西、在人類當中、是爲一時一地福利上的便宜而設的、並不是像強盜的樣子、組織一個大團體、去奪人家的財物、搶人家的土地、近來極端國家主義者、往往蔑視個人的天性、用國家的力量、逼着大家去作強盜、弄的作強盜的作強盜、防強盜的防強盜、生命也犧牲了、財產也損失了、對於人類天性中所希望的那個福利、恰恰的作了一個反對的結果、違背人心、卽是違背天心、一旦國民覺悟了難保不替天行討、去宣布他們的罪狀、孟子說、善戰者服上刑、亦算是先知先覺的聖哲了、

基於以上的事實、可以證明極端的國家主義當中、含的有強盜性質、對於人類大多數的福利、是犧牲的、不是補助的、是摧殘的、不是保全的、且擾亂世界的和平、破壞福利的平均、前日所以風行一時的緣故、因爲大家未嘗加意防範、容他們那些無本有利的生涯、僥倖獲利、他們也遂猖於目前一時以爲得計、頂到現在、大家覺悟了、處處小心、着着留意、弄的那些飛簷走壁的本領、偷梁換柱的法術、簡直是無用武之地、不過那些作強盜的怕主人追賊、被強盜的怕強盜再來、不敢不準備、不得不防範、遂致你也增兵我也購艦、有用的

金錢就在這個疑懼當中消耗了一個無量數，人民的血汗錢不去辦教育，不去辦實業，直接為人民謀福利，反倒回來拚命的去準備那自殺殺人的工具，理不能通，勢不能順，然而在當時立國似乎是非如此不可，這真是人類當中一件最痛心的事。我們考求他的癥結所在，這個極端國家主義者，恐怕要算一種重要成分吧，因他們的主張，惹起衆人的疑慮，因衆人的疑慮，牽動全體的和平，國際間的衝突，由他們製定，人類中的慘殺，由他們釀成，禍之首，罪之魁，他們能否在希望福利愛好和平的人類當中，為永遠的存在，我們現在不好下這個斷語。

人心所向，即天心所向，人心所背，即天心所背，順人心的向背，即是順天，順天者必昌，逆人心的向背，即是逆天，逆天者必亡。這個道理，在一個時代間，或若隱若現，若斷若續，似乎是不具一定的準則，然歸結下來，無論何種理論，何種事實，何種人物，他的是非善惡功過，無一能逃這個公例以外。由這個公例所定的是非，才是真是非，由這個公例所定的善惡，才是真善惡，由這個公例所定功過，才是真功過，不因時代變遷，不因地域損益，有永久性，有可變性是這道理，什麼都不可用天子怒為要善，怒為惡，怒為善，怒為惡。

人心所向，即天心所向，人心所背，即天心所背，順人心的向背，即是順天，順天者必昌，逆天者必亡。

王綱精神主義

一是法西司

可還是這道理

什麼都不可用天子怒為要善，怒為惡，怒為善，怒為惡。

普徧性。古人說天不變，道亦不變，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自命爲政治家的，若是不在這些地方着眼，把本國以外的，通同看成敵人，憑你有三頭六臂，恐怕也照顧不過來吧。況且那與一家滅一家的辦法，無論是不能成功，就是讓你成了功，也不過是一個折東補西，結果還是個出入相抵，於人類於世界，沒有絲毫的增益。我說一句決斷話，能看見世界上的人類，才算是有眼光，能注意到人類的福利，才算是有見解，能求人類福利的平均，才算是有辦法。世界上這一二三的幾把交椅，恐怕就是這三種人坐的。像那些偷鷄摸狗的鬼祟伎倆，也不過作一個梁山泊的時遷罷了，算不了甚麼英雄好漢。

我所希望的，是人類的福利平均，在未平均以前，大家應該努力去求平均。過分的設法使他縮減，若礙於勢，一時縮減不來，也要設法使他暫行緩進，等到大家跟上來的時代爲止。不及的，設法使他增進，若短於力，一時增進不來，也要設法使他急起直追，頂到同大家平頭的地步爲止。一進一退，恰使大家佔到一個水平線上，地位互相承認，國格互相尊重，權利不相侵犯，義務不相推諉，各就天然限度以內造自己的福利，不向天然限度以外擾大

家的平均、自然就衝突少、維持多、破壞少、保全多、雖不敢說是完全的和平完全的平均、然亦可以說是走上世界大同的正路了、但是大家要認定了、現在是求平均的時代、不是真平均的時代、平均的障礙、如極端國家主義者、同那些極端個人主義者、未受淘汰的、仍是不少、我們爲推倒他們、爲防範他們、還是不能脫開自己這個國、若爲那空洞的世界主義所誤、遽然把自己的國丟開、那就是失了憑藉、反倒給那些極端國家主義者造機會、不但是世界主義講不成、就是你的本身也要作一個亡國奴隸、孫先生對於這一種道理、反覆辯論、用意極深、大家千萬不要忽略過去、

就現在世界的情形看起來、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像那皇帝一類的東西、大半是推倒了、還有些予智自雄的政客、仍是閃站騰挪的未能淘汰淨盡、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已竟飽載而歸的、似乎是可以洗手、未滿所欲的、還是東偷西抹、賊心不死、但是有了十六萬萬的人口、就不能算是一個人的世界、人類全數希望和平、就不容易變成土匪的天下、憑你個人的力量、用那強盜的手段、去作全部人類的公敵、不過是爲衆所棄而已、那裏會成功呢、

所以我斷定這個極端國家主義、同那個極端個人主義、自此以後、是有去無來、有減無增的、一種淘汰品、不要說他們的主張將要失敗、就是以前由那些主張所得來的勝利、亦未見得不生搖動、按法律上的規定、人對於自己的物、有追及權、此雖不可以律國際、然人情所繫、勢難忽然、至時大家如果來一個當衆認賊、試問這些強盜國家、何以自存、就是那些失盜主寬假一步、不溯既往、然藉賊自肥、究亦不能算是一種名譽國家、

自己能整理自己、人才敬重、自己不妨害人家、人才信服、自己能扶助人家、人才感激、人能如此、就是一個領袖人、國能如此、就是一個領袖國、反過來說、不整理自己、不過使人輕視、不扶助人家、亦未必招人嫉視、獨有這一個妨害人、可真是討人厭、惹人煩、不要說教人家敬重、教人家信服、教人家感激、早已積怨成仇、蓄憤待時、不定那一天、還許給你個大報仇哩、善因善果、惡因惡果、古往今來、向有定例、人定勝天、人定未必能勝人、人是天生的、不能勝人、還是個不能勝天、奉勸世界上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一句話、救人總比殺人好、救人容易自救難、大家如果能澈悟這個意思、就是當代的活佛、萬民的救主、慈悲的釋伽、博愛

的耶穌、數千年來、在人類當中、未減絲毫的信仰、也不過是一個志在救人而已、

考美國的外交政策、起初是門羅主義、好像是自己整理自己、後來爲自衛計、雖略有所變更、然亦未見得有甚麼妨害人的地方、近來所主張的民族自決、似乎是含上扶助人的意思了、他的土地廣大、物產豐富、職業發達、一切自足、無須旁求、且地勢與列強隔絕、不生甚麼直接的利害衝突、糾葛既少、當然也就用不着鉤心鬥角的、去研究那些欺騙手段、抵制法術、所以他遇事坦白、不取卑污的行爲、不想苟且的利益、的確確的、是一個領袖國家的風度、不過各國當中、或因地少人多、慮及將來生活維艱、或因此強彼弱、怕是異日圖存不易、大家共信不立、互信不生、遂把美國所有的和平主張、看作一種半信半疑的問題、世界的和平、也就擱置在這個可能不可能的中間、而美國自身、亦因孤掌難鳴、一時得不到相當的辦法、去消除大家的疑團、維持自己的主張、這個固然是美國最腐心的事、也是世界人類大不幸的事、假使在這個時代、各國當中、忽然特出一個與美國相同的國家、地勢相同、天然相同、性質也愛和平、主張也爲平等、與他倡和起來、這個世界和平的大問題、恐怕

就容易解決了吧。

英是一個島國、眼明手快、前日發的橫財是不少、但是近來那些失盜的主人翁、有了追及的意思了、英人對於民族自決的主張、恐怕是不敢遽然贊成吧、德法處歐陸的當中、彼此消長、已有多次、日後能否相見以誠、也是一種疑問、俄在大陸的極北、向來持的侵略主義、為大家所嫉視、近又因主義上惹起大家的疑慮、未見得即時能作和平的領袖、意奧的情形、亦受各國的拘束、難為獨異的主張、日本為亞洲的一個島國、假使在數百年前、就振作起來、未必不能與歐洲的英、東西輝映、無奈他覺悟的遲了、機會過去了、然而他還想作一個英國夢、於是把英國的眼明手快、就急遽的變了一個心毒手辣、遇上就奪、粘上就要、那裏知道世風變了、青天白日的打劫人、你的姓名面貌、人家通認的清叫的真、怎麼會掩飾的過去呢、不過空落一個惡名罷了、這樣的國家、似乎是一個思想落伍者、自然不好教他對於世界和平、担負甚麼責任、

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洲、中國是亞洲最大的一國、與美國彼此相對、恰如東西半球

的兩極、土地又大、人民又多、且向來對異國的主張、是興滅繼絕、厚往薄來、懷諸侯、柔遠人、就是近來對於世界各國、亦曾多退讓、少爭執、至於那些侵略壓迫的強盜行爲、更是痛首疾心、所急欲擺脫的東西、當不至再事保存、以爲異日的工具、不過一時頹唐、未能發揮固有的能力、未能開發固有的產物、遂致天然的方面、爲人所重、人事的方面、爲人所輕、如果此後有了生機、有了生命、本着孫先生的主張、完成民族的國家、去扶助弱小民族的發達、未見得與現在可親可敬的美國、有多少的分別、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還帶着一點消極的性質、孫先生所主張的扶助弱小民族、就成了積極的作用了、相得益彰、必能在那些層雲濃霧當中、放出一種特別的異彩、極而言之、或能如日月經天、白晝固有所燭照、深夜亦無能陰晦、日之夕矣、月以繼之、循環照耀、晝夜光明、像那些不好見人的詭譎陰謀、不敢見人的竊盜行爲、自然就不能藏頭露尾的、再到人前來興風作浪了、從此國際上講公理、個人間重人道、人格國格、互相尊重、一切自欺欺人的外交伎倆、自殺殺人的戰鬥經營、盡數化爲散烟浮霧、歸於太空、世界人類當中、不用說、就自自然然的現出一條光明大道來、使

大家並行不相悖、並育不相害、到了這個境界、就算是入了人類進化的正軌了、

由此看來、我們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是負着一半的責任、再就地勢看起來、歐亞相連、人類的關係最多、我們一舉一動、就能引起多數人的注意、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所負的、恐怕不止是一半哩、此後我們能盡這個責任、世界的和平、就算是有望、我們能完成這個責任、世界的和平、就能彀成功、反過來說、我們若是把這個責任放棄了、不但是和平無望、還許因我們本身上的關係、惹出大不和平來哩、至時就是美國歷年所苦心經營的、那些和平辦法、也未必不受我們的拖累、所以此後世界的趨勢、我認爲不在各國的外交政策、不關各國的實力主義、完全在我們中國振作不振作、樞紐在我、我們對於世界和平的責任、在當下說可算是唯一無二了、我們何以自處、在這個舉足輕重的時代、不能不切切實實的研究一下、再就我們利害上說、如果是和平、我們或作和平的領袖、如果是戰爭、我們必是戰爭的焦點、一棄一取、存亡所關、榮辱所繫、這個不能不請大家注意了、

一個人能教大家敬重的原因、固不專恃道德一種、如學問、如技能、均可取得大家敬

重的一部、但是能使大家心悅誠服的、確是除道德以外、沒有其他相當的替代品、因爲道德、是於人有益的、是於人無害的、大家根本所希望的、既是福利、所以無論甚麼事、要是脫開利害、總不會講得通、國家是人造的有機體、他的趨向、自然也同人差不多、如果要使各國敬重、除講求實業學術以外、就首先要去注重道德、交鄰的道德、我們原來所有的、是與滅繼絕、厚往薄來、救災恤鄰、招徠懷柔、孫先生應時代的要求、又提出來一個扶助弱小民族、再就我個人的意見、把這些道理會通起來、可簡單的提出兩種原則、(一)各國在天然限度以內的發達、我們應該贊助他、(二)各國在天然限度以外的侵略、我們應該抑制他、國際上如果能應用這兩種原則、自然就可以並行不悖、並育無害、天然的境遇、不至因力量缺乏、減少福利、人類的福利、不至受劫奪影響、失去平均、不棄天所予、不奪人所有、於天無愧、於人無作、在天爲至道、在人爲至德、天人交孚、是爲和平根本、本此行之、卽是聖人、卽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

爲應用這兩種原則、不能不先求內部的發達、求內部的發達、不能不先除去一切的障

礙、關於此、孫先生提出來的、對外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是剷除軍閥官僚、過此以後、就是訓政了、訓政的工作、等於作教師、那個教授法的好壞、就有一個天高地下的分別、教授的原則、在使教材適合被教育者的心理、現在國民的心理、究竟如何、這是我個人認為必須注意的地方、訓政告終、就要把政權、還給國民、所有的外交、也就變成了國民的外交、國民的外交、自然更要講求國民的道德、像以前那一種輕視外國人、異視外國人的樣子、自然就不成辦法、務須要知道中國人是人、外國人也是人、不過生的地方不同罷了、他要親近我、我也要親近他、他要恭維我、我也要恭維他、他有了人患、我也應該去拯救、他有了天災、我也應該去周濟、但是有一種、他要是侮辱我、可要同他講理、他要是侵犯我、可要同他拚命、我自自動的去拯救他去周濟他、是可以的、若是強制我如何如何、那個可是萬萬不能答應的、凡事以我為主體、若是我忘掉了、那就是忘本、忘了本、就要聽人來宰割、這個國就保全不住了、一種人頂到亡了國、憑你有甚麼主義、甚麼辦法、也就主張不起來、辦理不起走、大家不信、請問問那些亡國的先進、

國民的道德若是確定了，這個中華民國的基礎，才算是鞏固，以後關於內部的發達，自己能作，固然是好，就是自己的能力不足，財力不足，不得已，去用人家的能力，去借人家的財力，也未始不可。關於外部的應付，扶助弱小民族固好，提倡民族自決也好，即或力有未逮，勢所不能，不得已，暫行整理內政，保全實力，也未始不可。大本既立，權操在我，不受威迫，不為利誘，量力而行，當能漸進，美倡於前，我繼於後，前後呼應，不失聯絡，世界所有的和平辦法，自能一一貫徹，不至若斷若續的，再啓大家的疑慮。萬一托天之福，世界的趨勢，一如我所料，西半球的和平光線，是以美為出發點，東半球的和平光線，是以我為出發點。東半球的夜，就是西半球的晝，東半球的晝，就是西半球的夜。我在東，美在西，這個地球的全部，自然就通晝徹夜的光明澄澈，不至再有黑暗的影蔽。到了這個時代，試問那些鬼怪，如何藏形，那些竊盜，如何匿跡。所有的陰風妖霧，不用說，就被這日月重光把他照化了。一個大地球，一面是合衆國的民族自決，一面是新中國的扶助弱小民族，鎔化成一團和氣，把他包圍起來。我們若是駕一部飛機，離開地球，回頭一望，恐怕除了中美兩個發光體，互相輝映以

外、不見得還有旁的東西、撞動我們的視線吧、

再推論一步、人類的起源、學者多以帕米爾高原爲起點、文明的發源、亦或以小亞爲初基、此等說法、雖未脫歷史家一面的成見、然亦證明亞洲對人事有重大的關係、且亞洲地勢雄闊、文明中心的歐洲、實爲他的附屬半島、非洲亦像是他的附帶產物、美洲在西半球、所處的位置、似乎可以同他對峙、然而天然形勢、人事關聯、實不能與之相抗、於是見亞洲在各洲當中、確有領袖一切的資格、中國占亞洲的重要地位、據亞洲的半邊領土、人口四萬萬、文化五千年、天然憑藉、可算是首屈一指、再就世界文明發達的路線、考察起來、由小亞而希臘、由希臘而羅馬、由羅馬而西班牙、而和蘭而法蘭西、在歷史上證明了的、是一個螺旋式、此後如果不變方向、當然是由德入俄、由俄歸結在我們中國、詳察路的方向、是自內向外轉動、以次漸遠、國的形式、是由小及大推進、逐次放寬、我們中國在亞洲的東偏、且領土爲各國冠、恰當他的進程終點、再就文明的實質、考察起來、小亞是職業、希臘是文物、羅馬是法律、西班牙是宗教、法國是民權、在性質上、是漸次與民意接近、現在德國

已注重民權了、俄國更要解決世界人類的生活問題、我們中國如果把民權民生兩件事、作實了、恰好是個集大成、集大成的國家、是無善不取、無美不備、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就許在我們中國作一個大結晶體、至時白日當空、萬物煦育、像那個寒夜月光、爲我們作補助品、亦未可知、

結論上

地球周圍不過七萬哩，直徑不及三萬哩，若是輪船火車，交互爲用，三四月的工夫，卽能繞他一周，所以他在天空中，算不了是多大的，一個東西，一個人僅爲全數十六萬萬分之一，生命不能有百年的繼續，他在時間空間所占的地位，更是渺乎小矣，那裏能說得上是偉大，大是高明，古人說的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不過是一種誇大之詞罷了，那裏會有這種力量哩，縱然講到人的功績，也不過經了人的破壞，又經了人的成全，人給人補虧空，人給人堵漏洞，至於天然的缺陷，天然的遺憾，憑你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大豪傑，恐怕也是把他無可如何，所以我總是勸人不要違天，因爲違天不但是不可能，稍有差池，就許闖出禍來，弄一個自作自受的惡結果，人是天生的，不是人造的，雖其間也有人的關係，然亦是個天性流露的結果，決不是單由人的思想人的能力，隨隨便便所能製造得成的，人本天性，所以人性就是天性，不拂人性，應人卽所以順天，孟子說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大概是把

這個道理參悟透了，我前邊講過，人類所希望的是福利，爲保全福利，就贊成和平，爲保全和平，就更進一步去贊成平均。現在世界上無論是那一種人，如果能竭盡智能，在天然限度以內，爲人類求福利，在人類用度以內，爲福利求平均，就是一種順天應人的辦法，也就是一個天與人歸的偉人。

不過人貧志短，馬瘦毛長，餓慌了，看見人家吃東西，就不知不覺的去伸一手，這個是爲生活所迫，也算是無可如何的事，但是作一國的政治家，決不會遇上這種急不暇擇的苦景，但是仔細考察起他們的行爲來，也時常遇事討巧，見財生心，雖不必像那些作扒手的空去實來，然藉故敲詐，有時比那些作扒手的，還來的強硬得多，我本不敢勉強人人去作聖賢，可是也不願意有人去作強盜，一個執政的人員，藉國家的威權，行強盜的政策，靠國家的武力，作欺詐的後盾，憑他再有甚麼政治上的能力，外交上的長才，我也不能恭維他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

侵略主義者所持的理由，不過是一個優勝劣敗，按優勝劣敗，在天然淘汰範圍以內，

內、尙可以講得通、若勉強把他牽入人爲淘汰範圍以內、就要處處費解了、蓋天對於物、常懸一種不變的準則、一種生物、若是不能適應天然、那就是他自己失了生存性能、並不是天有意與他爲難、人爲淘汰、不過是人在天然限度以內、爲達實用玩賞兩種目的、用人力改造物的境遇、使他向目的地進行而已、其間未必含有消滅種類的性質、且原論是專對物而言、並非對人而言、如人對於人、可引用這種公例、那個強者殺害弱者、就無所謂犯罪了、再就動物考察起來、肉食動物所食的是異類、對於同類、除交尾時、少露忌妒以外、並不見有自相殘殺的事實、足見同類當中、決沒有這個互相淘汰的公例存在、況且人的作用、變化無端、向來不具一定的準則、如特許這個人去淘汰人、那些弱者就無能幸免了、由此看來、侵略主義者、對於這些道理、純乎是強詞曲解、不過藉以脫卸他那強盜罪名而已、大家不要被他瞞過、

他們可以告人的地方、不過說是爲國、但國不是天然生成的、實在是一部分利害相同的人、結合而成的、他的目的、不過爲的是發達固有、保全固有、未見得就是結夥行劫、單純組

織的一個強盜系統。如果是爲國、出其智能發達固有保全固有國人未必不受福。若不
在本國以內打主意、夢寐不忘的、去想人家的土地、去想人家的貨物、舍己之田、芸人之田、恐
怕事實上情理上、有些不能通吧。現在既是一個國別的世界、我們當然不能輕看這個國、
無國的人、在人道上、自然仍是要尊重他、到了國際上、實在是無法提高他的價值。但是有
了國、他就是國際上一個單位、準諸同類不相殘的公例、大家就應該承認他的國格、尊重他
的國格。若是任意的侮辱他侵犯他、那就是特強行兇、在人是一個野蠻人、在國是一個野
蠻國。我以爲文明不文明、不是空口無憑的、是言行爲證的。現在的政治家、既盜跖其行、
而又欲夷齊其名、真是一種不可解的事。

詳細考察他們的心理、大概是僅看見自己國的利害、從來不注意到人家國的利害、
於是總想割人家的肉、向自己身上貼、貼住貼不住、另是一個問題。然而可是先弄一個彼
此衝突、大家不能相安、槍桿子上得到一點便宜、就要鼓動着大家去慶祝。其實是個佳兵
不祥、人家固然是吃了敗仗、自己却也受了不少的損失、殺人自殺、未見得就是治國的良好。

況且勝敗無常、萬一失利、未必不自殺而至於自弱、由自弱而至於自亡、種種危險、難以言喻、然而竟有人以此爲得計、我於此無以名之、名之曰思想落伍、

世界上所有的和平組織、既是以國爲單位、大家自然不能不權且愛惜自己的國、保存自己的國、鞏固自己的國、這個在當時算不了是意見狹隘、因爲丟掉了自己的國、在和平組織當中、就失了地位、憑你再有甚麼主張、也就無處去主張了、所以現在我們不反對爲國、而且對於本國人、還要提倡爲國、我們這提倡爲國的意思、是以我們的國、作世界各國的一個對待者、以便在和平組織當中、發表我們的主張、貫徹我們的主張、既不是像極端的國家主義者、止爲自己的國、亦不是像無政府主義者、蔑視一切的國、大家通同有國、就應該互相承認、互相尊重、大家共存、大家互助、有無相通、患難相扶、各自整理內部以外、世界的權利、平均分配、世界的義務、平均負擔、用合議的方式、作公平的裁判、使弱者藉以保全、強者得以相安、這個雖不能說是世界大同、然而世界的和平、總可以說是成功了、

我們的主張、是同類相親、不是同類相殘、是大家共存、不是一家獨存、暫時以國爲單位、

對國不能不言國、永久以人爲主體、拿人不能不當人、藉國的工具、造人的福利、順人的趨向、結天的歡心、天人一體、卽是大同、極端的國家主義者、是逞個人的野心、抑衆人的意志、恃本國的威力、擾世界的和平、求獨行不求並行、求獨育不求並育、事事與人心相背、處處與天意相反、所以我們反對他、我們這個反對、是反對他的行爲、反對他的用意、還不是反對他的天然人、同他的天然國、他的行爲、他的用意、如果能改正、我們對於他的個人、他的國家、仍是一樣的尊重、一樣的承認、決不同他永遠立到反對的地位、弄的你死我活的去打死仗、孫先生說人以平等待我、我就以平等待人、就是我們主張當中的真意義、

就他們的心理、我們再作一個深刻的研究、他們是不希望和平的、是怕和平的、因爲他們心裏所知的、是強盜理論、身上所習的、是強盜辦法、除此以外、恐怕他們就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混水裏邊好摸魚、若是一旦澄清、他就沒有用武之地了、所以他們現在恐怕自己不行時、就站在車子後面、拚着命的往回拉、其實那個車子、是向前走的、從來不見向後倒、就是偶爾因特別事故、不得已、向後倒幾步、然亦不是個常局、現在他們仍想去作那

些反常的事 成功不成功、就看他們究竟有無回天的能力了、英雄造時勢的話、我本來就懷疑、大概時勢就是人心的趨勢、一個人的主張、若是對於人心、沒有切合的地方、憑你是如何的造法、敢斷言不能成功、現在對於人類的心理、已竟是看得明明白白、所想的是福利、所愛的是和平、所求的是平均、這些極端國家主義者、偏要去摧殘福利、擾亂和平、破壞平均、雖然將來可以斷定他終歸消滅、然而他們這現時的鬼祟、也未免令人發煩、我們於此、亦只有忍以待時罷了、小不忍則亂大謀、古人早給我們籌定了一種好辦法、我們在此時不能不照辦一次、

我們中國、在前清時代、百姓是不問國家的事、官吏只知富貴不知責任、也等於不問國家的事、所以對於本國的領土及物產、一概是放任、放任以後、繼以放棄、放棄之中、又多暴棄、浪子賭博、那有不受捉的道理、前日的外交、不論是被壓迫、不論是受欺騙、我們本身、不能不担相當的過錯、頂到現在、我們準情酌理、不好把這一筆蠻賬、一概掛在外國人名下、民國以後、我們外交的經驗、不能不說是進步、但是軍閥或藉外交以自重、政客或因

私利而賣國、人乘我內亂討巧、我受人愚弄吃虧、接二連三、國家的損失、較前清又過之無不及、其間有已解決的、有未完全解決的、懸案積累、此時不能不求正當的結束、但理勢並重、亦應在可能的範圍內、取得其平、感情用事、在國際上不容易收美滿的效果、自此以後、就是新政府的外交了、本來是有主張有辦法的、只要拿定一個不遷就不讓步的主義、當能推行盡利、即或有時發生特別情形、不便如期進行、然因根本主張、能適應人心、亦決不至有長時間的杆格、以後國際上的主張、我以為不怕不成功、就怕不正大、如果正大、人心所向、自得天助、大家不信、請看今後之非戰公約、

中國以前的外交、所有的主張、不過是一個割地賠款、所有的辦法、不過是一個緩和讓步、所以在各國當中、除惹人輕視以外、尙未種下何等的惡因、現在外交方面、所最要緊的問題、不過是設法擺脫一個人的輕視、按輕視、在感情當中、是一種消極作用、不比其他的惡感、難以化除、刻下只要我稍能振作、各國對於我的態度、敢斷言馬上就要變更、所以我認定中國的大病、實在是在內而不在外、對於內部各方面、若是不切切實實的加上一

種研究的工夫、正正當當的拿出來一種合式的辦法、恐怕是不容易挽回過來的、以前中國的當局、多肯注意外交、以爲外交緩和、就可以放心大膽的、伸開手去抓權利、造內亂、所以每次遇上外交緊急的時候、大家就要把那一隻神仙一把抓的手、縮了回來、作爲十分鐘的休息、那裏知道外國對我們的辦法、是由我們內部的情形定的、是緩是急、更是依我們內部的亂事消長爲準、我們不去造內亂、他們對於我就無辦法、權操在我、何必去問人、大家不知自省、反倒回來去借鏡外交、真是舍近而圖遠了、孟子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說清斯濯纓、濁斯濯足、這個話確確實實的是我們的警鐘、遇事能反求諸己、立身不聽命於人、才算是自強的眞工夫、請大家在這個地方多注意、

中國普通的百姓、多不識字、對於自然的變化、一概目之爲神、不但無絲毫的了解、有時本身爲境遇所困、反倒回來、把自己的生命財產權、爽性的交給他那意造的神、替他來解決、本身的生活事件、尙不知自己去了、本身以外的事、更是不用說了、他們對於政治上的見解、近的知有官吏、遠的知有皇帝、本身對於國家的義務、就是對於官吏服從、對於皇帝納糧、

近來雖然聽見說有個總統、在他們心目中、不過覺着是一個皇帝變相罷了、至於政治是甚麼、國民是甚麼、完全莫名其妙、民權更是不用說了、

進一步的百姓、爲讀過幾年書、知道崇拜偶像是迷信、然而一講到五官的禍福、八字的吉凶、就不知不覺的作一個誠心實意的信徒、出門就看相、作事要問卜、結果下來、他那生命財產權、還是個不能自由處理、在政治上他知道總統是選舉的、但是事實上總是有兵的人才能殷當選、雖名爲總統、在他心理上、還是覺着是一個五代的皇帝、自己沒有分、當然也就不去問他、所謂政治、所謂國民、名詞是聽見的、對於其中的權利義務、仍是一個不求甚解、至於民權兩個字、遇上與自己利害有關係的事件、也許順着字面引用一下、然而可說不上是行使、

再進一步的百姓、學校裏畢過業、政治的性質、國民的關係、看見過名詞、聽見過講解、但是中國讀書人有一種老毛病、就是能說不能作、謀生的道路、就弄了個窄而又窄、幾幾乎除了作官以外、尋不出第二條生路、一個讀書人、若是得不到官、那就算是進退無路了、

到了那萬不得已的時代，只有回到故鄉，作那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浪漫生活，身分也不保了，操守也難信了。結果就許滾那個土豪劣紳的下坡路，反倒給那些無知無識的老百姓，添多少麻煩，給那個爲國爲民的好主義，生多少障礙。

更進一步的人物，算是具有相當的能力，或具有相當的知識，可以往來宦途，維持生活，但是那以官爲榮的習性，同那家族連帶的關係，一時看不開，打不破。一世爲官，三代增光，一人食祿，九族有賴，虛體面，實拖累，兩面一擠，結果還是個作官怕作事，愛錢不愛名。問到職務上的責任，只有設法去搪塞，遇上法律上的制裁，也是託人去疏通。左推右挽，東遷西就，自然而然的，就不偏不倚，又上了那貪官污吏的舊軌道。古人說勢不容奸，盜跖不能爲非，勢能容奸，伯夷亦難自信，這個關係，就不是個人一面的責任了。

現在頂高明的人物，或依經驗，或本學術，自然是各有各的特長，各有各的卓見，各盡所長，各抒所見，當然於國有益，於民無損。但是經驗學術的出發點，人與人未必盡同，對於一個题目的觀察，當然是各有各的依據，各有各的佐證，立腳點不同，觀察的結果，當然

也就不同。在這個結果當中，若是確定那個是絕對的是，那個是絕對的非，實在是一件極難的事。大概說起來，總是各有獨到之處，不過所見的方面不同罷了。所以古今來，對於這種場合，頂好的結果，是集合衆長，作成一個滾圓體。其次也要取一個折中辦法，作一個棄取相當的混合物。若是各持極端，存一種你存我亡，我存你亡的成見，那就是失掉合作的精神了。不合作，要就分家，一分家，就要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雙方互相革，究竟革到那一天爲止，就無法制斷了。

以上所列的幾種事實，通同是中國社會根本上的弱點。應有的方面，若是不設法一步一步的把他培補起來，應無的方面，若是不設法一點一點的把他消滅下去，無論如何，這個建設事業，是不易成功的。但這些事實，關係國民的知識問題、道德問題、習慣問題、積漸所至，決不是在一個時期單用法令所能改正的。根本上的改正，必須注重普通教育改良社會組織，提高個人人格。在這三種辦法當中，我認爲提高人格，尤爲當務之急。因爲中國全部，受了富貴病的腐化，一般人心理當中，只知有富貴，不知有人格，社會上的毀

譽榮辱、幾無一不以富貴爲準、打破名利關頭者、能有幾人、積終身的工夫、藉全部的學識、把自己鑄成一個有操守有志趨有氣節的人格、結果下來、既無虛榮、又無實惠、除非是天然的聖哲、那一個還肯來作這種獸事、我們中國兩千年來、弄得毫無進步、這個確是其間重大的原因、現在這個富貴病、未見得全愈吧、若是帶着這種病、去力疾從公、不客氣的話、恐怕這個公字就要另下註解哩、一句話取了齊、這個富貴圖若是撕不破、憑你再講甚麼主義、行甚麼政策、貼甚麼標語、喊甚麼口號、通同是個假的、假了真不了、久假不歸、甚麼辦法、結果也是等於零、孫先生講的人格救國、是最要緊的話、也是最痛心的話、如果大家能把孫先生這個意思、領略一點、我敢下一個斷語、不論是對外對內、那一樣也有辦法、

結論下

上文前半論及外部的壓迫、後半論及內部的弱點、然就他兩方面的關係仔細考察起來、外部的壓迫、實由內部的弱點所引起、內部的弱點、實為內部的病症所鑄成、且內部的病症、愈演愈重、而外部的壓迫、亦愈逼愈緊、遼金繼起、元主中夏、及滿清入關、我為奴隸者、將近三百年、近來歐勢東漸、更如大風吹落葉、固有的精神物質諸文明、頃刻零落飄散、幾至無可收拾、一時憂國諸賢、急圖補救、倉皇籌策、然因各個立場不同、在思想當中、遂自然而然的現出來兩種趨勢、

一種為保守的趨勢、亦可說是守舊派、此派是以保存國粹為理由、以為中國現時雖弱、古時亦曾經過強盛時代、果能逐一恢復古制、未必不是轉弱為強之道、然因泥古太甚、往往把病的現象、誤認為民族的特質、執意保全、不忍舍去、

一種為革新的趨勢、亦可說是維新派、此派是以變法自強為理由、以為各國均有爭

存的能力、中國獨弱、此時圖存之道、除一意仿效西法以外、無他途、然因醉心歐化、往往把民族的特質、亦認爲病的現象、極力排斥、不加顧惜、

第一種錯誤在習故蹈常、受着保守惰性的驅使、去認賊作子、第二種錯誤在忿世嫉俗、本着革新熱力的衝動、去舍己從人、但平心論之、人自人、病自病、人生了病、是病的幸、是人的不幸、利害相反、斷不容混爲一談、因病生在人身、爲人去袒護病、可以說是養癰貽患、見人現了病狀態、因病去厭惡人、亦可說是因噎廢食、我們漢族、本是一種優秀民族、建國的精神、治國的能力、原不亞於任何民族、不過秦漢以後、固有的特質、受了病的侵蝕、本來面目、受了病的籠罩、生存其間的個人、因困在病的核心、遂亦爲病所同化、聰明漸致鋼蔽、思想因多支離、遽然與巧奪天工的物質文明、曲盡人意的精神文明相接觸、自然耳目爲之炫亂、神志因之迷惘、一時中心惶惑、不敢自信、失了依據的思潮、或衝入三代以前、或溢出版本國以外、當亦是不能避免的事實、其實中國的情形、不過如理學家所講的理性爲物欲所蔽、果能脫開物欲、天性自然可復、我漢族自有進化的歷史、何嘗是泥古、我漢族自有獨

立的精神、又何嘗是因人、現在但能設法除去病的侵蝕、我漢族的固有特質、必能重光、脫去病的籠罩、我漢族的本來面目、必能再見、保守派、忘却自己的進化歷史、革新派否認自己的獨立精神、通同是爲物欲所蔽、以致不能自識、不能自識、又何能自信、不能自信、又何能自救、孫先生講到救國、就要極力去主張恢復民族自信力、確是一種探本之論、

伏羲畫卦、已知天然變化、不外正負的錯綜、闡明對待的關係、指出相互的原則、就是現世論理的方式、亦不能稍爲異同、堯舜禪讓、已知民意所向、卽政權所歸、現世所行的選舉制度、擁戴事例、在原則上、亦不能有多大的出入、禹平水土、亦能爲地理的研究、物產的收集、周公創制、更嚴密國家的組織、確立社會的制度、其他如管子之官山府海、商君之重農貴粟、亦是經濟上的基本設施、在思想方面、如共產的擬議、無政府的想像、大同的推論、無不散見於周末諸子之間、所差池者、不過缺乏論理的研究、科學的運用而已、歐洲各國、政治上顯然的進步、統計不過五百年、而物質的基本文明、又多取資於東亞、此皆有事實可證、並非妄自矜誇、所以就文明的年事資格論起來、他們是後輩、我們是先進、我們秦漢以後

的墮落、是我漢族的病態、不是我漢族的常態、現在我們自救的良策、就是本着我們固有的創造能力、繼續去發展、本着我們固有的進取精神、繼續去振作、若戀着病態去復古、或脫開自身去學人、就成了一種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舍己之田、芸人之田的辦法了、

凡事必有所主、而後有所附麗、知所趨避、失了自主、卽如斷絃之箏、隨風飄蕩、莫知所歸、中國的人心、兩千年來、爲病的勢力所支配、爲病的現象所遮蔽、對於真正的自我、幾至不能自識、不能自辨、中無所主、自然就要缺乏統一的思想、共同的努力、一日遇有猛烈的刺激、各自奔馳、勢如星火、紛逞意見、形同聚訟、凡此種種、皆是亡國的現象、不是救國的辦法、如欲救國、必須引伸恢復民族自信力的意義、極力去發揚民族固有的特質、使大家有同一的信仰、設法去表明民族本來的面目、使大家有確切的認識、不去助長病勢、不使力爲人役、自我實現、大本斯立、然後吸收各種文明、作我們本身的資養料、應用各種科學、充我們本身的利用品、事事以民族的自我爲主、認識自我、信仰自我、求自我的存在、謀自我的發達、自我去抵抗帝國主義、自我去扶助弱小民族、方是孫先生所講的民族主義的真意義、

大家把民族的自我認得清、持得定、當然就要設法培養、使他發榮滋長、由虛弱而至於健康、由健康而至於盛強、培養的方法、約略言之、不外鍛鍊他的道德、灌輸他的知識、增進他的技能、喚起他的努力數種、但是道德知識技能的成就、必有待於教育的實施、及教育的時間、決不是一蹴所能至的事、惟有努力一層、為有生者所同具的資格、不學而能、不思而得、以此相勉、大家當不至有若何的推諉、且努力為各種工作的始基、在這個訓政開始的時代、更不能不以簡單的努力為國民倡、無奈國人因受了富貴病的腐化、曾演成幾種普通的事實、大足以為努力的障礙、茲分述之、以為糾正的標準、

(一)鴉片的流毒 鴉片在醫藥中、有何效用、我不敢知、但烟霞君子、短榻橫陳、偃僂吞吐、惟日不足、夜以繼之、燈下歲月、幾不知所謂天日、無論其對於一切事、工作毫無、就是他的本身、亦弄一個鵠面鳩形、駝背蛇腰、尙食烟火、已登鬼錄、且一經入籍、萬劫難復、枕畔輾轉、死而後已、

(二)賭博的浪漫 生財有道、端賴勤勞、黑紅一翻、舉手就來、一次僥倖、夢寐不忘、本身

的精力、結成不可必的妄想、本身的職業、看作不救急的迂途、無論勝負難測、易致傾覆、即或如願以償、而不勞之獲、亦多流於浪費、財產所有、生命繫焉、一經入局、頃刻轉移、利害關心、遑問其他、

(三)體質的虛弱 身體健全、始能有圓滿的活動、而健全的身體、必有待於鍛鍊、國人的習尚、以文雅為高、以清閒為榮、於是深居簡出、好靜惡動、積習相沿、遂致失去作事的能力、任事的勇氣、且不習勤勞、不事操作、身體先失於鍛鍊、性情自趨於怠惰、對於事業、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四)迷信的錯誤 事的成敗、全恃努力的多少、及用力的巧拙、虛無的神命、實不能主宰於其間、國人惑於神命之說、遇事求神問卜、缺乏自主的決心、減少自動的毅力、顧慮遲疑、貽誤時機、妨害工作、且因祈禱占卜、誤用不少的錢財、造成許多的妄念、事業上受了損失、精神上亦受了障礙、

(五)職權的撓越 事有專責、責無旁貸、方能喚起人的注意、促成人的努力、國人向來

缺乏責任心秩序性、遇事不明權限、不重職守、往往互相推諉、互相指摘、每至功過難分、勤惰莫辨、大家觀望、事輟中途、空費設施的財力、不收事功的效果、公私間的損失、直影響到國家的貧弱、

以上五種事實、在國內幾成一種最普遍的流行病症、而官吏的方面爲尤甚、嗜好愈增加、神志愈萎靡、身體愈衰弱、神志萎靡、難以計事、身體衰弱、難以作事、不計事、不作事、自然就要日卽於怠惰、怠惰成性、神志更失了修養、愈趨於萎靡、身體更失了鍛鍊、愈趨於衰弱、迷信的錯誤、亦是不去作事、而妄想成事的一種僥倖心所結成、職權的攙越、又是不會作事、而冒然從事的一種衝動性所鑄定、五者當中、互爲因果、多次輾轉、遂造成一個人弱事廢的大結晶體、中國病的現象、雖千奇百怪、不可究詰、然用人弱事廢四個字、把他包括起來、似乎是沒有多少的遺漏、推演下來、這人弱事廢、就是一種亡國的病根、救國初步、萬不能不就這個問題、儘先籌定一種治標的辦法、辦法的條目、約略如左、

(一) 禁食鴉片 禁烟應先着重官吏、勤苦的百姓、不得閒、又缺錢、在事實上、不易沾染、

卽或沾染，亦是個輕微少數，且爲害僅限於個人，與官吏的責任關係迥乎不同，身不正，令不行，對於官吏放鬆，卽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

(二) 禁止賭博 禁賭應先着重都會、無職業的浪人、潛伏城市、設局騙人、引誘良家的子弟、傾害過路的客商、繁華市上、直同陷穽、交際場中、類多騙局、此不僅於都會的名譽有關，亦且於政府的威信有損、首善之區、使人有戒心、當亦是國家之羞。

(三) 提倡體育 體育應先着重勞心的方面、勞力者終歲勤勞、不遑寧處、縱不講體育、他們的身體、亦能得到相當的鍛鍊、勞心者美衣豐食、車行樓居、不知不識、流於怠惰、若不特別注意、恐怕這富貴人的積習、一時不易除去。

(四) 破除迷信 關於此要着重客觀的方面、因爲主觀上、已充滿了錯誤觀念、理由的破除、非教育不爲功、但能除去客觀的事實消滅迷信的對象、未必不能在短時間內促起他的猛醒、一個人的心理作用、若是同時受精神物質兩種刺激、當然要發生變化、不能保持原有的狀態。

(五)釐定職分 各有分際、各有職責、安分守職、方能並行不悖、並育無害、但此等關係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古人言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由此可見禮樂為法律的前驅、禮以定分、分定則安、樂以平情、情平則和、所以釐定職分、除法律規定以外、又必須製禮作樂以濟其窮、

能力行此五者、方可以消除努力的障礙、養成努力的資格、喚起努力的興味、具了努力的資格、有了努力的興味、然後再就國家的情勢、人民的生計、斟酌一種適當的方向、方向定了以後、再設法鼓勵大家、順着方向去努力、努力的結果、不用說、就是國家的富強、人民的福利、努力的方向、抽象言之、大概不出精神物質兩方面、精神的方面、就是道德的養成、知識的開發、技能的練習、物質的方面、就是工藝的振興、商業的經營、農事的改良、然無論精神物質、大半要仰賴教育的實施教育的時間、方能有所成就、而物質的建設、更有待於科學的運用、決非空談理想所能奏效、我們中國、教育不發達、科學未進步、但是一切事業、諸待進行、如必俟教育發達科學進步以後、方去着手、無論為時勢所不許、而坐待將來、亦大背

經濟的原則、所以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無論如何、總要選擇一種力之所及勢之所能的事業、權且努力、以爲過渡時代的接濟、這一種事業、在現時的中國、究以何種爲適宜、個人的意思、以爲莫過於農林、

現在世界所豔稱的是工商、然我們仔細研究起來、商的作用、不過搬運轉移而已、實於各種物品的本體、不能有絲毫的增進、工的作用、對於自然物的本體、亦僅是增加幾分便利、增加幾分文彩、若使他離開自然物的本體、恐怕他們就要完全失了工的作用、由是看來、工商是自然物的附帶品、不是自然物的生出所、我們探本溯源、根究自然物的所由來、自然就不能不推重農林了、工去製造他的自然物、商去轉運他的自然物、兩相比較、自然有一個輕重的分別、我們中國在古代的時候、常有重農輕商的政令、大概是有見於此、不得說他是一種顛頂政策、

考人類初始、本依自然物爲生活、未嘗有待於工商、卽近世的衣食品、有關於人類的直接生活條件、仍是自然物占最要的部分、所需於工商者、對於生活上、不是間接的關係、卽是

奢侈的設備、專恃工商、既不能解決人類生活的根本問題、他在民生主義當中、自然就不能占重要的位置、他們見重於近世的原因、實因人事不齊、容那些投機的國家、利用交通機關、以人造力、易自然物、空去實來、利至數倍、一時大家利益薰心、遂多舍本而逐末、倘一旦人事平均、各製各用、無所假借、敢斷言依自然物爲生活的原則、必能恢復他的本來地位、工商將退處於無權、且近來的工商、在內壟斷、已釀出階級鬥爭的事實、在外吸收、已結下經濟壓迫的惡感、日中則仄、月滿必虧、工商的繁榮、恐怕已有衰頹的趨勢了、將來的國是、我們是如何定法、對於此不能不考慮一下、

側重工商的國家、或因天然不足、不能不藉人事以取償、或因人事有餘、不得不闢銷場以求售、前者是用工商來調劑本國的經濟、後者是用工商來擴充本國的勢力、作用雖有不同、然皆是就本國的需要、採適當的方針、決不是一種漫無理由的衝動、我們中國、天然有餘、人事不足、所有的事實、完全與側重工商的理由相反、且向來以農立國、生產的能力、習於農事、生產的經驗、限於農事、中途易轍、能否應合、實未敢知、若惑於工商立國的謬言、去

勉強效譽、無論科學幼稚、運用維艱、不易收相當的效果、即使力能從同、不至落後、而舍本逐末、亦不得為建國的長策、

近世工商業的成就、純乎是運用科學的結果、離開科學、他就要恢復十八世紀以前的狀況、失了側重的價值、我們中國、是一個科學落後的國家、如必以工商爭勝、當然是相形見絀、要受經濟原則的淘汰、即急起直追、人趨於前、我在其後、本非健者、何能超越、始終落後、亦何所取、爭勝之道、不外用我所長、避我所短、我們的人口、有四萬萬、雖缺乏科學的知識、科學的能力、如能把全數的粗笨努力、結合起來、其勢也不可侮、道德的陶鎔、知識的灌輸、技能的練習、既是一時來不及、在這個過渡時代、救急的辦法、我認為這些粗笨的努力、就是我們唯一的利器、也就是建國唯一的基礎、在最短時間內、我們能使國民有了努力的資格、及努力的興味、就是訓政的絕大功效、

把工商業在一起、認爲不是生產者、這是創倫也、之不通事、的胡說八道。

林業所需、不過手植之勞、農業所需、亦僅播種之力、雖其間栽培灌溉、亦要粗淺的科學知識、然老農老圃、有了數千年的歷史經驗、本我固有、當亦不至有多大的差池、即有差池、

而此等淺近的科學知識，亦不難得到相當的補救。農林的工作，簡而易行努力的事實，動即有成，以此役彼，情通勢順，雖不敢斷言收圓滿的效果，而相當的利益，必能實現。且所獲爲直接維持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在生產的方面，有自然的確實性，在分配方面，有自然的平均性，不易受經濟恐慌的影響，不易釀階級鬥爭的慘劇。國家的基礎，若是建築在這個地段，方能穩固安定，免去由生活問題所演出來的種種危險。若一味的去迷戀科學的功能，貪圖工商的繁榮，在科學未進步以前，不敢離開科學言建設，在工商未發達以前，不能拋去工商談經濟。無論是勢不能緩，時不及待，就是容開時間，讓你造成一個工商國，試問在這個工商並進的時代，又向何處去專利。我以為工商的趨勢，現在已竟走了下坡路，我們在這個時代，用盡力量，去行一種尾把政策，似乎是不上算，及早改圖，方見我們建國的眞精神。或以爲現在是一個經濟世界，人類間所有的問題，幾完全結束到經濟上面，立國的方針，自亦不能不順應經濟的趨勢。現在的工商，在經濟界，極爲活躍，幾幾乎要作經濟的結晶體。我們在當時去注重農林，是不是違背順應經濟趨勢的原則。誠然誠然，農林在經

濟上的價值、就當時說、實遠不及工商。但是仔細推究起來、經濟的內容、亦有個時代的變化、在人事未齊以前、工人製造、商人轉運、生熟交易、利歸一端、工商自爲致富的唯一利器、他在經濟當中、亦要占一個盟主地位。假使人事進步、漸趨平衡、製造的能力、足以相抵、轉運的勢力、可以相消、工商的作用、僅限於內部的需要、範圍縮小、無能專利、恐怕他那經濟上的資格、就要漸漸的低落了。經濟的實質、可以說是有關人類生活的物質、工商的作用、既僅限於在此等物質上、用人事去製造、用人事去轉運、至人事相抵相消以後、勢必至超出人事以上、去推重物質。所以這個經濟的盟主、工商以後的承繼人、可以斷定是有關人類生活的自然物、自然物的生產、就職業當中考察起來、當以農林爲最多。（孫中山全集卷之三）我們此時就去注重農林、未必不是經濟進化當中一個極先鋒。孫先生說我們對於現代文明、要迎頭趕上去、現在各國的工商、已登峯造極、我於此時始去注重工商、那就是跟着後邊跑、不是迎頭趕上去了。且對於製造、不具科學的能力、對於運輸、缺乏交通的利器、雖欲從事、勢所不能、有需工商、亦必俟諸異日。我們現在既不能工、又不能商、一時救急的辦法、當然是重整農林事

業、以定國家經濟的基礎、既能順應歷史的習性、又能遷就人民的程度、用我所長、補我所短、建國初步、此爲始基、

就是用單純的經濟眼光看下去、我們中國、未開墾的荒地、幾占全國之半、未經營的荒山、亦有十分之九、不要說用科學去改良、就是用原有的粗笨辦法、一一去耕作種植、亦能增加過半數的收入、即此一端、約略計之、已能富國、其餘如鑛產、如水利、再能相繼開採、次第興築、自然物的增加、必能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奇觀、總之中國的自然利、無盡藏、無量數、開採興築的事業、確有集中世界資本的價值、應用世界人才的資格、孫先生的實業計畫、對於此、已推論盡致、發揮無餘、所以現在我們的國勢、不患天然的缺陷、只患人事的幼稚、不重外部的撮取、只重內部的開發、增進人事、卽是我們強國之道、開發內部、卽是我們富國之根、工商是利用外部的原料品、及外部的消費場、對於外部、完全是一種撮取主義、農林是利用內部的種植力、及內部的荒廢地、對於內部、完全是一種開發政策、他們兩個的性質不同、我們的棄取、當然有一定的標準、不過農林爲開發內部政策的見端、不是開發內

部政策的全部、依次推行、當然以孫先生的實業計畫為依據、我於此、不過就建國初步、尋一種彼勝於此的辦法、權且作過渡時代的接濟品而已、但是中國經過十七年的擾攘、在事實上演出來許多的怪現象、大足為農林事業的障礙、茲列舉之、以供當事者的參酌、

(一)仕途的蕪雜 十餘年來、軍閥代興、為保全本身的地位計、用人但問可靠不可靠、不問稱職不稱職、販夫走卒、可作爪牙、奴僕倡優、能為心腹、以國家的祿位、作私人的報償、不立標準、不加限制、遂致人心浮動、羣思僥倖、對於本身的謀生職業、反多鄙棄、不屑於努力、

(二)軍事的騷擾 改革以來、戰爭無已時、軍事行動、何所顧惜、一時農工商賈、完全作了一種犧牲品、奔走流亡、自保不暇、即或苟得一時平息、而駐軍的侵害、官吏的誅求、又連番而至、終歲所獲、究有幾何、層層剝削、所餘無幾、大家苟且偷生、不遑遠慮、一切職業、自然停頓、

(三)土匪的劫掠 失業的百姓、落伍的軍人、生活維艱、聚集為匪、強者結夥行劫、弱者

架粟勒贖、鄉間居民、一日數驚、一夜數遷、日在驚魂落魄之中、偷度歲月、卽城市居民、亦嘗聚處一隅、不敢出郭門一步、大家在這種情形之下、人人自危、但求倖免、那裏還說到職業、

(四)暴民的掠奪 法律失了效力、財產無所保障、業主怕土匪架搶、不敢親往視察、懼官吏敲詐、不敢質言告爭、禾稼任人刈取、林木由人砍伐、種無所獲、栽不能長、於是爽性放棄、大好園林、不加整理、無數良田、漸致荒蕪、無論農林敗壞、不易恢復、而所有權、因無人主張、亦發生許多的糾葛、

經濟是國家的命脈、中國的經濟基礎、除這個幼稚的農業以外、幾無其他生產之可言、現在亦受了種種的迫害、若不趕快設法消除、又將何以立國、將來的國是、可否側重農林、且不必論、而維持目前的生計、當亦不能置此等迫害於不顧、所以在訓政開始的時代、我認爲臨時而又臨時的救急辦法、應當注意以下數事、

(一)甄別官吏的流品 考試監察以外要設法杜絕倖進之路

(二) 妥籌軍隊的安置 兵工政策以外要行嚴格的訓練

(三) 消除土匪的禍患 實行剿滅以後要有切實的防範

(四) 恢復法律的保障 提倡實業以外又保障職業的權利

在軍事時代、爲圖軍事上的便利、對於不澈底的官吏、不澈底的軍隊、自然不免有過事容納的毛病、但若輩積習成性、能否爲事後的覺悟、實在是一種不可知的事、處置的辦法、急則生變、緩即養奸、所以對於前兩項的進行、似不能不有事實上的遷就、土匪的禍患、爲一般人所痛惡、毅然剿除、當無阻力發生、法律的保障、爲一般人所歡迎、倡言恢復、亦無疑義可言、所以上列數事、在訓政開始時代、雖有同等注意的價值、而進行的原則上、又不能不有多少的分別、論政者執一以繩、其勢必不能通、我們再就歷史上的成例、一一考察起來、大概是開創之初、多恃籌策、繼承之後、務在守法、籌策的對象、多爲事實問題、守法的對象、常爲理論解釋、對象不同、作用亦當然有異、若拘束開創者以理論、是爲不知勢、寬假繼承者以事實、是爲不知法、不過理論失於板直、專恃理論、不留伸縮的餘地、政治上的運

用、難得活潑、事實過於寬泛、單講事實、不加出入的限制、法律上的作用、易致破壞、二者之間、互有利弊、斟酌適宜、無僞廢、無僞用、就是識時務的俊傑、

現在戰事雖告結束、事實上的困難問題、不但是重要、而且是繁多、約略舉之、關於軍事的、如溢額的軍隊、如何裁減、不良的軍隊、如何整理、關於財政的、如全國的收支、如何統一、收支的辦法、如何改良、關於法制的、各種的制度、如何製定、各種的法律、如何修正、關於人才的、各種的人才、如何收錄、人才的缺乏、如何補充、凡此種種、如不能一一得到相當解決的方、法、敢斷言不能為實際的建設、一切主義政策、等於空文、而解決這些困難問題、既無標準、可依據、又無法條可引用、當然劃歸開創範圍以內、專恃當事人員的籌策、籌策良善、就可以得到適意的解決、籌策不良善、亦可以引起意外的糾紛、這個純乎是一種資格信用知識能力的問題、與單純的理論、似乎是不生若大的關係、關於此、我們能得到有資格有信用有知識有能力的人、來主持、就算是唯一無二的好辦法、此外儘可由他放手作去、不必加甚麼限制、生甚麼疑慮、用人疑人、本是一種南轅北轍的獸事、在這個開創時代、事變多端、

難以意度、更不能不以此爲戒、至將來如何、自有規定、二十世紀以後的趨勢、當不至再演出來一個專制的大皇帝、

建設碎金

第一編 定價六角

第二編 定價六角

民國八年所刊行之建設雜誌，爲革命文獻中之最精良者，無論鉅製短編，莫不從三民主義之基本原理而出發，而其研究之忠實，批評之正確，亦迥非尋常宣傳式刊物所可同日而語。茲由本局選擇各作品中之尤關重要者，彙爲兩編。第一編着重於革命原理之各別的研究，第二編着重於政治實際問題之研究與革命史實。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國國民革命之使命

(一名世界改造之原理)

范錡 著

本書係以平等爲全書的根
本觀念，而討論國際、種
族、經濟、勞動、教育、
道德、哲學、宗教、政治
、法律等問題。共分三編
，一、國家平等，二、種
族平等，三、人類平等。
共二十有四章，約十餘萬
言。組織嚴密，體系井然
，解答透闢，敘述精明，
誠思想界之傑作。

平裝定價 一元二角
精裝定價 一元五角

孫中山先生遺著之一

中國存亡問題

定價三角

本書爲民國六年孫先生反對中國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而作，由朱執信先生執筆屬詞，而由朱執信先生出名出版。茲由胡漢民先生鑑定，認爲孫先生所著書，先印單行本，備將來列入孫先生全集。卷首有吳稚暉先生序文，卷末有胡漢民先生跋。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國考試制度研究

鄧定人著

定價一角五分

當此訓政開始，五院成立，考試權即將實現之時，凡我國民，對於考試制度，皆應有極明顯的認識。本書對於我國固有之考試制度；作一簡明清切的介紹，實爲今日提倡試聲中必讀之佳著。

最新出版

社會問題辭典

陳毅孫編 定價四元

中國國民黨史稿

鄭魯編 定價二元八角

帝國主義對華的三大侵略

吳君如著 定價五角

中世歐洲經濟史

徐天一譯 定價

饑荒的中國

吳國飛譯 定價

英國社會主義史

湯楷譯 定價

中學作文教學研究

阮真著 定價六角

學看外國文之研究

周勝舉譯 定價三角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民智書局印

必印翻有所編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中國民族的病源及治療法(全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高槐川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三十一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至九十一號

分發行處 民智書局
南京 漢口 蕪湖 長沙 廣州 北平

代售處 海內外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福州路中市 九十五至九十一號

發(一七四三)

572

00714

豐

31011